



READERS

读者®

■ 我不懂生命的意义 ■ 潘虹独语 ■ 哪一件事不是闲事 ■ 抽屉待遇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5 · 4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85期 二月下

时尚丫 | <http://shishangya.com>



成功与成人

●凸 凹

老子有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因为世界是不停变化的，周而复始，强了弱，弱了强，分了合，合了分。强盛了，就会转向衰弱，衰弱了又会转向强盛。老子所主张的是，人要了解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虽然“雌、柔、辱、贱”都被常人视为苦境，却都是处于事物发展的最有利位置——这些位置代表了后续还会继续变好。

人在低处，抬腿就是登高；人在高处，伸脚就是低就。做人与处事，要有理性自适的态度，既不能得意忘形，也不要妄自菲薄。孔子看过仓库、养过马、当过宰相，最后去办学、周游列国。好像他止于低处，其实那正是他的高处——因为凡人着眼于世俗的功业，看重的是成功；而孔子着眼于心灵的修业，立足于成人。凡人因为功利而速朽，孔子因养心而被后人追为千秋至圣。凡人与“至圣”的距离，弥补之途，还是修炼内心，虔敬地读圣贤书。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宽度，是他读过的书一本一本摊开来的；一个人内心的高度，是他读过的书一本一本码起来的。

（果 罡摘自《今晚报》2014年11月28日，图为[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贾 真

编辑 李 霞 黎珈禾 孙烈举

蔡 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董世强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845947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5936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目 录 2015年第4期

文 苑

【卷首语】 1 / 成功与成人 凸 凹

【文 苑】 4 / 我不懂生命的意义 李家同

6 / 我的旱奶酪蛋糕形状的贫穷 村上春树

7 / 同路人 张家瑜

8 / 永生 郑 执

11 / 描花的日子 张 炜

58 / 每个中国人都有尊严 伯特兰·罗素

【原创精品】 66 / 望乡曲 周 伟

人 物

【人 物】 12 / 落跑新娘毛彦文 张昌华

【名人轶事】 26 / 丘吉尔的餐桌政治 蔡子强

30 / 伟人们的作息时间表 Mason Currey

69 / 我眼里的贾平凹 莫 言

社 会

【杂谈随感】 14 / 被低俗打动 闫 红

18 / 想要与需要 朱天衣

21 / 坦荡荡与长戚戚 王 蒙

33 / 疏不间亲 南怀瑾

43 / 阅读, 惜生 马家辉

48 / 爸爸去哪儿 马小淘

【话 题】 40 / 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陆 铭

【社会之窗】 34 / 下乡养儿记 郭建光

人 生

【人世间】 60 / 生命中最美好的告别 苏珊·史宾赛温德

【人生之旅】 16 / 一个关于暴力、性格和命运的故事 张佳玮

22 / 1970年的记忆 张亚凌

28 / 哪一件事不是闲事 陈蔚文

【婚姻家庭】 49 / 最后的守护 白金科

【两代之间】 44 / 潘虹独语 潘 虹

52 / 这一锅汤 翟敬宜

【青年一代】 27 / 1/10呼吸 汤姆·多兰

47 / 等着我 倪 萍

64 / 贫穷的思维 袁 依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585期) 二月(下)

生活

- 【心理人生】 10 / 守望海洋的猫 张国立
42 / 兰萨姆的告别 严文华
57 / 消费动机影响幸福感 韩晓晨
70 / 我就这样忍了一辈子 星云大师

- 【经营之道】 37 / 被售后服务打败 苇杭

- 【乐活】 20 / 抽屉待遇 子沫
24 / 吃是人生最高艺术 安东

文明

- 【在海外】 56 / 安放一颗“文艺心” 杨照
68 / 笑容在印度式的荒芜中绽放 陈念萱

- 【历史一页】 55 / 1968年8月的布拉格电台 苗炜

- 【文化茶座】 32 / 谁骗了纪晓岚 吴思
54 / 慢食的艺术 蒋勋

悦读

- 【言论】 15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50 / 毕加索和他的陶艺
62 / 在门口说再见 Angelo Merendino

点滴

- 【意林】 19 / 真理夫人 简·约伦
59 / 心盲 安东尼·德·梅勒
59 / 轻举妄动 王鼎钧
59 / 学生和马 保罗·科埃略

- 【点滴】 17 / 大隐 马德
23 / 年夜饭的目的 虹影
25 / 瓮之别用 月庵
36 / 一言释厄运 王雨萌
53 / 知止 草白
65 / 不变 亦舒

互动

- 【互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23)

艺术

- 【封面】 清风一缕(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ww.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Win8版 微软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多看阅读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我不懂生命的意义

●李家同

老杜是我电机系的同学，他一直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念书都是为了应付考试，老杜却不同，他随便念一下，就可以应付考试；我们选课的时候总是选容易的，他却不然，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到数学系去选课，而且他也将电磁学学得非常好。

毕业以后，老杜进了一家小公司做事，当时大家都热衷于数字线路，只有他一个人做的是模拟线，我们都觉得他有点头脑不清楚。没有想到的是，多媒体时代到来以后，他练好的功夫大为有用，全国会设计模拟电路的人非常少，于是他自己开了公司，公司的股票一涨再涨，老杜的身价也一涨再涨。

过了一阵子，老杜开始追求别的东西了，他常常出国，但出国的目的不是推广公司的业务，而是满足精神上的需求。他常到各种静修的地方去，也

常听有名的宗教领袖讲道，可是他一直对这些讲道不太满意。他常常觉得这些高僧讲的道，不是听不懂，就是了无新意。

老杜想要知道的是生命究竟有何意义。他花了好多钱去探索生命的意义，也常以静坐的方式去体悟生命的意义，但照他的话讲，他是越悟越糊涂。

有一天，老杜忽然打电话给我。他讲话向来痛痛快快，这次却欲言又止。原来，他要去找一个女性朋友，这个女性朋友姓张，老杜在大学时参加过山地服务社，就在那时认识了张小姐，和她也有些来往，虽然我们不能说张小姐是老杜的女朋友，但是人人都知道老杜非常心仪张小姐。

大学毕业后，老杜告诉我们一个令他心碎的消息——张小姐决定去做天主教修女了，她参加的组织专门替原住民服务。老杜虽然失落，但也很佩服她。

这次老杜告诉我，他终于找到了张修女，她在很远的山地村落为一群小孩子服务。老杜说，这20年来，张修女从未离开过那个小村庄，她一定会告诉他生命的意义何在。

我同意他的看法，可是我不懂老杜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原来老杜想去看她，但不敢一个人去，他要我陪他一起去，替他壮胆。

我们两个人驱车前往，终于找到了张修女工作的地方，一进去，迎面而来的就是一些闹得不可开交的小孩。那里有好几个修女，我们问了一阵子，才找到了张修女。张修女看到我们，很和气地问我们来的目的。我们说是来捐钱的，于是张修女就带我们去她的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老杜再也按捺不住，便告诉了张修女他的名字。

张修女听到老杜的名字，大吃一惊，她说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么偏远的地方。她虽然20年来从没见过老杜，却常常在报纸上看到这位电子新贵的消息。

张修女却不是一个闲人，那些调皮的小孩不停地来告状。一个小女孩说一个小男孩偷吃了她的饼干，张修女给她一块新的，却引来一大堆小孩要饼干；一个小男孩摔了一跤，哭着来找张修女，张修女将他抱了一阵子，他才不哭了。

就在这种纷乱的情况下，老杜对张修女说，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但始终想不出所以然，他相信张修女一定知道答案。

张修女的答案令我们大失所望，她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学问的修女，对于神学知道得少之又少，如果硬要她说明生命的意义，她可以去查书，但她相信书上的答案老杜早就知道了，也不会使他满意的。

就在张修女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另一位修女进来了，暗示张修女烧饭的时间到了。我和老杜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饿得发昏。之前小朋友拿饼干的时候，我们两人也分到一些。不过这实在不够，我们也知道附近没有什么饭店，要想吃饭，一定要随着张修女进厨房去。

进了厨房，张修女就给了我们每人一条围裙，我们立刻想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

要烧一顿饭给几十个人吃，当然不是易事，我们两个人手忙脚乱地帮忙，等到饭菜上桌，我们又被分派去不同的桌子管小孩吃饭，因为管这两桌小孩的老师正好休假。这些小孩发现有客人来，纷纷发起“人来疯”。有一个小孩，每一口饭都要老杜喂，有一个修女来指责他，老杜却替他辩护。老杜一方面胃口奇佳，另一方面被这些小孩闹得快乐无比。

吃完饭，我们两人以为可以休息了，没有想到张修女命令我们带孩子们去睡午觉，这些小孩一点也不怕我们两个人，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些孩子哄睡。

张修女在她的办公室里再度招待我们，倒了茶给我们喝，老杜喝了茶以后，对张修女说：“我现在懂得你为什么20年来没有离开这里了，你这样的生活的确是有意义的。”

张修女点点头，说：“其实我从来都没弄清楚生命的意义，但我知道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扮演着好母亲的角色。任何人只要肯全心全意地去帮助别人，就会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命的意义也许难懂，要过有意义的生活，却不是难事。”

张修女说她知道老杜是一个聪明人，他一定能够领悟到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她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让他去体会帮助别人的快乐。果真，老杜很快便领悟了。

我们要告辞的时候，张修女找到了一盒伯爵红茶送给老杜，她说记得老杜在大学时代很喜欢喝伯爵红茶，却没有钱买。当时她的家境比较富裕，有时会请他喝。可是现在她不能喝这种昂贵的红茶

了，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收入，喝不起这种奢侈品。她告诉老杜，自从大学毕业以来，她没有赚过一毛钱。

老杜收了伯爵红茶，脱口而出：“小云，谢谢你。”小云显然是张修女的名字，张修女只好告诉他，她早已不用这个名字了，在这里，她是“玛利修女”。

老杜发动车子以后，对送行的张修女说：“玛利修女再见，我会过有意义的生活的！”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从此老杜在台北一直照顾一些家遭变故的小孩。我有一次看到老杜带着一个小男孩去买夹克，也见过他请几个小孩吃饭。最厉害的一点是，他能教高职生一些电机技术。尽管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但他从未停止这样的工作。

而我呢？20年前我开始在德兰中心做义工。我的教书生涯应该算是很顺利的，做到了大学校长，也得到了好多学术界不易得到的奖项，但我总觉得我的生活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一直在帮助不幸的孩子。

我们两人都已65岁，头发虽白，但仍健在，玛利修女却在前些日子离开了人世。去世之前，她一直在乡下一家小医院接受治疗，有人建议她转到台北的大医院就诊，她拒绝了。她说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医院治疗是奢侈的，她不愿意享受这种奢侈。

她去世之前，也有一些令她记挂的事，都是有关孩子的事，某个孩子扁桃腺发炎、某个孩子手臂开刀，有一个中学毕业的男孩到台中去找工作，一直找不到，后来打电话来，说他找到了随车送货的工作，修女听到以后，安心地闭上眼睛，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们都去参加了玛利修女的葬礼。弥撒开始，前面的座位是空着的，在合唱声中，玛利修女照顾过的100多个孩子两个一排地走了进来。我从未听过如此好听的圣歌大合唱。

当修女的棺木离开教堂的时候，一个小男孩大声地哭喊：“玛利修女，不要走！”

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玛利修女所说的话：“我不懂生命的意义。”其实她是懂的，她知道生命的意义是无法用语言诠释的，她选了另一种方法来诠释她的想法，“过有意义的生活”应该是对“生命的意义”最好的诠释了。

（江 勤摘自豆瓣网，李 晨图）

我的呈奶酪蛋糕形状的贫穷

◎〔日〕村上春树 ◎林少华 译

我们都管那个地方叫“三角地带”，此外我琢磨不出如何称呼它是好。因为那的确是个三角形，画上画得一般，细细长长，状如楔子。若说得再具体点，请你首先想象出一个正常尺寸的、圆圆的奶酪蛋糕，再用厨刀将它均匀地切成12份，也就是切成有12道格的钟表盘的样子。其结果，当然出现12块尖角为30°的蛋糕，那顶端尖尖的、细细长长的蛋糕片就是我们“三角地带”的准确形状。

从居住舒适度和居住功能来看，“三角地带”实在是一塌糊涂。首先噪音很大，毕竟两条铁路左右相夹，不可能不吵。一开前门，眼前一列电车呼啸而过；一开后窗，眼前又一列电车咆哮而至。这里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末班车。旅客列车凌晨1点全部停止运行后，深夜班次的货物列车接踵而至；天明时分货车大体告一段落，当日的客车又杀上门来。如此日复一日，无尽无休。

我们之所以特意选住这里，完全是因为房租便宜。独门独院，三个房间，有浴室，甚至有个小花园，而房租仅相当于公寓里一个六张榻榻米大小房间的价格。既然是独门独院，那么猫也能养，简直就像专为我们准备的房子。

我们刚刚结婚，非我自吹，穷得上吉尼斯世界纪录都绰绰有余。我们是在车

站前不动产中介店的广告上发现这座房子的，仅就条件、租金和房子结构来看，堪称奇迹性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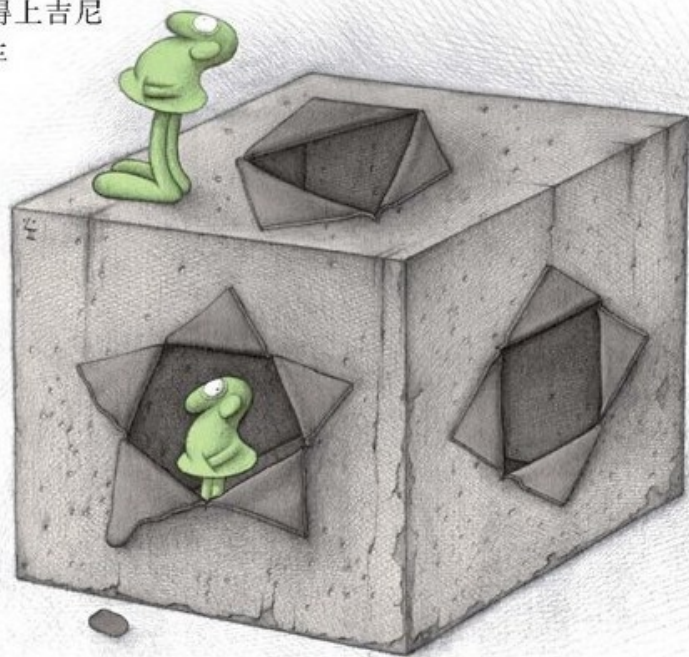
“便宜得很哟！”秃脑瓜子中介商说，“啊，吵倒是相当吵的，不过只消忍耐一下，未尝不可说是拾来的大元宝。”

从火车站看去，“三角地带”似乎近在眼前，但实际走起来，到那里花的时间相当惊人。在铁道上绕一圈，过天桥，沿脏兮兮的坡路上上下下，终于从后面兜到了“三角地带”。周围商店之类形影皆无，寒碜得近乎完美。

我和她走进“三角地带”尖头的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在里面逗留了一个小时。这段时间里有相当多的电车从房子两侧通过。特快列车通过时，玻璃窗“咔咔”作响。过车时间里听不到对方说话。正说着有车开来，我们便闭嘴等车过完；静下来刚开始说话，又一列电车尾随而至。

不过除去噪音，房子的格调相当不错。式样古色古香，整体上没有硬伤，壁龛和檐廊也有，很够味道。从窗口泻进的春日阳光在榻榻米上形成小小的方形光照，很像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

“租吧。”我说，“的确很吵，不过我想总可以



通常，我会看最后一场电影，然后搭末班地铁回家。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男人，矮小瘦弱的身影，纠结的及肩长发，穿着宽松的上衣和灰扑扑的长裤。最奇特的是，他右肩上背着根木棍，上面挂着几塑胶袋杂物，就这样走在现代化商场，步履急促，在影院的售票处买一张电影票，匆匆地进入电影院。

那是你可能会看到的无家可归的游民形象。

第二次、第三次……他和我一样，都爱看晚场电影，可能不同的放映室，但有几次，我们亦步入同一间放映室，看同一场电影，安安静静地，在光影之间，做着一个人的梦。

男人这样诡异的打扮，使你不太可能将他归为一个面目模糊的普通人。可管他的，他爱看电影，他可能带着全部家当在这个城市走来走去，但一到时间，他就会像被召唤的信徒，乖乖地来报到。而在这一点上，我很乐意将他和我归为同类——一个喜欢匿伏在黑暗的电影院，在影像中寻求安慰的隐者。

这世界若没有这些一路同行的旅伴，我们的人生将会寂寞许



同路人

●张家瑜

多。除了我们生命中几个重要的人物，比如亲人、爱人、朋友，其余的同行者可能会随时离队，甚至连挥手道别都不需要。试着回想一下，曾经在你生命出现过而又远离的旧时玩伴、父母的朋友、老师、同事、合伙人……都不见了。

通讯簿上许多待删不用的电话，电话卡里有些连你也记不得到底是谁的名字，旧相册里叫不出名的同事、同学——别开玩笑，我们的脑袋怎么塞得下那么

多的面孔、人名？诗人说，这些人是过客，他们只旅居。如果我们的自我可以膨胀如一只拼命鼓气的笨青蛙那么大，那当然可以把这些曾经的同行者，一笔挥去。

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如搭建好的积木，每抽取一块，积木就有可能坍塌。

我们的记忆老是在做着删除的工作，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里谈到，一个人凭着他的心智可以把过去抹除，但最后他以为随时可以召回的世界却回不来了。那个无论呈现敌意或友善的世界，那些教人欣悦或抗争的事，甚至从未干扰过自己的过路人、外地人、陌生人，其实都是一块块坚实的积木，承载着你生命的形体，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与你共生共存。

所以，每当我搭上末班地铁，看着车厢内一脸疲惫的夜归者或一两个伏在母亲肩上沉睡的小童，我都会产生一种同路人的心情。

（陆琪摘自中国文联出版社《告别式从明天开始》一书，Brad Yeo图）

习惯的。”

搬家用朋友的一辆轻型客货两用车足矣。被褥、衣服、餐具、台灯、几册书和一只猫，这便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既无组合音响又无电视机，没有洗衣机，没有电冰箱，没有餐桌，没有煤气灶，没有电话，没有电热水瓶，没有吸尘器，没有电烤箱……几乎一无所有，我们就穷到这个地步。所以，虽说是搬家，30分钟都没用上。没钱也好，人生简洁至极。最终，我们在那座房子里住了两年。

房子建得极其马虎，到处有空隙来风。夏天自是开心惬意，冬天那里就成了地狱。连买取暖炉的钱都没有，天一黑，我就和她还有猫钻进被窝，那

才叫不折不扣的相拥而眠。早上起来看到厨房洗涤槽已经结冰的事也屡见不鲜。

冬去春来，春天美妙无比。春天一到，我也好，她也好，猫也好，无不如释重负。4月间铁路上有几天罢工，一有罢工，我们真是欢欣鼓舞，一整天一列车都没有，我和她抱着猫到铁轨上晒太阳，安静得简直像坐在湖底。我们年轻，新婚不久，阳光免费。

至今每次听到“贫穷”二字，我都会想起那块细长的土地，那座房子里现在住着什么人呢？

（极品咖啡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一书，刘宏图）



永生 ●郑 执

—

我爸去世那年，永生远隔千里打来电话，诚心问候。他在电话里哽咽着对我妈说：“三嫂，家里有啥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跟我说。”想不到他还是个有良心的人，我家人足有十年没跟他来往了。

二十几年前，我爸经营着一家小小的面馆，生意红火。永生刚到我家时，才十五岁，还不是大师傅，只是一个打杂的。

永生说，自己出生以前曾有两个哥哥夭折，所以爹妈给他起名永生。永生跟我爸说：“三哥，我啥活儿都能干，你就留下我吧。”我爸见永生笨拙又蛮拗的样子说：“你扫地吧。”

永生一扫就是三年。不用扫地的时候，永生也从来不闲着，帮后厨洗碗，帮水案切菜，帮抻

面的大师傅和面。虽然笨拙，但永生自学的本事越来越多，菜比水案切得还快，而比师傅和得还筋道。这些我爸都看在眼里，对永生说：“不如你跟大师傅学抻面吧。”

十八岁，永生成了我家和面馆抻面的二师傅。有一天，永生在后院仓库里堵住我爸，认真地问：“三哥，你觉得我现在抻面的水平咋样？”我爸实话实说：“成手了，像个大师傅，自己支一摊儿也没问题——咋的，想跳槽啦？”永生说：“我不跳槽，我这辈子都跟定三哥了。三哥你想想，现在我一个人抻面，就足以供得上咱家店的流水，你为啥还要多付一个人的工钱呢？我抻面，但我还是只拿扫地的钱，咋样？”

永生说的是：“咱、家、店。”

我爸后来说：“这小子，一

点儿都不傻。”

永生终于成为我家面馆唯一的大师傅，我爸主动给他涨了工钱，是他扫地时的三倍。

二

夏天，大小饭店都在自家门前摆起大排档。我家的生意一到夏天就更好了，因为不只有面吃，还有烧烤。我记得那年夏天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有人吃鸽子，以当年的物价论，卖得不便宜，哪一桌点了烤鸽子，一般都有金链子大哥坐镇。

起初我家没有烤鸽子。我爸觉得太血腥，又不好收拾，因为要吃鸽子的顾客一定要店员当着他们的面宰杀，气派重过味道。我爸料定店里没人敢宰活鸽子，想想算了。

终于，还是永生开口了。永生对我爸说：“三哥，不能让别人抢了咱家生意，你也进鸽子吧，我宰。”永生的话正中我爸下怀，我家面馆也开始在夜间烧烤模式中平添了两笼鸽子。

永生杀鸽子，简直成为我家吸引顾客的标志性夜景。别人家店员有时还要用小刀抹脖子，笨的一次还弄不死，鸽子挣扎着一扑腾，羽毛混着血都溅到客人身上。永生从来都是徒手，瞅准了哪只，抓住翅根一把从笼子里薅出来，同时另一只手攥住鸽子脑袋，腕子一旋，再用力一揪，脑袋就落在他手心里了，再几把扯掉长羽毛，鸽子就不动了。全过程行云流水，不超过三十秒。

当时我正在逗笼子里的鸽子玩，眼见永生杀鸽子的全程，竟一点儿不觉得血腥，只是觉得可怕，尤其怕永生那种坚定又淡然的眼神。

我爸为鼓励永生的辛勤，许诺每杀一只鸽子就给他提成两块。生意最好的三伏天，永生一晚上光靠杀鸽子就能赚百十来块。我坚信永生那时一定会在心中默念：两块、两块……那年夏天，全世界的鸽子都是属于永生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两块。

三

面馆开了几年，生意稳定，店面逐渐扩张，比最初的规模大了许多。我爸的两个哥哥依次下岗，坚信生意应该有他们的一份，因为店面用的是家里的老房子，他们要跟我爸分家。我爸一气之下干脆把面馆让给了他们，带走大部分原班人马，去城市的另一头重起炉灶。

永生当然跟着我爸走，那年他二十出头，已经是我家店的元老。

新店在靠近城北火车站的一片废弃广场上，一共十八家饭店，都是各家自己盖的违建房，我家的新面馆是最后一户在此落脚的。

那时有一帮地痞，领头的外号叫小尾巴，总带着一群小弟轮流在十八户间吃白食。大概是我爸过于顽固和倔强的性格，白食吃也就吃了，却从不给笑脸，因此小尾巴才盯上我家，来我家最频繁，每次都带两桌人，杀我爸的威风。

某个深夜，小尾巴的人喝得大醉，店里只剩他们那两桌，有人开始调戏我家新来的漂亮服务员。我爸当晚也刚喝过酒回来，操起酒瓶子就和他们干了起来，但寡不敌众，小尾巴的人一拥而上，我爸被围攻，脑袋开花。当时后厨只有永生一个人在，却眼

睁睁地躲在后面看。

我爸在慌乱中大喊：“你他妈的倒是上啊！”

永生为难地说：“三哥，我不敢动手，万一出啥事儿，我就得被送回农村，我不想回农村！”

我爸在气头儿上，嚷着说：“你给我上，出了人命算我的！”

永生一愣，转身回到后厨，三秒钟后拎着菜刀冲出来，目标明确，挥刀直奔小尾巴的后脑，只一刀下去，小尾巴就倒在血泊中了。

众人停战，以为真的出了人命。

小尾巴被警方认定闹事在先，甘愿私了，倒赔我家饭店损失和我爸的医药费，自己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出院时后脑里多了一块钢板。

从那以后，永生彻底成为我爸最信任的人。在我眼里，我爸跟永生的关系就像蝙蝠侠和罗宾，福尔摩斯和华生。

四

北站面馆的生意再一次红火起来，但好景不长，新上任的市长下令拆除了十八户违建房，把整片地卖给台商盖了商场和会馆。我家十年的好生意，也随之终结。

后来我爸带着十年间赚的所有钱，去了广州乃至国外做生意，没多久就被朋友骗了个精光，落魄而归。回家以后，近三年没有再做过餐饮生意。

那三年间，永生也不再是我家的大师傅。他辗转几家饭店打工，最后都因为跟老板不和不干了。但他多年省吃俭用，攒下不少本钱，得知我爸回家，便来家里找过几次，劝我爸再开一家面

馆，他还要回来给我家打工。我爸沉寂了太久，没有心情，永生最终败兴而归。但永生听从我爸的建议，回到河南，自己开了一家面馆。

再后来，我爸终于还是重操旧业，却早已无心经营，生意再不比从前红火。永生曾几次给我家打过电话，听我妈说，永生在洛阳的面馆生意兴隆，他不再抻面，另雇了大师傅，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跟我爸当年一样。

我初中毕业的暑假，永生到家里串过一次门，我们去楼下的大排档吃烧烤。

十几年后，烤鸽子早已成为这座城市每一家大排档的固定菜品。

我提议说：“吃烤鸽子吧，我从来都没吃过。”

我爸说：“别吃那东西，脏。”

永生也顺着我爸的意思说：“对，我从来都不吃。”

我想，是啊，我对烤鸽子味道的好奇，完全出于对永生杀鸽子的敬畏。我猜，多年前永生朝地痞后脑砍下那一刀时，心中肯定没有半点儿犹豫。他当时的眼神，一定跟杀鸽子时一样，干净利落，笃定淡然。

许多年后，当我见识过这世上的万般努力后，我终于明白，鲜有人誓死爬出命运的旋涡后，双手仍是滴血未沾或一尘不染的。永生的双手曾在那些夏夜被无数只无辜鸽子的鲜血浸满，却从未让我觉得脏。

永生还是那个永生，他自始至终想要的，不过是凭自己的双手，活出更好的人生。

（若 可摘自《ONE·一个》，本刊有删节，刘程民图）

每天得花 17 个小时在车上，虽然一天的工钱是 5000 新台币，但有患肾炎、膀胱结石的可能。

打开车窗将望远镜伸出去，那女人依然坐在高楼阳台上喝咖啡，两眼木然地望着大海。

这是台湾北海岸著名的浅水湾，面对海洋的山坡上有几幢高楼，都是 20 年前房地产泡沫之前兴建的。

一户由预售时的 600 万跌到今天的 200 万，于是当年买了房屋当休闲用途的第一代房主都已搬走，进来另一批买不起市区昂贵房子或偏爱海的新住户。

目标潘小姐住在第一排的 11 楼，我查过屋子的建筑图样，4.5 米的高度与不到 50 平方米的空间，几乎每个住户都做夹层，楼上摆了床当卧室，楼下则是厨房与客、饭厅。

按照资料，潘小姐 37 岁，主业是平面广告设计师，偶尔在一本居家杂志上写专

栏。未婚，以前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两年前以 170 万买下浅水湾的房子便搬来住。

我受托跟踪她一个星期，将她每天的活动传给委托人，除了 3.5 万元的工作费之外，委托人承诺事后会包 1 万元的红包，让我去医院检查尿道是否发炎。

幸好浅水湾停车场内有公共厕所，我不敢进海边的咖啡馆，在多雨的季节里，游客很少，一个老喝咖啡借用厕所的男人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

这是跟踪的最后一天，我不明白委托人到底想要什么，这位潘小姐的生活太单调，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毫无神秘感。

每天早晨 6 点 30 分，潘小姐便出现在阳台，坐在那把铁质的椅子上看着海上的朝阳，吃手中的麦片。6 点 50 分，她走出大楼到海边散步 45 分钟，8 点 10 分出门骑着自行车到市场买菜，10 点

开始工作，天气好时会将电脑移至阳台，否则便坐在落地窗后面。

她吃得很简单，我尾随她去过菜市场，都是只买两把青菜、一点肉类，从不外卖。

下午 3 点，望远镜内的女人喝完咖啡，又进屋将电脑捧到阳台的小桌上，开始工作了。

我在手机上写完今天的跟踪报告传送给委托人，才下车伸个懒腰。相隔不到 3 分钟，手机振动，是委托人的回信：报告很详细，谢谢你，这样就可以，答应过的红包会汇进你的账户。

好极了，提前 3 小时收工，但发动引擎后，我又忍不住拿起望远镜看了一次。报告里刻意没提的那只猫仍趴在夹层的窗台上，每当潘小姐在阳台上工作时，它便趴在那高高的、细窄的窗台上，睁着双眼看下方的海滩与海洋，有如船桅杆上的守望者。

我为什么没在报告上提这只猫？说不出原因，就是觉得应该给这个女人保留点儿秘密。

3 个月后我在杂志上见到了自己写的跟踪报告，文字被重新整理过，但确定是我写的，作者名为悄悄，她在最后写道：

我雇了侦探跟踪自己，想透过另一双眼睛看看自己有多孤独。专业的侦探竟漏了悄悄，恍然间我才明白，要是悄悄不在了，那才是真正的孤独……

文末是潘小姐抱着那只猫笑眯眯看着镜头的照片，原来它的名字是悄悄……陪伴，不在乎是否同类，而是默默地守候！

（许 航摘自《皇冠》2014 年第 10 期，杜凤宝图）

守望海洋的猫

● 张国立





描花的日子

◎张 炜

这里一年四季都有让人高兴的事儿。春天花多鸟多蝴蝶多，特别是满海滩的洋槐花，密得像小山。夏天去海里游泳，进河逮鱼。秋天各种果子都熟了，园艺场里看果子的人和我们结了仇，是最有意思的日子。冬天冷死了，滴水成冰，大雪一下三天三夜，所有的路都封了。

出不了门，一家人要围在一起。

母亲和外祖母要描花了。她们每年都在这个季节里做这个，这肯定是她们最高兴的时候。我发现父亲也很高兴，他让她们安心描花，余下的事情自己全包揽下来。平时这些事他是不做的，比如喂鸡等。他招呼我带上镐头和铁锹去屋后，费力地刨开冻土，挖出一些黑乎乎的木炭——这是春夏准备好的，只为了这个冬天。

父亲点好炭盆，又将一张白木桌搬到暖烘烘的炕上。猫在角落里睡了香甜的一觉，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思考。外面天寒地冻，屋里这么暖和。这本身就是让人高兴、幸福的事。

母亲和外祖母准备做她们最愿做的事：描花。她们从柜子里找出几张雪白的宣纸，又将五颜六色的墨搬出来。我和父亲站在一边，插不上手。过了一会儿，母亲让我研墨。这墨散发出一种奇怪的香气。

外祖母把纸铺在木桌上，纸下还垫了一块旧毯子。她先在上面描出一截弯曲的、粗糙的树枝，然后就笑吟吟地看着母亲。母亲蘸了红颜色的墨，在枯枝上画出一朵朵梅花。父亲说：“好。”

母亲鼓励父亲画画看，父亲就画出了黑色的、长长的叶子，像韭菜或马兰草的叶片。外祖母过来端详了一会儿，说：“不像，不过起手这样也算不错了。”她接过父亲的笔，只几下就画出了一蓬叶子，又在中间用淡墨添上几簇花苞——我也看出来，是兰草。我真佩服外祖母。

我也想画，不过不画草和花，那太难了。我画猫。猫脸并不难画，圆脸，两只耳朵，两撇胡子。可是我和父亲一样笨，也画得不像。父亲说：“这可能是女人干的活儿。”

整整一天，母亲和外祖母都在画。她们除了画梅花和兰草，还画了竹子。父亲一边看一边评论，把他认为最好的挑出来。他说：“这是你外祖父在世时教她们的，他不喜欢她俩出门，就说在屋里画画吧。可惜如今太忙了……我每年都备下最好的柳木炭。”

猫一直没有挪窝，它思考了一会儿，便站起来研究这些画了。它在每一张画前都看了看，打了个哈欠。可惜它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踩到了红颜色的墨上，然后又踩到了纸上。父亲赶紧把它抱开，但已经晚了，纸上还是留下了一个个红色的爪印。父亲心疼那张纸，不停地叹气。

外祖母看了一会儿红色爪印，突然拿起笔，在一旁画起了树枝。母亲把爪印稍稍描了描，又添上几朵，一大幅梅花竟然成了！我高兴极了，我和父亲都没想到这一点：有着五瓣的红色猫爪印本来就像梅花嘛！

就这样，猫和母亲、外祖母一起，画了一幅最好的梅花。

（柳成摘自《人民文学》2014年第6期，李晓林图）

青年月仙，崭露头角

幼年的毛彦文在家受到私塾启蒙教育。她天资聪颖，对新生事物有天生的敏感和兴趣。

1920年，毛彦文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因有教会学校的背景，遭拒。后转报北京女高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毛彦文锋芒毕露，为南高师不准她报名而愤愤不平，给时为南高师教务长的陶知行（即陶行知）写公开信，大胆质问，刊登在上海《时事新报》上。此信一发表，舆论大哗，引起众多呼应者。

陶知行亲自致私函给毛彦文，委婉解释并提出欢迎她以申请转学的方式来南高师就读。毛彦文个性倔强，“我认为既被拒绝考试于前，决不愿申请转学于后”，于是北上入学。

毛彦文青年时代的惊人之举，是出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逃婚事件，使她成为“近代中国婚姻史上少数敢于挺身冲撞传统婚姻藩篱的时代女性”。

在毛彦文八九岁时，父亲将她许给生意场上的友人方耀堂的儿子方国栋。稍长后，毛彦文心有所属，与青梅竹马的表兄朱君毅有约。

在母亲与四舅父（朱君毅父亲）的帮助下，毛彦文逃之夭夭，最后迫使婚约解除。

须水永清，郎山安在

毛彦文虽自小受娇宠，唯我独尊，但对表兄唯命是从，处处维护。

1914年，当毛彦文获知方家要来迎亲时，她给朱君毅写了一封30多页的长信细述详情，商讨应对办法。在毛彦文不顾一切奋力抗婚时，朱君毅只在背后表示支持，不敢站出来反对。等到毛家与方家解除了婚约，朱君毅马上提出订婚。当毛彦文因社会的舆论、近亲不宜结婚，以及两人文化的差异而忧心忡忡时，朱君毅慨言“人言何足畏”，并信誓旦旦地说：“须水（江山的名水源）郎山（江郎山），亘古不变。”两人终于订下婚约。

那时毛彦文在教书，每月收入24块大洋，大半寄给了朱君毅。1922年朱君毅回国受聘于南京东南大学，毛彦文在北京女高师尚未毕业，为了能照顾朱君毅，毛彦文转学到南京金陵女大。初时两人假日同游金陵名胜，颇得鱼水之乐。

孰料1923年5月，毛彦文突然收到朱君毅一纸“退婚书”，朱君毅以“感情不和”“近亲不能结

落跑新娘毛彦文

◎ 张昌华



婚”为由要解除婚约。实则，朱君毅已移情别恋，爱上了南京汇文中学一名学生。

此事轰动了南京学界。朱君毅的老友吴宓、陈鹤琴坚决反对，东大教务长陶行知招来双方家长出面调停。

直至1924年，熊希龄夫人朱其慧来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知道此事，觉得朱君毅人品不端，不足惜，宜果决。朱其慧请了当时金大校长、教务长以及教育界名流张伯苓、陈衡哲、王伯秋、陈鹤琴、吴宓等作证，为他们解除了婚约。朱君毅的薄情，令毛彦文彻骨寒透。她说：“从此我失去对男人的信心，更否决了爱情的存在……分手后十年间，虽不乏有人追求，我竟一概拒绝。”

在这不乏“有人”中，最真诚、最热烈、最持久，甚可说最痴迷的一位便是吴宓。

海伦之心，其深如海

毛彦文又名海伦，此名是吴宓代取的。在吴宓心中，海伦是圣女，是希腊神话中人见人爱的最高天神宙斯的女儿。吴宓为海伦写了大量的情诗，抒



发情怀。

毛彦文自尊心强，在被朱君毅抛弃之后，发奋深造，于1929年赴美留学获硕士学位，1931年回国。这期间，吴宓曾觅一机缘赴欧，在一家旅馆约见毛彦文。两人谈文论道十分投机，入夜暴雨大作不止，交通中断，毛彦文不得归。夜深，吴宓提议毛彦文上床休息，并说：“我反对《西厢记》里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里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当夜，吴宓、毛彦文果同床共眠，吴宓以“非礼勿动”的君子风度处之，竟一夜相安无事。事后，吴宓郑重地将此事记在《吴宓日记》中。

毛彦文始终对吴宓保持着距离，认为这是吴宓往时看过太多她致朱君毅的信而发生的憧憬，吴宓几乎在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己某年起，从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产生反感吗？

痴情的吴宓竟在熊希龄逝世后，再度燃起追求毛彦文之火，最后仍以失败告终。

就学女师，巧遇旧友

不知底细者会以为毛彦文是“攀高枝”，其实倒是一种缘分。为其牵线搭桥的红娘，竟是熊氏的内侄女朱曦。朱曦本是毛彦文就读湖郡女校时的同学、知己。后来，毛彦文入北京女高师又巧与朱曦同窗，且与朱曦堂姐朱晚和胞妹朱寤都是校友。

毛彦文从金陵女大毕业时，熊希龄嘱朱晚写信邀毛彦文到香山慈幼院任教，适逢毛彦文计划出国，婉谢。及至毛彦文归国，熊夫人已过世，慈幼院缺人，熊希龄又邀毛彦文。时毛彦文已受聘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未允，但铭感五内。

时至1934年，熊希龄到沪，住在侄女朱曦家。出于礼貌，毛彦文应朱曦之约去看望长辈熊希龄。紧接着，朱曦持续前往复旦找毛彦文聊天叙旧，最后亮出代姑父求婚一事。毛彦文一听吓了一跳：“这怎么可以？辈分不同，你的姑父我称老伯，再说年龄也相差太多。”毛彦文坚持不可。

次日，熊希龄亲赴复旦约见毛彦文。朱曦还打电话给熊希龄的长女熊芷，熊芷怀着五六个月的身孕，从京抵沪，代父求婚：“您就可怜可怜我吧，看我这样大肚子由北平赶来上海，多么辛苦。我是来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家庭的。”各方亲友也恳切劝导，弄得毛彦文六神无主。在这重重包围下，两个

月后毛彦文终于首肯。

梨花海棠，谱写佳话

1935年2月9日，熊希龄、毛彦文这对老夫少妻在上海慕尔礼堂携手走上红地毯，此事成为一大社会新闻。

不知情者或认为毛彦文嫁熊希龄，是看中钱财。其实，早在朱其慧去世后，熊希龄即把动产分给两女，房、地不动产悉数捐给他设立的“熊朱义助儿童福利基金社”（以夫妇二人的姓命名）。

熊希龄与毛彦文组成家庭后，基金董事会同仁研究后对毛彦文说：“拟把他捐出的产业归还一半作为新家庭的开支。”毛彦文当即表示：“不要把已经捐出去的产业，因我的缘故而有所改变，我心领好意，但不敢苟同。”熊希龄听了十分高兴。

他们相处不到3年。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猝逝于香港。他是“因初期抗战失利，受刺激太深，精神负担过重，骤然丧生”。

毛彦文明白，熊要续弦，多半是为他的慈善事业找继承人。他是看中她的能力、热情和爱心而苦苦追求她的。

自熊去世后，毛彦文继承先夫遗志，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同时长年奔走于桂、渝、港、沪之间，出生入死，在所不惜。

毛彦文于1949年离沪赴台，到台后，有限的现款不能维持生计，旋去美国。她在旧金山《少年中国报》当过编辑，在加州大学女生宿舍当过指导，在华盛顿大学做过研究，在西雅图教过烹饪，在华大远东图书馆当过管理员……飘零海外，备尝人间冷暖。

1961年毛彦文赴台重执教鞭，生活低调。自1985年起撰写回忆录《往事》，2007年1月在大陆公开出版。她在“结语”的篇末慨叹一生时写道：

“碌碌终身，一无所成，少年抱负，无一实现。此生有三分之二岁月在悲苦坎坷中度过，复遭国事蜩螗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居无定所，幸来台定居后得平静度过二十余年。乃近年来，台湾局面起了变化，暴戾之气，弥漫全岛，能否在此安度余生，难言之矣！”

1999年10月3日，繁华阅尽后的毛彦文溘然长逝，享年101岁。

（林圣祺摘自《东方文化周刊》2014年第50期，本刊有删节，李晨图）



许多年前，我去乡下舅爷家。下了火车，坐中巴车，中巴车上收钱的女人有一张短而宽的脸，塌鼻梁，厚嘴唇，一头乱糟糟的黄头发，没有风也在起舞，真能“冲冠”的样子。天色已晚，天光暗淡，她却很诡异地戴着一副镜片上贴着标签的墨镜。

这个女人一直站在车门口，系着腰包，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当有人问她为何车子兜了一圈又一圈时，她凶得简直要吃人。那时我年轻气盛，还不懂得玩味粗蛮的事物，见这样一个女人，反感油然而生，却又不能怎么样，只在心里默默地鄙视着。

等到车厢内被挤压得近乎真空时，中巴车终于朝大家期望的方向驰去。风也起来了，从窗子吹进来，在身体与身体之间寻找缝隙。那个女人坐在靠近车门处，横宽的脸朝着窗外，忽然，她轻轻地哼起歌来，是那首一度唱烂大街的《潮湿的心》。

这首歌是我心中的一个标尺，在KTV里，凡点这首歌的女人，和点《北国之春》的男人立即被我归为一类。然而，那个傍晚，当那个戴着墨镜的粗蛮女人，对着车窗，用并不动听的嗓音哼唱这首歌时，我竟然被她打动了。

也许，再粗鄙的女人都有一颗“潮湿的心”，都有一个会为情所伤的自己，当她以矫情的姿态呈现这一面时，我总是心存同情与怜惜。

上驾校的时候，我很讨厌驾校的教练，他倒不是特别凶，有时近乎温和，但一转脸就会露出特别功利的表情。他的温和，不是修养，而是他随时扯过来的面

具。但这也不足以令人生厌，最要命的是，他看上了来学习的一个姑娘。那个姑娘自然看不上那位教练，只是敷衍他罢了。

教练对姑娘动了真心，但他大概也明白，那个姑娘并不喜欢他。所以，有些时候，他会突然情绪低落，对学员的态度也越发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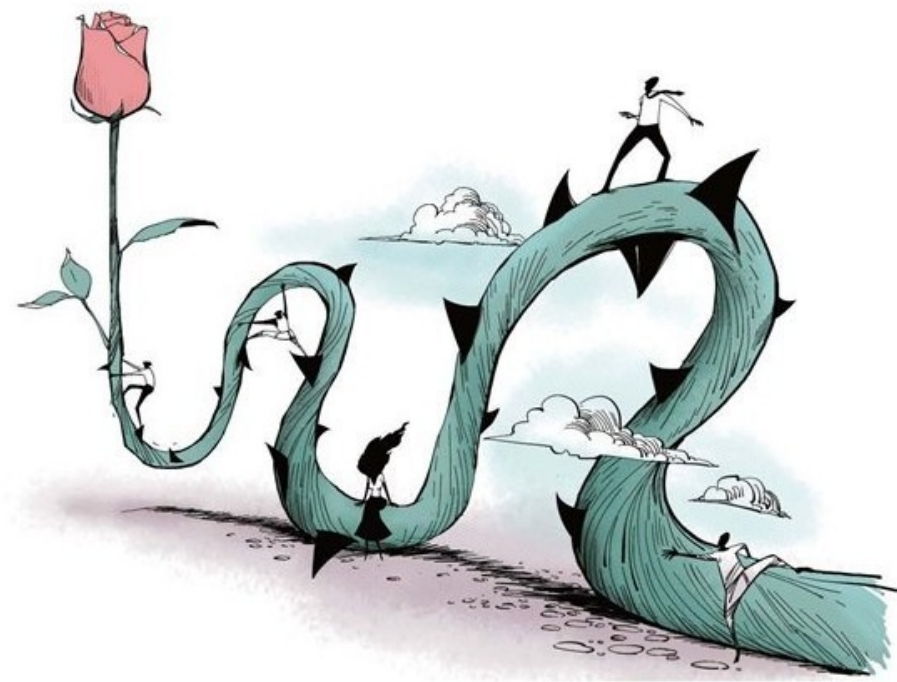
有一天下午，他坐在车上，摆弄他才买来的车载MP3。他请店老板帮他下载了一些歌，整整一下午，所有的学员都被迫听

那些歌循环播放。那都是些什么歌呢？《没有钱你会爱我吗》《做我的老婆好不好》《老婆老婆我爱你》……我曾经在公交车的车载电视上听过，每次听时都觉得俗不可耐。可是，那天下午，我在这些歌里，听出了一个底层男子的爱与真心，他徒劳可笑的努力并不让我轻视。真实的感情怎么会让人轻视呢？哪怕它是粗糙的，哪怕它含有杂质，它也有自己的力量。

我知道有许多歌被人认为低俗，但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随便地轻视什么。我相信世上的种种，大都可以找到被爱的理由。也许它们可能不像奢侈品广告那样高级，它们肤浅、流气、庸俗，有时还带着一点点谄媚。但是，生活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你被自己曾经轻视过、漠视过的东西所打动。

（生如夏花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彼年此时》一书，勾 犇图）

被低俗打动



马云让上班变得有趣。

——许多人一半时间都在淘宝上闲逛，和同事讨论还有啥可买的，然后收前两天的包裹

能驱使一个成年人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清晨，全然不顾外面寒风凛冽、白露为霜，准时挥别温暖被窝，离开家门的，或许只有贫穷了。

——网友江上渡

爱是永恒不变的力量，能够穿越所有维度，当我归来，你已垂暮，我一次呼吸划过了你一辈子的岁月。

——电影《星际穿越》中的台词

如果你可以选择被机器人、恐龙或者外星人抚养成人，你会选择哪一个？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招聘考试，开始通过“情境设置”去让应聘的人想象在特定环境下自己如何去行动

“看书干吗？看黑板啊！”“看黑板干吗？看书啊！”“看书干吗？看我啊！”

——课堂上最让人纠结的三句话

这里太脏了，快走！

——地铁上，老太太把孙子领到车厢门口附近，让孩子就地小便，临走时对孩子说

排队也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打发寂寞。

——西安市梨园路一食品交易中心，数百位老人拿着一张上



面印有5元代金券的彩页，上面注明：本代金券盖章后方可生效。有老人排了5个小时才盖印章，面对采访，有老人说

每天都很孤独，什么也不想做，却感到非常疲倦，也不愿意休息。

——拖延症晚期症状

众生孰判重与轻，名望身份难依凭。草芥怀有凌云志，弹扣即响金石声。

——作家张贤亮微博上的励志诗

早点学好牌技，以后在工作、生活中才能左右逢源。

——武汉部分大学生天天去麻将馆报到，有学生这样道出其原因

朝气、傻气、锐气、骨气、志气，方为青年。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我有学生证，去旅游景点都能半价买门票的，你也给我个半价吧。

——南京市某大学一名女硕士开跑车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当交警说明闯红灯要被处以200元罚款并记6分时，这个女车主这样表示

感觉网络是个黑洞，网速越快，世界越慢。我只是看了一眼手机，地球就已过了两个小时。

——网友段子楼

你死前最想在哪个地方完成哪件事？

——马航推出“抽风”营销：写遗愿清单免费坐马航飞机

管理的第一目标是使较高的工资与较低的劳动成本结合起来。

——美国科学管理之父泰罗

当你做某件事的时候，一旦想要求快，就表示你再也不关心它，而想去做别的事。

——《禅与摩托车维修的艺术》里的一句话

GAFA这个词用得并不是很频繁，一旦用了，几乎总涉及重要话题，包括纳税和个人数据。

——法国《世界报》编辑德尔康布尔说，法语里的新词GAFA，是指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这四家公司

即便总统千金，也不能享有特权。

——印尼总统佐科的女儿卡西扬在公务员考试中落榜，未能如愿考上故乡梭罗市的公务员。印尼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苏堤万如是说

（潘光贤、徐珍、尹成荣等摘）



一个关于暴力、性格和命运的故事

●张佳玮

小迈克生下来就没爹，贫穷的母亲抚养他长大。兄长大他5岁，和他没啥共同语言，所以他小时候跟妹妹玩，性格羞怯又温和。他喜欢说话，不爱打架，遇到事情，也希望用谈话来解决。在他小时候，邻里都叫他“小仙子”，嘲笑他像女孩儿似的。

5岁那年，他家搬到另一个地方，那里依然是贫民区，只是那儿的人更暴力。街上到处都是小混混，店铺里都在谈论枪支、毒品和死亡。邻居家的孩子很不友善，常常欺负他。小迈克对此很不习惯。他发现自己的球鞋经常失踪，转眼就穿在别的小孩脚上，他去讨，反而被追着打。

弱者具有一种特殊气质，就像落海者的血，一旦被鲨鱼闻到，便无处躲避。他被所有人欺负，被偷窃、殴打、抢劫。母亲没空管他，他唯一的乐趣

就是养鸽子。他常常放飞鸽子，看着鸽子飞向天空，一如他想飞离那个地方一样。

当他发现邻居家的小孩试图偷他的鸽子时，隐忍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扑上去跟小孩打架，那是他第一次跟人动手。结果是，他打赢了，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很多年后，他形容当时“把那家伙打到失禁了”。比他打赢了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开始揍他时，我爱上了这种感觉——我把所有的不快都发泄出去了。”

他开始打架了。不仅为了自卫，还为了打赢别人，享受那种胜利的快意。当他揍人时，他会觉得自己成长了、强大了。他打遍整个街区，没人是他的对手。他天生敏捷，富有力量，一旦爆发，就如野兽出笼。他从别人对自己的畏惧中获得成功的喜悦，展现了自己常年以来缺少的男子气。最后，当年纪大他很多，实际也才不到20岁的一群混混郑重地来找他时，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尊重。哪怕那群混混是来求他帮着偷东西、打闷棍、揍保安的。

“有时，他们拿着枪负责放风，我就把收银台所有的东西塞进包里……那时我11岁。”

罪恶是一个迷人的旋涡，小迈克承认：“我没有犯罪，我知道彩虹的尽头是什么，是监狱和刑罚，但我希望被认同，我就做了那些事儿。”他太迷恋那种被赞美的感觉，甚至无视老妈的怒吼：“你怎么能偷东西？我一辈子都没偷过任何东西！”

13岁那年，小迈克已经长到1.73米，体重94公斤。他就像头小公牛，热爱打架，想把打架当作自己的职业。街区小孩最崇拜的是拳击手，他去拜访了鲍比·斯图瓦特，一个曾经当过轻量级世界拳王的家伙，那时已处于半退役状态，在当教练。小迈克求到他门下，斯图瓦特答应了，只有一个条件：“你要好好读书，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每门功课都好，只要你乖乖的，而且确实认真上课了就行。”

不到一年，斯图瓦特就发现这孩子不得了。他确实认真上课了，阅读认知水平从3年级突飞猛进到7年级。他在打架方面天赋异禀，斯图瓦特寻思帮他找个新教练，他说：“再跟你练下去，我会被你打死的。”他去找了传奇老教练科斯·达马托，把小迈克托付给他。达马托看完小迈克的第一次试训后就对他说：“你只要肯听我的话，就能成为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

6年之后，达马托死于肺病，时年77岁。那时小迈克近19岁，被达马托训练得温文有礼。达马



大 隐 ●马 德

友人常跟上司闹不快。于是，讲两个故事饗之。

汉武帝时，建章宫里跑进一只动物，样子像麋鹿。汉武帝问左右的人，结果没有人认识。于是，把牛人东方朔找来。东方朔一看，说，这个动物我认识，但要我讲出来，必须请我吃喝一顿。汉武帝没办法，答应了他。不料，东方朔又刁难起来，说是看上了公田鱼池蒲苇数顷，希望汉武帝赏

赐给他。汉武帝一咬牙，又答应了他。

东方朔说，这只形似麋鹿的动物叫驺牙，它一旦出现，就预示着远方有人来归顺。果然一年之后，匈奴浑邪王带着十万人来投降。为此，汉武帝重重地赏赐了东方朔。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讲到白门楼下，曹操先是劝降陈宫，陈宫不从，从容就义。之后，曹操愤而将吕布缢死并

枭首。这时候，刀斧手绑过来吕布手下一牛人，此人非但没有任何畏惧，还将曹操骂了个狗血喷头。其时，曹操已贵为丞相，大家都以为曹操会杀了他。结果，曹操非但没有杀他，还“亲释其缚”，请他坐上座，这个人就是大将张辽。后来，张辽随曹操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友人听罢，不悦，说：“你的意思是，我还不够牛，不应该跟上司闹呗。”

我连连摆手，说：“不，历史上牛人被杀的多了去了。其实，这两个故事都有各自的亮点，第一个是东方朔忽悠汉武帝之后果有浑邪王来降，第二个是张辽骂曹操之后还能立下卓越军功。也就是说，立足于世，一要本事足够大，二要运气足够好。”

友人自此韬光养晦，大隐隐于单位。

（陈卓摘自《今晚报》2014年11月21日，董克诚图）

托自己承认：“这孩子与其说像我的学生，不如说像我的儿子。”但他也很担心，他不停地对小迈克说：“没了自律，你将一无所有。”他还说：“恐惧就像火焰，你能控制它，它就能给你做饭，为你暖房间，但控制不当，它就会毁灭你。”同时他也承认，自己是通过不断重复，才让小迈克记住这些的。

“一旦有一天我不在了，他可能会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或者其他任何人，他又会变成那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达马托说。

达马托死后一年，小迈克开始统治世界拳坛，以20岁的年纪，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击冠军，但他在巅峰只三年半的时间。之后，他被强奸案、牢狱生涯、丑闻、经济纠纷、车祸、打人、破

产等无数问题所困扰，时至今日，成为体育史上一个众所周知的、扭曲的、怪异的、焦虑的、因为太多负面传闻而让人无法确认其真面目的迈克·泰森。

有谁能相信，他曾经被叫作“小仙子”，曾经羞怯温和、喜欢说话、不爱打架？如果不是为了保护他心爱的鸽子，也许他不会挥出第一拳，从那时起他被吸入力量对决的世界。你得承认，从达马托生前所言来看，一切都应验了。这听来很迷信，但可能确是事实：命运由人的选择构成，而选择则归于性格，性格则归于际遇……许多时候，命运看似曲折离奇，其实不过是反复地抗争，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其结局也许从一开始就已经写定了。

（罗叶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人生里，总有一段传奇在等你》一书，刘程民图）



年轻时曾听一位友人谈及她的祖母，用来挽髻的那几根发夹，一用30年没换过也没遗失过，对当时什么都求新求变的我来说，这真是不可思议。那段时间正逢台湾经济大跃进，物资从缺乏到泛滥，物价也飞腾似的翻涨，眼看着一碗阳春面从2.5元涨到25元，10倍的价差不过在一年内就完成了，卫生纸也贵得快让人上不起厕所了，幸而薪水也跟着上涨，不然民生必需品涨到如此地步是会闹革命的。

年纪十五二十时，我因为失学兼失恋，常一人在台北街头游荡。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欲望像饱胀的帆，口袋里的钱永远跟不上它的速度，年轻的感官是如此强烈，以致永远处在欲求不满的状态中，很是煎熬。那时没快餐店，也没便利超市，我到处找打工机会，也四处碰壁，父母看我如此汲汲营营忙着赚钱，还曾忧虑地问我，是不是在外头欠了什么债？唉！我要如何跟他们说，我只是想买条裙子，买双漂亮鞋子，买管擦了不要老蜕皮的口红（嘴唇倒因此常保鲜红），还有到“老天禄”买卤味时，不要只能买最便宜的鸡肝、鸡爪（其实后来发现店里最好吃的就这两样）。

后来真的在外面工作了，一份编《三民主义大辞典》的工作，薪水却少得可怜。房租去掉一半，水电又削去一块，剩下的钱刚够吃饱，连通勤都得靠单车。有时下班时已饥肠辘辘，骑车经过面包店及各种吃食摊子，那香味真是折磨人啊！能做的就是闭气匆匆骑回家，和室友们吃

便宜的大锅饭。因此曾有一个晚上，我梦见去餐厅，夹了满满一盘美食，正待大快朵颐时却醒了，惹得我没出息地坐在床上抽泣道：“连做梦也吃不到呀！”

也许年轻时真的让物质欲望折腾够了，以致后来衣食无虞，却还存在一种恐慌心理，好似不把家里的冰箱橱柜塞得满满的，生活就没保障，日子就过不下去。而最能平复这病态心理的就是大卖场了，而对满坑满谷的货品，真是感激涕零，尤其住在乡间，进城就更有大肆采购的理由，一辆大推车堆得满满的，仿

佛隔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打了。

当然除了黑洞似的欲望作祟外，鼓励消费的商业行为也是难辞其咎的。君不见市面上各式促销活动时时都在上演，打折特价、买一送一、积分换赠品、满额送好礼、周年庆特卖……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随时推陈出新地用各种方法要你买，且买得越多越好。人们很容易在这样的鼓动下，变得盲目而冲动，一不小心就买下一大堆完全不在计划内的东西。尤其以刷卡的方式消费，更是缺乏实质花钱的痛，等账单来了再哀号也没用了。我听过最惨的是一个女性友人，控制不住自己的购物欲，以致每次刷完卡后都恨不得剁掉自己的手。

店家在陈列商品时，也显得很有学问，摆放的方式对了，再不需要的东西也勾得人非买不可。每回踏进店前，都不觉得自己欠缺什么，但逛了一圈后总是

想要与需要

●朱天衣





真理夫人

◎〔澳〕简·约伦 ◎陈 音编译

从前，有一个男人，他在所有方面都获得了成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远近闻名的好手艺，但他仍然感到不开心。

“我想认识真理。”他对妻子说。

“那你就应该去找真理。”妻子回答。

于是，男人将所有的财产都划到妻子的名下，然后，就起程去寻找真理。

为了找到真理，男人上高山，下峡谷，走小村，进大城，穿越森林，沿着无边的海岸线行走，去过昏暗恐怖的荒野和满是鲜花的大草原。他寻找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

终于有一天，他在一座高山顶上的小山洞里找到了真理。

真理是一位干瘪的老太婆，满嘴只剩下一颗牙了。她的头发很长，油腻腻地披在肩膀上。她的皮肤粗糙得如同皮革，但是，她一开口说话，那股柔情和纯真的韵味让男人知道他找到真理了。他在小山洞里待了一年零一天，把她教的东西全学会了。

要离开的时候，他站在洞口看着真理说：“真理夫人，你教给了我很多，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你做的吗？”

真理想了片刻，然后，用她那干瘪的手指，直指他的胸口说：“当你跟别人说起我的时候，要告诉他们我很美。”

（阿 门摘自《讽刺与幽默》2014年11月28日）

杂七杂八买了一堆。以前去香港就是如此，后来回台湾也依然如此。我唯能抵抗的方法便是过其门而不入，但从此隔三岔五就会接到商家传来的各种打折特价的短信，谁叫当初贪图会员优惠留下了手机号码。

电视购物频道也是个诱人消费的渠道，舌灿莲花的推销员不仅把商品说得天花乱坠，还会故意以限期限量的方式，警告你不即刻下单就失去抢购的机会了，一旁的跑马灯还会打出销售数字，当你眼看着存货一直递减，真的会觉得错过这机会，就再也买不到如此完美又如此廉价的东西了。可是当第二天打开同一频道，发现怎么同一件商品死而复生地再现江湖了呢？还好，我对非实体的购物一向不感兴趣，总要眼见为实当场银货两讫才心安。如此跟不上时代，或许也躲

过了许多花冤枉钱的恼气事，而且自从搬到山上，我已十几年不看电视了。

所以避免自己欲望不断膨胀的最好方法，或许就是不听、不看、不逛街，但把自己弄得个耳不聪目不明四体不勤也不是件好事，几年前开始，我试着在出门前先列购物清单，有几次写好却忘记带，回家后一比对，果真是该买的没买，不该买的却买了一堆。至于看到了喜欢的衣服鞋子，则会要自己冷静，先离开“事发现场”去别处绕一圈，或回家再想想。毕竟衣橱鞋柜就那么一个，有新的进来势必会挤出个旧的，那些跟过你十年二十年的贴身衣物真能割舍吗？所以，家小一点、柜子少一点也是节制物欲的良方。

不过最好的方法还是每每动心要掏钱时，先问问自己：眼前

这物件真的需要吗？少了它日子会过不下去吗？遂会发现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真正需要的却少得可怜，经这样省思后，购买的欲望便会减少许多。而且不觉得吗？我们早该扭转大量消费以带动经济发展的谬论了，过去的五六十年间，我们所耗费的地球资源是过去几千年人类所使用的总和，且许多资源已濒临消耗殆尽的地步了，这不仅令人汗颜，也该让人有所警醒呀！

当我们自发性地删减所有杂物，让身边存在的多是必需品时，你会发现生活顿时简单了许多，人也跟着清爽起来。且惜物的感觉真的很好，会让人心生感激，深情相待你所拥有的一切，那如黑洞般的物欲及莫名的恐慌，也随之不药而愈了。

（王传生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黎 青图）

我一个深谙时尚之道，又极有品位，各方面强过我很多的朋友曾讲过这么一件事：她不否认自己喜欢爱马仕的丝巾，但她与别的跟风消费的人不同的是，她深知爱马仕的文化精髓，熟知爱马仕的图案特点，知道哪个年份出过什么经典款型，永远只选择适合自己的两种色系。我对时尚不热衷，也没有消费名牌的习惯，但她讲的东西我很爱听。她说香港爱马仕店里摆出来的货品品种单调、款型不多，最好的单品很难看得到，如果你不说韩语、日语或英语，便很难享受到“抽屉待遇”。对这个“抽屉待遇”我特感兴趣，原来，最好的都被藏在抽屉里了。她们不喜欢那种什么都不懂的有钱人，一进爱马仕店就说：“什么是最流行的？这个我全要了，还有吗？”那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看不起这样的人。如果你懂行，即使不买，也没人瞧不起你。

任何事都是有门槛的，钱不是门槛，门槛是与之配套的——你的心性有没有配得起大牌的内涵？有没有自己的品位、坚持和发自内心的热爱？然后再去选择。并不是别人都说这是大牌，你就要买来做身份的象征。她享受到“抽屉待遇”，不是因为她会英语或是日语，而是因为她熟知爱马仕丝巾的尺寸、名称、自己适合的色系。爱马仕每款丝巾都有名称，而她能准确说出她要的款式在哪一年推出过，她还可以在店员面前自如娴熟地表演丝巾的多种系法，她就这样通过了资格验证，顺利享受到“抽屉待遇”，找到一款最适合自己的爱马仕丝巾。她说这样的资格认证都是潜在的，越是在发达国家越是如此，他们需要懂得他们的产品美在哪里，让他们看到你可以展示产品的美。真正好的产品，都希望有知音，而不是暴发户式埋单的人。她这样说，我真的替在欧洲豪购、一掷千金，却得不到任何尊重的有钱人汗颜。

突然想起一个见多识广的朋友给我讲起的一件事，她先生去瑞士手表店帮国内的朋友带一块手表，因为赶时间，急匆匆询问店员，然后准备购买离去，完成他人之托。但是老店员不紧不慢地说：“别急，你先听听我们手表的声音、看看表的结构，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再决定吧。”推开店门，喷泉池边居然有天鹅。朋友总结，想买表，先安静地看看天鹅吧，他们的表只卖给懂得欣赏、了解它的人，要遇到知音，不然表会寂寞。

关于这个“抽屉待遇”的门槛，我很感兴趣。旅行也是一样的，有些人旅行，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完全不了解，很盲目。我如果出国，一定是某个地方非常吸引我。比如曾去的西贡、吴哥窟、京都，都是如此。

去西贡，只是因为影片。我被那种热带殖民风情所吸引，被英雄片中西贡那种浓郁欲滴的色彩、中西交汇的神秘感、雨滴在树叶上的声音、吊扇的光影盘旋所震撼。这些场景在我心中已过了好几十遍，那种气息吸引着我，前前后后好几年，终于在2010年成行。我不是个很有勇气的

抽屉待遇

●子沫





多年来,我得出一个结论:好人坏人的主要区别是,好人是有为不为的,例如他不能说谎造谣,不能设计害人,不能拉帮结派,不能吹牛冒泡,他做事是有底线的,而坏人的特点是无所不为。

无所不为者十八般兵器俱全,有所不为者只有六七样兵器:曰实践,曰规则,曰善意,曰实事求是……就这样,还被无知小儿或哗众取宠者攻击为太聪明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区别,我们选择做好人就必须轻松,必须快乐,必须坦荡,必须阳光灿烂,万里少云(我不敢说绝对无云),还必须从容不迫,笑口常开,必须意态舒展,心情畅快,必须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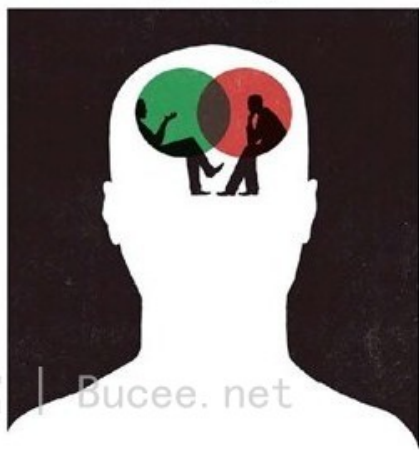
我相信这个英明论断: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让·保

罗·萨特认为,人是由自己的行为打造出来的。他说:“人不仅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是他投入存在以后,所自愿变成的人。”

我选择了用光明回答阴暗,用大度回答伤害,用该干什么干

坦荡荡与长戚戚

◎王 蒙



什么回答骚扰,用不在意回答小动作,用自省来回答误解,用趁机多多积累知识和经验即努力学习来回答封杀、冷冻,用另辟蹊径来回答阻挡,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天上地下任遨游来回答鼠目寸光与少见多怪,用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来回答各种花招与流言蜚语,用恭敬诚恳来回答正派的批评帮助,用有所不为来回答无所不为。

简单地说,用正常和文明来回答一切的不正常与不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愿望的出现、姿态的出现、期待的出现就是事实的萌芽,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影子呢?也只能收获影子。而这也恰好说明了那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曲 意摘自《人生与伴侣》2014年第30期,丹尼尔·斯托勒图)

人,也不是说走就走的人,一趟远行对我来说,肯定是下了很大决心。我看到的西贡,在我脑海里一一印证,当我站在西贡街头,在光影里停留,在街角埃及蓝的房子边喝一杯滴漏咖啡,看着黝黑的越南女人沉默地忙碌,我的脑海里闪现了影片《垂直日光》的画面。西贡之行,点亮了我无数平淡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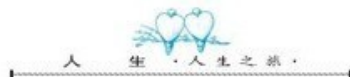
我去吴哥窟,只是因为“高棉的微笑”,我被那种神秘的石刻笑脸所打动,我曾盯着一张图片,很长时间移不开视线。这个世上,有些东西只能天成,无法解释,在这些东西面前人显得渺小。于是,那个有神秘微笑的巴戎寺,我在两天之内去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下午,但感觉光线不对,人太多。第二天,我选择清晨去,因为巴戎寺清晨的光线是最轻柔的,人也极少,于是我安静地坐在一张石刻的笑脸下,细细慢慢地看,这些石刻笑脸有的神秘,有的忧伤,有的灿烂,有的诡异,我内心不停地唏嘘感叹,对生命又多了一层领悟:人多渺小啊,不了解的东西太多了。

去京都,是因为我喜欢日本文学,《枕草子》

《源氏物语》,还有《伊豆的舞女》……被日本的温泉文化、居酒屋文化、庭院文化所吸引,想去京都也是想了很多年才成行。去之前的两个月,我每天晚上都把一些书中的情节重温一遍,当我踏上京都时,我似乎对它早已熟悉。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我每天步行六七个小时,没有疏离感,慢慢看,细细回味。在京都碰到一个懂英文的老板娘,当我说起日本的庭院、町屋、小街巷时,她夸赞我比她还了解。她当时就给我推荐了一个有意思的小店。让我很奇怪的是,一些去京都旅行的人去之前都不知道有京都这个地方,也不了解日本的文化,只是因为要旅游,要购物,所以来了。我在心里闷闷地想,那何必来这里,去香港购物还能省些钱,真是劳神费力还浪费钱。

有时,我真是有一种深深的遗憾,但别人花自己的钱,当然可以随便选择。只是我想说,旅行也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不是钱,而是真正的热爱,不然,去哪里都不过是到此一游,为游而游,又有什么意思?

(激扬文字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辛 刚图)



1970年的记忆

●张亚凌

在收到舅舅的来信得知外婆要来看我们的消息后，母亲的表现很奇怪，奇怪得让我有点害怕。

她一会儿紧紧地搂着弟弟，蹭着弟弟的脸蛋儿，满脸是笑：“柱子，我娘要来看我了，你外婆要来看你了。真的，真的要来了，马上就来了。”一会儿又松开弟弟，用手背抹着泪花，自顾自唠叨：“咋办呀？这日子过得都是窟窿眼，遮不住丑！咋办呀……”

母亲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脸上挂着泪，嘴巴却撇成下弦月，看起来真是滑稽。我从来没见过母亲这副表情，她遇事一直很镇定的。记得有一次我从沟边摔下去折了腿，被别人背回了家。母亲非但没有表现出一丝惊慌，反倒戳着我的额头骂道：“沟能走还是能跑？走路不看，活该。”只是外婆要来，她至于吓成这样？

看着母亲的表情，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弟弟干脆咧开嘴大哭起来。我赶忙搂着弟弟哄他：“外

婆来了，咱们就能吃到好东西了，就不饿了。”弟弟啃着手指头，哭声才渐渐小了下来。

母亲在院子里转着圈，似乎看啥都不顺眼，嘴里嘀咕着“这烂屋里，这烂屋里”。一向忙于活计的母亲，好像一下子对干啥都没了兴趣，只是焦躁地转着圈儿，晃得我眼花。

父亲刚一进门，一向很镇定的母亲突然像疯了般呜呜地哭了起来，边哭边嘟哝：“我娘要来了，咋办哩，我娘要来了。”

好像外婆要来看她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可怕。父亲扶着母亲的肩说：“怕就不来了？别怕，有我哩，我给咱想办法。”

我们就开始为了迎接外婆而准备。记忆里就像过年一样，每间房子及院子里的各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打发我拿个洋瓷碗出去借麦面，我兴奋得跳了起来。

那时，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红薯，早晨红薯块熬稀饭，中午红薯面条，下午红薯馍馍就着炒红薯丝。红薯吃得人一开口，就是一股红薯的酸味儿，连放的屁，也是酸酸的红薯屁！实在吃不下去了，母亲就加点其他杂粮，也不过是玉米或糜子。只有来了贵客或是过年，才吃得上白白的麦面。

我拿着洋瓷碗，雪花婶家、二狗家、北巷婶家、杏花姨家，我从各家借了一碗面。捧着那盛满面粉的碗，我的手一直在打战：外婆来真好啊，外婆来就可以吃上过年才能吃到的麦面了！我皱着鼻子闻，也没闻到面粉的香甜味儿。我很遗憾，要是我能变成一个搪瓷碗，多好啊。

父亲还借了天柱叔家的大桌子、顺锁伯家的大立柜摆在我们家，我们家一下子变得很阔气。

外婆来真好，家里整个都变了。

那会儿，我只有一个想法，外婆来了就不要走了，那样我们天天都可以吃麦面，爬大桌子摸大立柜。

父亲借了生产队的牛，驾着车，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像过年般去十里外的镇上接外婆。

记得外婆来的第一顿饭，母亲做得很费心：一碟凉拌莲菜，一碟小葱拌豆腐，一碟炒洋芋丝，一碟凉拌胡萝卜丝，白萝卜叶在开水里一焯又是一碟凉菜，白生生的白菜帮加了几丝青椒炒了一碟菜，中间是一碟炒鸡蛋，饭桌上一下子就摆了七个碟子。

那天母亲擀了面条。面条很薄很薄，挑在筷子

上真的可以看见蓝天白云。绿绿的白菜叶子撒在锅里，看着都好吃。

母亲先给外婆舀了一碗，是稠的。我们的呢，是有几根面条的稀汤水。

“咋给娃娃舀了那么点？”外婆问。

“天天都吃，不爱吃，吃不完就糟蹋了。”母亲说话时瞪了我们一眼，可弟弟却说“不是”，我赶紧狠狠地踩了一下他的脚，他直接大哭起来。

我笑着给外婆解释，我把弟弟撞了一下，他就疼得胡喊叫。

也就是自那次以后，我有了个艰巨的任务——快吃饭时就带着弟弟去外面玩，省得他一不小心露馅了。那种难受劲儿，甭提了，我只想一脚把那小东西踹到村头的池塘里去。

晚上，外婆跟我母亲坐在炕上闲聊，我在写作业。一转头，看见弟弟竟然用小刀在桌子上划道道，我一巴掌扇过去，喊了声“把桌子弄坏了咋给人家还”，而后，我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紧张地看着母亲。

屋子里只有弟弟的哭声。

外婆看着我母亲，我母亲很尴尬地笑着，就像外婆要来前的神情一样，分不清是哭还是笑。

“还有啥是借的？”外婆说。

母亲说：“咋会是借的？自家的，甭听娃胡说。”

“还有啥？”外婆又问。

母亲不吭声了。弟弟也不哭了，跑到立柜边说：“这个也是人家的。”

“那咱就一个土炕啊。得，至少有地方睡觉。”外婆拍着炕，脸上好像是笑，好像又不是。“这就是我女子家，我女子就在这样的屋里头过日子。当妈的，都不晓得自家娃过的是啥日子……”

外婆唠叨时，母亲哭了。母亲哭着拉着外婆的胳膊说：“娘，没事，我的日子能过好，就是怕你操心才……”

外婆走后我才知道，外婆当初不愿意让母亲随父亲远嫁合阳，与母亲断绝了母女关系。加之母亲来到合阳后，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就没敢主动联系外婆。

多年后，母亲说要来城里看我。住在出租屋，恨不得把一块钱掰成几瓣花的我，很奢侈地买了一台电风扇，买了好些蔬菜水果——我不能因为工作不稳定就让母亲担心，我得让我的母亲觉得自己闺女过得还不错！

那一刻，我的记忆又回到了1970年。

（孟成君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李小光图）

人做很多事情都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年夜饭又何尝不是借口？一家人一年来都各自奔波，到年关了总要团圆一下，于是凑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分外亲热。

但也并不都这样，我在餐馆里，见过有人吃年夜饭，吃着吃着，因为一句话不和就打起来。我自己家里，大姐的脾气火爆，会在年夜饭饭桌上大发雷霆。其实这是因为亲近，她才对鸡毛蒜皮的事在乎，压抑了一年，总是要爆发的，说出来是好事情，说出来了，就好了。来年，我们还是亲兄弟、亲姐妹。

我对母亲心怀愧疚，她去世后，我重新看自己与她的关系。除了我们彼此深藏不露的爱外，



年夜饭的目的

●虹影

我很少向她吐露我的痛苦，她也一样。其他种种事也几乎同出一辙。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都没向她展示过我的厨艺。我与她聚

少离多，在一起时，要么是带她去我认可的好餐馆，要么是姐姐哥哥把菜准备好了，我不必亲自下厨，母亲也未向我要求过。其实我一直喜欢研究美食，一直以为有机会，有机会，谁知道，机会就这样没了，再也无法弥补。

有了孩子后，我改变了很多，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改变，我更能理解家的含义、年的含义、团圆的含义。孩子甚至开始让我爱这个世界。

说到这里，又要过年了，记得以前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时妈妈总是会跟我们讲故事。现在，吃饭时，轮到我给孩子讲故事了。

（江小华摘自中信出版社《当世界变成辣椒》一书，丰子恺图）

徐悲鸿曾力赞张大千在艺术上的成就，称他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张大千却说：“以艺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这位近代画坛的一代宗师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在他看来，吃绝不仅仅是为了果腹，而已上升为人生的最高艺术。张大千不仅精于吃，更深谙烹调之道，其独创的“大风堂菜”为人称颂至今，经他提点过的名厨更是不计其数。

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位嗜吃如命的食客，幼年时却是沾不得荤腥的。一场严重的伤寒几乎使他丧命，自此他不敢食生冷油腻，直到12岁时吃了一味虎胎所制的偏方才痊愈，他常对人讲：“我第一次吃荤吃的是老虎肉。”

张大千曾拜书法大家李瑞清为师，这位特立独行的“清道人”吃名远扬，尤喜食蟹，据传曾有一天之内吃掉100只螃蟹的壮举，因而得了个“李百蟹”的绰号。他最后去世，也正是由于



张大千

吃是人生最高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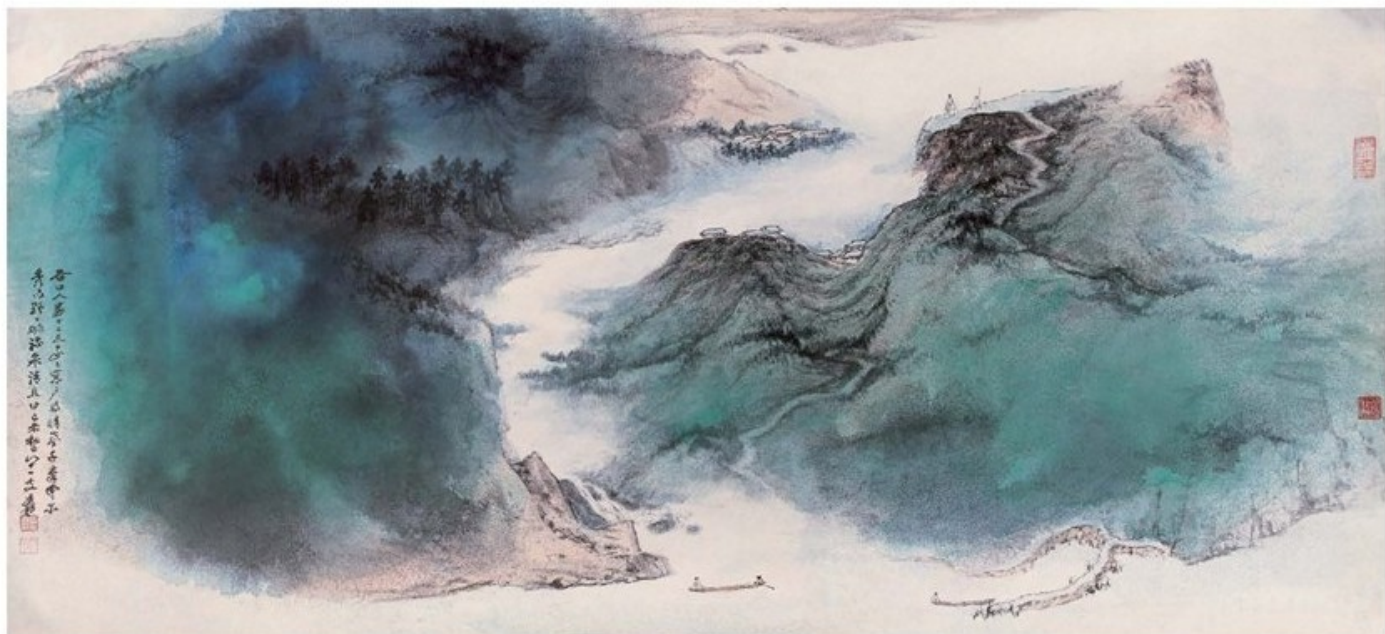
●安 东

吃了死蟹引发伤寒的缘故，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算是死得其所。不但师父喜欢吃，张大千的父亲张怀忠、母亲曾友贞，都是精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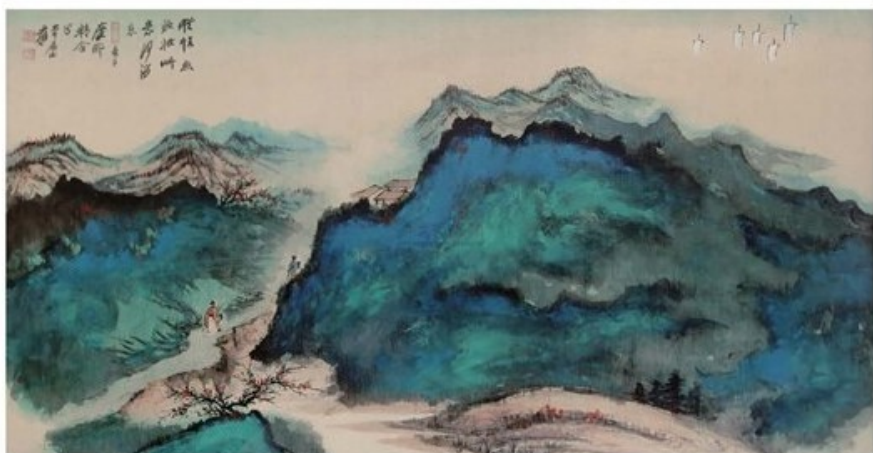
厨艺之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大千，如果不爱吃、不懂吃，那才不正常。

张大千的女儿张心瑞说：“先父一生所嗜，除诗文书画外，喜自制美食以为乐，其足迹遍全球，食尽了人间美味。”张大千每走一处，必吃一处。20世纪40年代去敦煌画壁画近3年，漫漫戈壁，亘古荒原，如此艰苦的环境，张大千仍能就地取材，一解馋虫。他在敦煌有一菜谱，菜式包括羊肉汤、糖醋牛排、三鲜蘑菇、酱豆腐、佛脚冰激凌等。蘑菇是从莫高窟四周的野草丛中采摘而来的，佛脚冰激凌所用的冰，则真的是取自佛像脚下。离开敦煌时，张大千特意绘制了一幅野生蘑菇生长地点的“秘密地图”，详细标注了采摘路线和采摘时间，作为礼物赠予当地的朋友。

一代宗师，自然不会轻易出手。张大千后来已极少亲自下厨，将一身的厨艺教给妻子徐雯波。在张大千宴请客人的菜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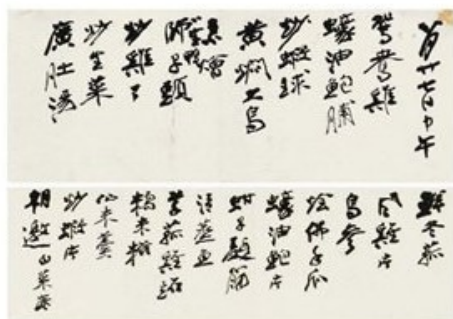
谷口人家 / 张大千



深山访友—张大千

上，不仅会写菜名，还会在每道菜后写上掌勺人的名字，如“雯”便是他的妻子徐雯波，“珂”则是他的儿媳。据说张家的某些烹饪绝活，如发鲍翅的法子，便如武侠小说中的家传武功一样，传媳不传女，以免落入外姓之手。当然，豪爽如张大千，还是免不了会不时向朋友们传授一些绝招。朋友张佛千听说张大千在台湾没有吃到过满意的鹅肝膏，着意烹制了一份，送给张大千品尝。张大千评曰：“嫩是很嫩，味道也很鲜美，但表面不光滑，上不了台面。”张佛千追问方法，张大千教授他一个简单的窍门：在蒸锅盖内加垫几层纱布，用来吸收水蒸气，不要让水蒸气滴到肝膏上便可。张佛千依法重做，果然卖相更佳。

偶尔下厨，张大千也不太动手，指定好食材和分量，由别人操作。唯独油盐酱醋等调味品，必须由他亲自下手。他加调料时从不用勺，用手抓，均匀仔细地撒在菜品上，而且加完之后绝不再尝，直接上席。他的名言是：“抓得准，才是真正的好厨师。”妻子徐雯波过寿时，张大千曾亲自下厨做牛肉面，配面的菜码除了口味各异的4种牛肉，还有一



盘青翠的香菜，一盘红辣椒丝炒绿豆芽，周围一圈摆着8只小碟，盛有盐、胡椒、糖、醋、酱油、辣油、面酱、豆豉8种作料。画家下厨，先不提味道，仅这菜肴的颜色搭配，就已令人食欲大开、垂涎欲滴了。

张大千晚年定居台湾，与张学良、张群成了莫逆之交，时称“三张”。1981年张大千在台北宴请张学良夫妇的食单，张学良拿回去精心装裱成手绢，特在后部留白，次年邀张大千在上而题字留念。张大千在上而画了白菜、萝卜、菠菜，题名“吉光兼美”，并题诗云：“萝菔生儿芥有孙，老夫久已戒腥荤。脏神安坐清虚府，哪许羊猪踏菜园。”这件珍品在1992年美国华盛顿展出的时候轰动了当地的书画界和烹饪界。

如今，张大千宴客的食单作为一件件艺术品广为流传。张大千亲笔撰写的食谱《大千居士学厨》于2001年在台北举行义卖，起标价新台币160万元，最终以新台币1090万元的高价拍出，这即便不是世界上最贵的食谱，也堪称价值连城了。

（丁香清幽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一书）

● 月 庵 瓮之别用



瓮，如今少见了。

昔时，或大或小，一般家中都有一二口。腌渍豆酱、腐乳、

瓜条、咸菜什么的，都派得上用场。酒场储酒需要它，酱油作坊没它也不行。瓮造型朴拙，自有一种美。苏东坡《汲江煎茶》“大瓢贮月归春瓮”句，好到不行！

会想起瓮，都因书。我为了写一篇关于藏书的文章，焦头烂额，翻找许多文章，不意见到如此记载：

余嗜书成癖，贫不能多得。

所能购者又唯恐失之。夏夜读书，桌下置两瓮，插脚瓮中，以避蚊蛇叮咬。

语出《蕉雨书屋书目·序》，作者曹辛，清光绪时的一个书痴，不爱八股时文，独喜算术、收古书，成就不小，是清代一个私家藏书异人——会把陶瓮拿来这样用，即可知，怪物也。

（罗茜摘自《读书》2014年第12期）



丘吉尔

丘吉尔的餐桌政治

◎蔡子强

丘吉尔是一位在战争时期显示卓越才能的政治领袖。“二战”期间，他在纳粹铁蹄踏破大半个欧洲时，凭着勇气和钢铁般的意志，坚定不移地带领英国这个孤岛，拒绝议和，抗争到底，力保欧洲自由和民主的最后火种；在民心最虚怯时，他凭借鼓舞人心的能力，激发出英国百姓的勇气和决心。最后，他带领英国渡过最黑暗、最风雨飘摇的时刻，取得最终胜利。

丘吉尔的信念是，政治家要满腹韬略、老谋深算，而且深具历史视野。他天生是一个外交家，在大英帝国今非昔比、国力萎靡不振时，仍能够运筹帷幄，与美苏等列强合纵连横，与纳粹法西斯周旋，跻身同盟国三巨头之列，与美苏平起平坐。

丘吉尔靠的是其一流的外交手腕，无论何处都可以成为其施展手腕的舞台。这里且谈谈餐桌

这部分。对于丘吉尔来说，餐桌从来都是服务于政治的，是他回馈朋友、拉拢对手、搜集情报的一大重要场所。他曾无数次为“政治饭”做东，这为他建立和改善了很多人际关系，为政途铺平了道路。

先说“回馈”：在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后几天，丘吉尔特地走到诺曼底滩头，探望英国官兵，了解军情，更与名将蒙哥马利在滩头野餐。首相亲临前线，大大鼓舞了官兵士气。

再说“拉拢对手”：丘吉尔早年曾任装备部部长，有次遇上一家军工厂大罢工，他与其中一名罢工代表会面，并建议一起“饮杯茶，吃块饼”，结果，这场劳资纠纷在茶杯里被顺利平息了。

最后说说“收集信息”：Joseph Davies 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有次他路过伦敦，丘吉尔便请他到家中做客。Davies 事后回忆，吃饭期间对方不断问问题，由苏联工业到军队实力，每

样都“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要的都是事实和数据，令他印象深刻。

丘吉尔的饭局之所以能为他屡建奇功，是因为每次都能宾主尽欢。事实上，他是个很好的宴会主人，对宾客十分细心体贴，时刻确保他们不会被冷落怠慢，从餐单、倒酒，到陪客名单，都极花心思，而且他风趣幽默，擅长搞活气氛，宾至如归，笑逐颜开。他擅长讲笑话，妙语连珠，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举个例子，战时物资短缺，食物不会好到哪里，但丘吉尔天花乱坠的口才令晚餐生色不少。丘吉尔的司机回忆，有回他宴请一些军政界人物，晚餐的头盘，只是普通的“牧羊人焗派”，但丘吉尔别开生面地介绍：“盖在彩云般的薯蓉之下的碎肉。”刹那间，大家觉得这个派好像真的好吃了很多。

丘吉尔会为宴会座位安排费心，每次都由他亲自制定。老友艾森豪威尔便曾夸赞他在这方面



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由左至右）

我深吸一口气，登上了起跳台。那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4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现场，与我同台的是世界顶级的7位泳坛高手，其中一位是我的强劲对手埃里克。

我又深吸了一口气，感觉氧气进入非常缓慢，好像我正在用一根麦秆吸气。我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还有罕见的气管狭窄症。医生跟我说，这种情况会使我的肺只能发挥10%的功能，意味着我仅能呼吸到对手1/10的氧气。

我在弗吉尼亚长大，当初第一次跳入池中，仅仅是想超过姐姐。一个寒冷冬日的早晨，12岁的我在池中来回穿梭，突然感觉胸部受压迫，几乎不能呼吸。其他孩子赶紧围了过来：“汤姆，你还好吧？”“还好。”我依旧艰难地呼吸着。我没有告诉父母，心想应该是感冒吧。后来有了第二次，我不得不告诉他们，他们立即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这是因为过敏而引起的哮喘，有很多的过敏物质，包括花粉、灰尘，更糟糕的是还有水池中的氯。“一些孩子长大后，哮喘会自愈。”他给我一个急救的喷雾器，“喘不过气时用这个，还不



汤姆·多兰

1/10呼吸

●〔美〕汤姆·多兰

◎王 鹏译

行的话赶紧联系我。”

我的训练一直出状况，我总是生病。但我仍然坚持训练，最后教练让我去看一位医学专家。“你不仅有过敏性哮喘病，而且会出现运动引发的哮喘。”医生说。药物无法维持我高强度的训练，如果减少运动量，又不可能保持顶尖选手的水平。我非常困

惑：难道我的职业生涯会因为哮喘病而结束吗？

大二那年，游泳队前往夏威夷进行训练。训练时，我的胸部突然发紧，就像被人用皮带勒着一样。我使劲让自己脱离水面，教练在游泳池边递给我喷雾器，我喷了一下，感到头晕目眩。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急救室了，通过一个面罩吸入药物。我必须做出选择，如果总是担心出现差错，将一事无成。第二天，我就回到了泳池，投入新的训练。因为游泳是我的法宝。

我站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起跳台上，出发的信号枪响了，我和埃里克保持领先，并驾齐驱。“没有人能打败我！”我告诉自己。我奋力拍击水面向终点游去，一触到泳池壁，我就看向记分牌：我领先埃里克0.35秒，夺得了金牌！

后来，记者问我：“如果没有哮喘病，你能得多少奖牌？”“也许一块也得不到，”我告诉他，“也许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克服自身的缺点，疾病给了我缺点转化成能量的动力。”

（伯 仲摘自科学出版社《一沙一世界》一书）

心细如尘，并说丘吉尔永远会把自己安排在其右，作为首席上宾。只有一次例外，丘吉尔也事先给他打电话，说因为有一位认识多年的上将老友Smuts同时出席，问他介不介意仅此一次把右边的位子让出，改坐丘吉尔的左边。由此可见，这位主人是多么周到。

丘吉尔是一个“夜猫子”，越晚越精神，晚餐会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因此往往延续至深夜、

凌晨，以至清晨。当其他人已经睡眼惺忪，丘吉尔却神清气爽，也因此最易得其所想。工作人员回忆，通常晚餐从晚上9点开始，10点多吃完，到电影房欣赏一部电影，再闲聊一下，到了子夜一点左右，再回到房间，丘吉尔会说“现在讨论正经事”，再讨论到凌晨三四点。后来拜相的麦克米伦回忆，当年他们就是如此和这位老上司抽烟、饮酒、辩论的。当然少不了的，是听丘

吉尔大发宏论，通宵达旦。

吃饭与办正经事一起进行的习惯，甚至延伸至户外野餐。战时，丘吉尔曾多次与战地将领一起在前线野餐，一起讨论战事进展、战略战术，他认为这样有助于提升士气。在法国诺曼底滩头，在北非战线的黎波里的沙漠等，都能见到他和将领们一起野餐的身影。

（赵红星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42期）



哪一件事不是闲事

●陈蔚文

1

楼下老夫妻中的老太太走了，74岁。在院子里他们总是出双入对，买菜、去公园、走亲戚，一左一右，或一前一后。他们婚龄有五十几年，养育了3个孩子。

就算知道生老病死再平常不过，仍为老先生叹息！楼道里同进同出的一幕随着老太太的辞世就此消失了。

老太太走后，我一次也未在楼道里碰见过老先生，想必他沉浸于悲痛中。几十年来的相携相伴，只余他踽踽独行。

七八天后是国庆假期，一位老友约父亲钓鱼，父亲说刘伯伯也会去——刘伯伯就是楼下那位老先生。

近傍晚父亲才回来，说钓绩还行，不过不如刘伯伯，他钓得

多，还送了几条鲫鱼给父亲。

下楼，路过刘伯伯家。门口有只散发着鱼腥味的篓子，想必今天就是用它载鱼而归的。门上还贴着蓝色挽联：守孝不知红日落，思亲常望白云飞。

有一回，碰到住处附近一个认识的女人。她父亲正住院，她说起父亲的病情，那是一种很罕见的小概率的病，病情正在不可逆的发展中。她忧心忡忡地说，若父亲有天不在了，她真不知怎么办——她和她性格乖张的母亲关系一直不睦，离异住回娘家后，宽厚的父亲是她的精神支柱。

有一晚碰到个认识她的熟人，说起她父亲前两天走了。

没过几天在水果摊碰见她，她正俯身在摊前挑选葡萄，除了那袭短袖黑裙透露出一点与丧事有关的消息，她就像大街上任何

一个神色平静的女人。

那些仔细挑出的葡萄，表明生活又照常如旧了吗？我没叫她，怕惊动一些什么。

后来她再婚搬走了，我总是想起那一幕：她穿着黑裙在水果摊前挑选葡萄。

2

我10岁时，外公离世，被葬到故乡的山上。我和姐姐把他坟上的土和我们各剪下的一撮头发放在一个盒子内，表示外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相互约定，一年内都不准说笑！否则就是对最疼爱我们的外公的不敬。我们相信，只有绝对的悲伤才是对外公最虔诚的怀念。

这是个我们以为容易的约定，怎么可能会难呢，外公一直护佑着我们，我在外公家长大，上小学二年级时回到脾性急躁的父母身旁，一下从无拘束的亮光里坠进暗影，我总盼望周末外公来接我！

但外公走了，胃癌，本来清瘦的他像一张纸片在冬天飞离了人世。

悲伤难道不是件容易的事吗？即使到今天，外公过世已30年，我想起童年往事，想到外公清瘦慈祥的样子，仍会独自失声痛哭一场。

可那时，我和姐姐发现遵守这个约定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对于10岁和12岁的女孩，即使父母急躁、学业乏味透顶，即使有各种让我们的心过早体会沉重甚至刺痛的东西，笑仍不能被完全抹杀！每当违反约定，我们就向那个装着外公坟土的盒子沉重而默默地道歉。没有了外公的世界我们怎么好意思笑出声

来？我们真是太可耻了！

到后来，我们已不再监督对方并以此谴责对方了——我们彼此犯规次数都不少。但那种观念，仍成为顽固的印迹留存在我意识中：死亡像匹黑纱，将人世隔出一块“飞地”，它隶属尘世却又不与尘世毗连。在这块“飞地”内，欢笑、享受、美食、性，都是可耻和不被允许的。

20岁时我参加了一个笔会，有位男作者说起他父亲半个月前过世，我大吃一惊，此前他的表现完全不像一名失父者啊！他谈散文创作、稿费收入，谈同样喜欢写作的妻子，这难道是半月前才失去父亲的人应有的谈兴吗？我一直认为，死亡是如此沉重的灾难，作为家属、幸存者，我们应当永久活在绵延的悼念里寄托哀思。

逐渐发现，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实是纵使悲痛，活着的人们都要一如既往地活下去。曾经，我同学的姐姐，一名大四音乐系学生冬天洗澡时，因一氧化碳中毒走了。我去她家，战战兢兢，我怕面对她父母，我想他们的悲痛就像深井，连通着冰凉荒寂的大海……

一年后，我问起已移居香港的同学“你父母还好吧”，我只是出于礼貌而问，我想的是怎么可能好！一年前他们失去了正当华年、歌声动人的女儿。同学说挺好，他们来香港玩过，不过待不久，他们惦记着牌友，他们现在最大的爱好是隔三岔五约一帮朋友搓上几圈。

我无法将痛失女儿与热衷麻将联系在一起！我那时仍然觉得这对父母的悲痛未免太易平复了。

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实在是种无奈的寄托，不然，怎么办呢？

似乎是种残酷，却也是理智的清醒。是人给自己在危崖铺的一条小路——如果不想从断裂处一闭眼跳坠的话，死亡不能取消垂钓、搓麻将，不能取消夏日的葡萄，死亡不能取消活着的世界里的一切运转与欢娱！它只改变某些当事者的内心，在某些心底从此留下雾霾，或雨水。

世界一切如常。

当失去女儿的父母在桌边码牌，当失去伴侣的老人在塘边垂钓，当失去父亲的女儿在日头下挑选葡萄，谁又能体会他们心上的痛与缺失？有些东西留在了原地，脚步就算凌乱、沉滞，却还要往前，不能停下。

加缪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对母亲的丧事很漠然：“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小说惊世骇俗的开篇，提示主人公非同一般的冷酷无情。有一天，他自己也临近死亡，他想到母亲当时在马朗戈养老院时，“她已经离死亡那么近了，该是感到了解脱，准备把一切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哭她。我也是，我也感到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突然间，你对这个冷酷无情的家伙有了一种理解，理解他那种“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的无所谓，以及有无所谓做精神背景的“一切与我何干”的局外人的漠然劲儿。

文末，即将迎来死亡的他“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后，他“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

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这真令人吃惊！一个无情的家伙居然在将死时体验到爱和幸福！这是什么逻辑？但加缪的高明之处也在于展示一个局外人的复杂感受。他也许并非麻木不仁，这只是洞悉这个世界的真相后的平静和诚实。

相濡以沫，不一定要哭天抢地；情深似海，不一定要同归于尽。日常里，“局外人”的寓言其实早被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就像再粗粝的异物，也得一点点地在体内消化掉，运气好的，异物能结成一颗珍珠。

“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你看得出满街的平静下有多少未曾止歇的暗潮，你看得出在那些平滑下又掩藏多少刻痕？

“世间事了生死/哪一件事不是闲事/我独坐须弥山巅/将万里浮云/一眼看开。”仓央嘉措诗云。但这位传奇的情圣喇嘛64岁离世时是不是会想修改一下诗句呢——独坐须弥山巅，一眼看开，连世间生死，也不过是桩闲事。

假期结束后的次日傍晚，我在楼道内第一次碰上刘伯伯。我和他打了声招呼，他微微颌首表示应答，然后向楼下走去。他瘦了一圈，神色庄严、平静，往常这时候，他常和老伴去公园遛弯。现在，他一个人，也许仍是去公园，楼道里传来他孤独而努力平衡的脚步声。

我听父亲说，刘伯伯去花鸟市场花20块钱买了两支毛笔，准备习字。

（田晶摘自《散文》2014年第12期，黎青图）

伟人们的作息时间表

◎〔美〕Mason Currey

英国《每日邮报》登出了一组历史上不同领域伟人的作息时间表，从莫扎特到弗洛伊德，从贝多芬到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都酷爱散步、抽烟，有自己的怪习惯，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为了工作废寝忘食。







读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故事。纪晓岚是乾隆年间的大才子，《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他记载的这几件发生在北京的旧事，距今已经二百多年了。

一件事是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我不懂墨，不知道这个牌子有多么响亮，想必当时是很出名的。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可是买回去一用，居然是用泥砖做的，染以黑色，还带了一层白霜，彻底把纪晓岚骗了。

另一件事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几支蜡烛，回到寓所怎么也点不着，仔细一看，原来也是用泥做的，外面涂了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有吆喝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下鸭头、鸭脖子、鸭脚和一副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家的奴仆曾以两千钱买了一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一天下雨，他穿着皮靴出门，却光着脚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用乌油高丽纸做的，靴子底则是破棉花黏糊的。

讲了这几个假货的故事之后，纪晓岚又讲了两个更让人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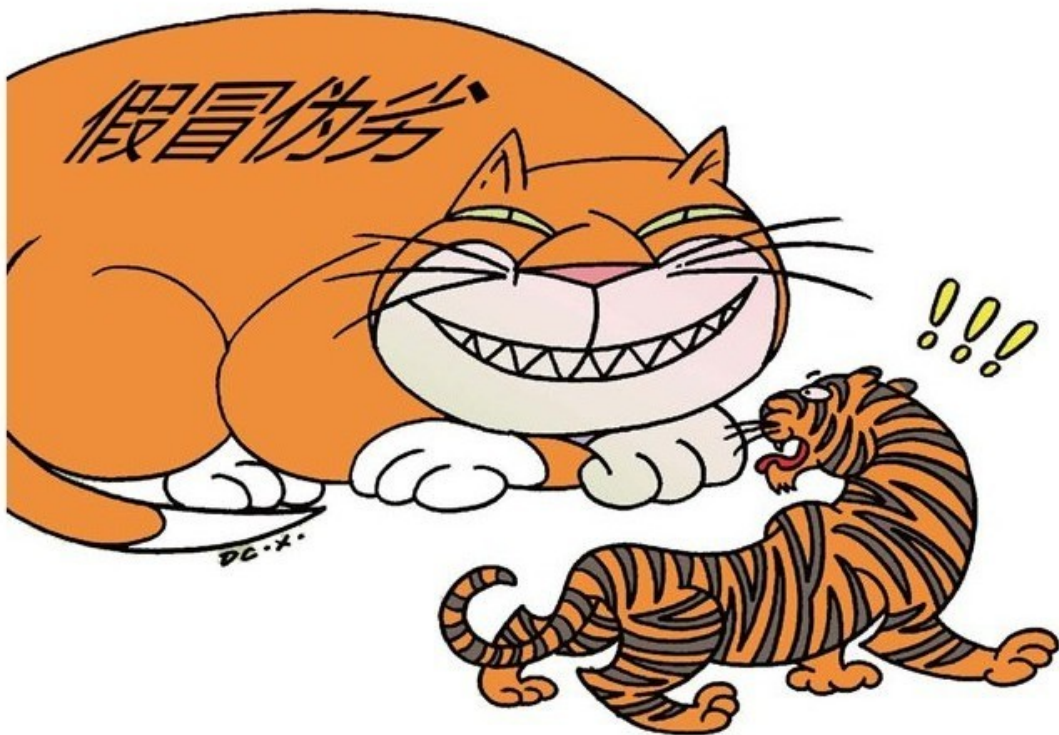
话长，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看《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制造和贩卖假货的历史久远，过去假货的泛滥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不妨在情理之中推测一番。就说那做烤鸭的，肯花如工艺品一般精细的做工，再搭上等鱼上钩的时间和被人识破打一顿的风险，只为赚一只烤鸭的钱，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买卖，当今还有几个人肯做？为了这点小钱尚且有人费心费力地制假贩假，更多更大的机会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这恐怕也是当时生活之艰难和资源之贫乏所决定的，这一点，现在应该是有所改善了。

另外还应该提一下商业方面的“制度安排”。纪晓岚提到的那几件假货，显然都是在地摊买的，当时还没发明百货商场。北京的东安市场，直到“文革”前还类似一个地摊汇集区，并非现代意义的百货商场。西方人发明的百货商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顾客不用花很多时间满世界地寻找他要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相对减少了卖家的等待时间。在百货商场里卖假货，更有“跑得了和尚

谁骗了纪晓岚

● 吴思





南怀瑾



疏不间亲

《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刘表的原配太太死了，大儿子叫刘琦，后娘对他不好，准备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刘琦急死了，就请教他的叔叔刘备，刘备很高明，他说你问我们军师诸葛亮吧。

刘琦就问诸葛亮，诸葛亮听到就不答话，故意岔开，刘琦总讲不上话。后来刘琦就告诉诸葛亮，他说我有本绝版的好书，先生要不要看？我这是译述，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诸葛亮也是喜欢搞学问的，就跟他到楼上，诸葛亮一上去，刘琦就把楼梯抽掉，诸葛亮下不去了。刘琦立刻跪下，先生啊！这个时候一个外人没有，你非教我不可。诸葛亮没有办法，他逃不了。但是，古人说的“疏不间亲”，夫妻吵架，兄弟之间有纷争，第三者绝对不能讲话，讲话是最笨的事。

我有一个经验，年轻的时候很热情，有两夫妻刚刚结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结果两个人吵架，都向我埋怨对方。我想让他们两夫妻讲和，跟男的讲，你不

要听她的，她就是脾气坏，然后告诉女的，我那个同学好讨厌，你不要理他，过一两天就好了。结果到了晚上，两夫妻就和好了，然后说某人讲你坏！那样啊！这样啊！弄得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个道理就是“疏不间亲”。

诸葛亮说，刘公子啊，你何苦逼我呢？疏不间亲，我没有办法。刘琦说，如今只有军师可以救我了。诸葛亮就讲历史上太子申生的事。春秋战国的典故你不知道吗？你向你父亲请求带兵外

调嘛！部队归你掌握，又守了边疆，跟后娘离得远远的，不起冲突。等你父亲一过世，军权在你手里，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诸葛亮只好讲历史故事，刘琦就懂了。

我昨天讲一个同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常常看到年轻人，有人把公司里的事跟他一谈，他出了很多主意，这就是没有受过好的教育的缘故，你又不是那个公司里的职员，不知道内情，又不曾参与过。譬如刚才有人提出来，我们楼上有大法会，方丈亲自主持，很庄严肃穆，但是你晓得吗，昨天夜里，他们为了布置这个会场，到早晨六点钟才睡觉。你没有参与过就不晓得多么辛苦，就不知道内情。所以由这个道理就要推及天下一切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绝对不随便讲话，因为你不懂别人的辛苦，固然你是好意，但这是做人做事的分寸。

（六月的雨摘自东方出版社《列子臆说》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跑不了庙”的麻烦。因此沾新制度的光，如今人们在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里买东西，比当年纪晓岚在地摊上买东西的风险小多了。

如今人们都觉得假货泛滥，恐怕也是被之前的国营商场衬托的，国营商店盈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卖假货，国有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后来忽然放开，假货也忽然冒了出来，大家便觉得假货特别多。另外，假货的标准也比古时候严格多了，古时候没那么多的名牌，假冒的自然也就少了些。不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名牌就难免有冒牌货。譬如“王麻子剪刀店”就有“老王麻子剪刀店”和“真老王麻子剪刀店”及“真真老王麻子剪刀店”

之类的竞争者。李逵碰到过李鬼，孙悟空遇到过六耳猕猴。

说到这里，我想起美国了。在美国，假货并不少见。我在美国街头的许多地摊上见过劳力士表，外观极其漂亮。问价，才二三十美元。我笑道：“假的吧？”对方也笑笑：“你看看价钱呀。”我在美国，街头还遇到过推销瑞士军刀的。在纽约的百货商店里，多功能瑞士军刀卖三十几美元，而街头的年轻人，手里拿着同样的刀，吆喝着只卖三美元。

我猜想，古今中外地摊的营销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赵世英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夏大川图）



下乡养儿记

●郭建光

冯丽丽最早发现女儿的“问题”，是在2007年。

这一年秋天，天天该上小学了。开学的第一个早晨，夫妻俩将女儿送到教室门口，一路上，女儿都高高兴兴。但放学后，她的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妻二人费了半天工夫，大概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女儿不习惯小学“有规矩”的生活。

好说歹说，冯丽丽鼓励女儿连续上了10多天学。但每天早晨起床后，女儿都重复同样的话：“我应该上学，我想上学，可我不敢上学。”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当冯丽丽和女儿敲开教室门时，正在讲课的任课老师一把将天天拽进教室，嘴里嘟囔着说“打断了讲课”。冯丽丽急忙阻止，哭着对老师说：“你不要拽了，我

们不上学了。”随即，她为女儿办理了退学手续，母女俩抱头痛哭。

“我没想到，女儿一下子成了‘问题儿童’。”冯丽丽抽泣道，“从那以后，女儿就经常对我说，妈妈，我好失败。”

冯丽丽发现，女儿自退学后，“症状”加剧，晚上常常做噩梦。到了后来，女儿晚上都不敢睡觉，以致昼夜颠倒。这位母亲还留意到，原本爱说话的女儿变得敏感脆弱，让她做什么事，她总是退缩。

为帮助女儿恢复正常，冯丽丽夫妇开始参加各种关于“问题儿童”的交流活动。走进这个圈子他们才发现，像天天这样对上学有恐惧感的儿童并不少。在次关于儿童教育的交流活动中，天天的爸爸认识了从事儿童教育的老师乔艳坤。乔艳坤在听他讲述完女儿的问题后，给天天开出

了“药方”：到乡下去生活。

二

2009年3月初的一天，以写作和校对为生的爸爸发动起家里的电动三轮车，载着妻子和女儿朝村子出发。

到地方后，天已经黑了，整个村子很安静。他们匆匆收拾了一下就躺下休息。平日的“夜猫子”天天，出乎意料地早早入睡。第二天一大早，天天就催促爸爸妈妈起床，到外面看一看。冯丽丽看着在空地上奔跑的女儿，有种莫名的感慨。

连续几天上午，乔艳坤都出现在这个家。通过观察，她向冯丽丽夫妇提出了第一个方案：让天天做饭，培养生活能力。

“能行吗？”冯丽丽不解。

“没问题！”乔艳坤回答道。

这位长年从事儿童教育的老师有其理论基础：孩子的生活能力越强，自信心就会越强，将来驾驭环境的能力也就越强。而做饭，是培养生活能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自然，这个方案遭到天天的反对。其后一连几天，乔艳坤中午帮着冯丽丽做饭时，都会叫天天帮忙。天天不答应，她也不坚持，就做一些能引起天天兴趣的事情。一次做西红柿鸡蛋面，乔艳坤直接问天天：“你要洗西红柿还是要打鸡蛋？”天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打鸡蛋。

此后几天，乔艳坤又鼓励天天独自去菜市场买菜、买豆腐。她还鼓励天天动手包包子。当房东大妈对天天包的包子赞不绝口时，天天做饭的兴趣更浓了。

“那时候，天天经常说，妈妈我会做这个了，我会做那个



了。我觉得，她的自信心回来了。”冯丽丽回忆。

乔艳坤告诉冯丽丽：“孩子的自信不是夸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孩子通过自己的感受来思考，做出决定，去行动，最后得到结果。有了这样一次次的过程，自信就会慢慢生长出来。”

三

房东大妈买了兔子，送给天天两只，她就开始每天喂兔子，后来还养了小鸡和小鸭。在照顾这些小动物的过程中，冯丽丽发现女儿发生了很大变化，天天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外界的事物漠不关心，对待自己也不像以前那样“冲”了。每天中午天天都会主动问妈妈想吃什么饭，妈妈吩咐后，她就自己准备食材，给妈妈做饭。几个月内，冯丽丽几乎每天中午都能吃到8岁女儿做的饭。

一天散步的时候，天天看到羊群，就缠着爸爸妈妈给她买一只小羊。在征得乔艳坤同意后，天天拥有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只小羊。天天给它起名“小山”。在放羊的过程中，天天对各种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央求爸爸进城的时候给她买一本关于野生植物的书。让冯丽丽想不到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女儿就读完了这本书。每次冯丽丽和女儿一块儿出门的时候，女儿总能给她讲出各种野生植物的名字。有一次，女儿甚至给冯丽丽采了很多野花，让她泡水喝，说这是从书中学到的知识。

冯丽丽和乔艳坤说起女儿的各种变化，感慨不已。乔艳坤向她解释道：“你以前的方向错了，教育的本质是引导，每个孩

子都有内在的、天赋的、智慧的生命力，所以成年人要做的不是塑造孩子，而是帮助他们成为自己。”

四

一家人刚搬到乡下的时候，女儿要出门，冯丽丽总是不放心地跟在后而，看着女儿玩。女儿也习惯了这种依赖，出门时总叫上妈妈陪伴。

“这种状况非常不好，影响孩子的独立能力。”乔艳坤几次和冯丽丽说。

冯丽丽也认同乔老师的说法，但她还是放心不下。

从14岁开始，冯丽丽就是这么焦虑。那年，她父亲所在的水泥厂发生爆炸，父亲在爆炸中遇难。姐姐接了父亲的班后，母亲不放心姐姐路上的安全；妹妹经常玩到天黑也不回家，母亲就和几个孩子一块儿找。

母亲的这种焦虑，延续到冯丽丽身上。女儿天天从小体弱多病，跑遍了北京“所有有儿科的医院”，冯丽丽常焦虑、抱怨。

乔艳坤观察到，冯丽丽又将焦虑的情绪传染给了天天。因此，她在引导天天的同时，也开始引导冯丽丽夫妇。

邻居家的小男孩，年龄和天天差不多。两个孩子一会儿玩，一会儿闹别扭。

“放心吧，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他们有处理问题的能力，一定会处理好。”乔艳坤开导冯丽丽。

对此，冯丽丽始终不相信。直到有一天，女儿告诉她：“妈妈，以前我不会跟小朋友打交道，跟谁都玩不好。我现在可有办法了，我想让东东跟我好，我

就对他好，有什么事我都帮他，向着他，他就把我当朋友了。”

冯丽丽听女儿这么说，松了一口气。

一天，天天端粥时不慎烫到了脚，冯丽丽流着泪处理了天天的烫伤。乔艳坤目睹了全过程。事后，她告诉这位妈妈：“那个时刻，你是在爱童年未得到爱的自己，而不是孩子。”

果然，冯丽丽在儿时遇到过同样的事情，母亲在她烫伤后，对她严加斥责。

“天天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的人格缺陷。”冯丽丽终于明白了，天天之所以软弱无力，和自己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才让女儿越来越脆弱。

短短几个月，8岁的天天学会了诸多本领。

她会养各种小动物，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她学会了辨别植物，凡是在乡下那块土地上出现的植物，她几乎都能叫出名，甚至还能说出其功效；她学会了交朋友，在村里有了几个好朋友；她也学会了种蔬菜、垒墙；她还会包包子、包饺子，甚至做鱼和红烧肉……

冯丽丽逐渐明白乔艳坤和她说过的：“天天本来就是棵小树，是你们两棵大树使劲给她遮风雨，同时也遮住了阳光，她才没有长壮。父母让出了空间，孩子才开始自己成长。”

突然有一天，天天对妈妈说：“我要上学，要和小朋友一起读书、一起玩。”

“天天不再害怕上学了。”冯丽丽笑了。

为此，一家三口搬到北京郊外昌平区另一处乡下。在那里，

一言释厄运

●王雨萌

几年前，一个在伊拉克被绑架的澳洲人，被政府费尽周折解救回国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多么可怕，感谢被救”，也不是“多么幸运，劫后余生”，而是问：“橄榄球比赛，哪个队赢了？”

几年前，塔斯马尼亚州的矿难被炒得沸沸扬扬。经过抢救，被埋在矿井里的矿工安然无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矿工们一出矿井便被电视台买断，每人身价500万澳币。被埋的日子可不是好过的，生死一线间，当上面用先进的仪器和他们通话，问他们需要什么时，其中一人还能开玩笑说：“我要有招聘广告的报纸，因为我已经失业，出去后就没有工作了。”

其实，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生活本身都是不容易的。澳洲森林火灾连续不断，据说直升机救火的费用就像100块100块地往下撒钱，仍避免不了许多房屋被烧毁。当房屋被烧毁后，人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想象的场景应该是房主坐在废墟上号啕大哭，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在废墟上插一面澳洲国旗，几个邻居竟然聚在废墟上开派对，庆祝劫后余生，因为生命比物质重要得多。

我的一个北京朋友，他在中国是医生，来到澳洲读医学院，好不容易等到要考行医执照了，却突然半身瘫痪，只能靠轮椅行走，没有人能诊断出病因。他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也非常乐观，他们经常会做一桌子的美味，让我们过去吃，有说有笑的。我每次去都觉得不是我能帮他们什么，而是

他们在帮我。母子俩还经常开车去旅游、侍弄花园、弹琴，老太太每周都会买一张彩票，说等着发大财。2012年春节，我请他们到我家过节，谁知他们却告诉我不行，他们要去市中心公园听免费露天音乐会。等他们听完音乐会再到我家时，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当他拉着双拐进屋时，我心里充满了敬佩。

（兰悦摘自《扬子晚报》2014年12月2日，Getty Images供图）



天天在一所特色儿童教育学校读了3年。又有一天，天天提出要求：“我要上普通小学。”

“不怕考砸？”冯丽丽问。

“我不怕。”女儿回答说。

随后，夫妻二人就开始给女儿找学校，一所挨一所参加插班考试。前几次，天天的成绩都不理想，未能达到学校的要求。几次考试失败后，冯丽丽发现女儿更加用功了。即使在公共汽车上、地铁上，女儿也一直捧着普通小学的教材看。春节期间，她发现女儿几乎没出去玩过。

“这应该都是那段乡下生活，以及乔老师给她的力量。”

冯丽丽感慨道。在乡下的那段日子里，冯丽丽曾担心乔老师对女儿的一再加压会挫伤女儿的自信心。

“我知道你们平时对天天说话很温和，非常照顾她的自尊心。但是为什么天天没有力量，什么都怕呢？”乔艳坤说，“因为真实的社会不是这样。老师会批评她、惩罚她，小朋友会欺负她、嘲笑她。我给天天展示社会最真实的一面，让她学会面对，反而给了她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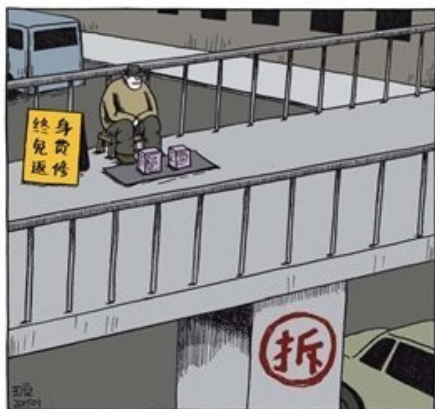
终于，天天考取了一所公立小学，正式成为一名五年级学生。两个月后，天天竞选当上班长，并成为大队长。这样的结

果，让冯丽丽非常满意。

今年小升初之前，天天的另一个决定又让冯丽丽大吃一惊：她要参加择校考试。“我是插班生，可我不比别人差。”天天说。她所在的小学，300多名毕业生中，有60名选择参加择校考试。最后，她顺利通过北京朝阳区一所重点初中的考试。此前的择校考试，天天也失利过，但她兴奋地对妈妈说：“妈妈，我都参加过神秘的考试了！”

冯丽丽发现，女儿已经成长为一个充满力量的孩子。

（若子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26日，本刊有删节，喻梁图）



被售后服务打败

● 苇杭

在这个时代，我们通常不是被产品打败的，而是被售后服务打败的。

女儿买了一个多肉植物小花园。很普通的一个小花园，却因为有特别的售后服务，变得不一样起来。老板声称如果你外出的时间比较长，可以免费寄养；如果你是生手不幸把它养蔫了，可以把它送来，直到状态好转你再拿走。

而事实上，你真的会为一个小花园不辞辛苦跑去申请寄养吗？如果你真的养得不好，你还会带着这盆植物求医问药吗？我觉得八成不会。店里给你的，只是一种权利，当时你是愿意为这种权利埋单的，至于会不会使用，那是另一回事。再回到当时，如果这个产品没有这种延伸服务，你也未必会爽快买下。

想起几年前自己买的一只锅。

这只锅长相一般，最大的特

点就是厚重皮实。如果不是看现场销售人员手脚利落地用它做了个蛋糕，如果不是了解到它贴心的售后服务，我一定不会把它买回家。商场里的销售人员说，这是一款可享受终身服务的锅，你想吃什么菜，只要打售后服务电话，就有人负责上门“手把手”地教你，对厨房缺乏想象力的我立刻动了心。

买回家后，我确实申请过售后服务。

专程赶来的“售后”提议：“我给你做花生糖吧。”她把燃气灶打开，把火力调到最小，开始准备材料。因为那口锅受热极慢，所以她在厨房有条不紊地工作着：用刀把花生米压碎，轻轻地放在锅里干烤，几分钟后把烤好的花生米取出；然后开始熬糖，白色的砂糖在银色的锅里一会儿就变成了细腻的金黄色糖浆；接着再把烤好的花生米与糖融合，放在菜板上冷却；最后用冷水冲过的刀把花生糖切成方块。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养眼极了，我当即体会到了这只锅的后续价值。

后来我又约过一次水煮鱼。接线生回答：“一会儿会有‘售后’给你电话，通知你需要准备



的材料。”流程没有什么误差，很快就接到电话，还是同一个“售后”，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一份水煮鱼。

闺蜜惊呼：“这不等于你们家厨子吗？想吃什么就叫她来！”

你当然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叫她来，你的厨艺也不会因此突飞猛进。

好吧，你一定又猜到我要说什么，这是一只售后服务很牛、实质上乏善可陈的锅。在这个事件里，锅已经不再是主角，甚至我根本没有买锅的计划，只是逛街去了，然后买了一只锅回来。如何让一只锅体现出特别的价值，关键在于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气质。这只锅被赋予了特别的“售后”，以至于你觉得有了它就可以改变你的厨房。

后来有一次和闺蜜一起逛鼓楼，我们看中一把夏威夷四弦琴，问题是都不会弹。老板说：“如果你花800元把这把琴买走，5个月之内随便来我这儿学，天天来都可以。”我们又看到了这把琴诱人的“售后”。

“那这把琴单卖多少钱？”

老板倒也十分干脆：“260元。”

在要不要“售后”的问题上，我们又犯难了：不要“售后”，我们买了琴干吗，难道要自学吗？可如果要了“售后”，我们到底能花多少时间去店里学琴？结局会不会变成这样：我们多花了3倍的钱，只是买了一把闲置的琴回来？

（极品咖啡摘自《企业家日报》2014年12月24日，王原图）

武功秘籍

我不慎跌下山坡，醒来后发现身边不远处的杂草丛中躺着一本破旧的秘籍，借助昏暗的月光隐隐约约可见“九阳”二字。我顿时心中一喜，凑近一看，原来是九阳豆浆机使用说明书。

炫耀

怎样把情侣恩爱、土豪炫富、学霸秀成绩放到一起说？

答：我这次考试才考了118分，我媳妇满分120分，唉，又输给她一部iPhone6 plus。

意思

国王临终前把五个儿子叫到床前，给每人一支箭，命令他们折断。他们把箭轻易地折断了，国王又命令他们把一束箭折断。他们拼尽全力也没有成功，他们说：“父王是想告诉我们要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吗？”国王大怒，用尽最后一口气说：“我是想告诉你们，折箭要整齐，不要长短不一。”国王卒，处女座。

“证”能量

妹妹的男朋友来提亲，老妈嫌他的长相一般，不答应，只见他掏出一堆证：房产证、行驶证、健康证、名校毕业证等等，老妈当场就同意了，然后转头对我说：“看，这就是‘证’能量。”

减肥

一哥们儿让她女朋友减肥。女朋友说：“我感觉身体里面住了四个人。”哥们疑惑地问：“什么意思？哪四个人？”她说：“他们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



和尚。每一天唐僧都说，我要吃素。猪八戒说，我要吃饭。孙悟空说，我要吃水果。沙和尚说，师父，大师兄、二师兄说得都对啊！”

强迫症

手指骨折今天去挂骨科，医生问：“手指怎么断的？”

我说：“我有强迫症。”

医生愣了一下，说：“你手指断了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

我说：“十个手指九个都响，就它不响。”

装什么

今天中午饭店里人特别多，一对年轻情侣实在找不到地方了，就和我们拼桌，坐在我对面。说实话那女的长得真挺漂亮，我就多看了两眼，结果被那个男的发现了，他啪嚓一下往桌子上放了一个大众的车钥匙想吓我，我往外一看，辉腾……

我啪嚓往桌子上放了个玛莎拉蒂的车钥匙，啪嚓，啪嚓，啪嚓，布加迪、劳斯莱斯、卡宴，好几个车钥匙我都摔桌子上了，那男的领着女的灰溜溜地走了。

真是的，你跟我一个修车的装什么装！

快递

刚吃饭的时候，我妈突然抬头跟我说：“我今天帮你拿了块地。”我就知道自己其实是隐形“富二代”，之前的贫困都是为了磨砺我，如今时机终于成熟了。我强忍着内心的激动，用尽量平和又不经意的语气回答：“哦，哪里的？”“××快递，还要我自己下楼去取。”

出乎意料

上高中时一次考试，我和闺蜜被分到同一考场且前后桌，快到交卷时我的卷子还是一片空白。正焦急中，后面闺蜜塞给我一张纸条，我那个激动啊，各种紧张、各种隐藏，最后终于颤抖着打开，上面赫然写着：中午吃什么？

妙答

问：为什么古龙小说中的人物爱以数字命名，尤以奇数为甚？如：胜三、龙五、杜七、朱七七、萧十一郎、燕十三、彭十三豆。

答：可能想给人一种很难除的感觉。

选择

给你以下几样，你会选择哪个：A.一张漂亮的脸蛋；B.花不完的钱；C.每次考试都能满分；D.以上全部。

选择A，说明你丑；选择B，说明你穷；选择C，说明你笨；选择D，说明你又丑又穷又笨。

（李江、汪杰、余娟等摘）



先救那一位 [意大利] 奥利格诺



您的钱掉了 [阿塞拜疆] 加弗里

(果子供稿)

金钱魔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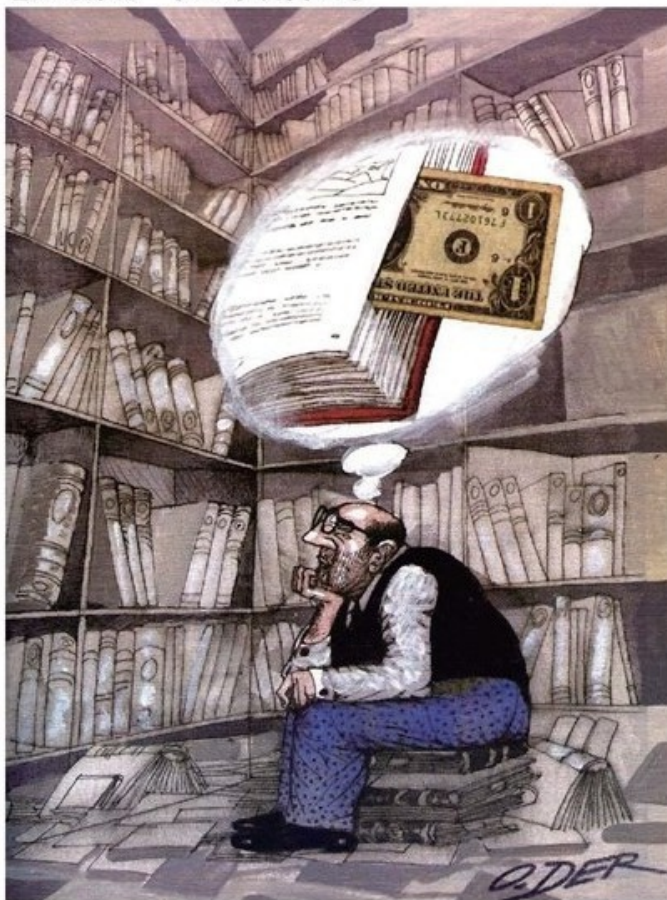
富人的游戏 [巴西] 阿莫里姆



“晚节”不保 [希腊] 帕诺斯



金钱迷城 [罗马尼亚] 西奥苏



钞票夹在哪本书里了 [加拿大] 奥列格



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陆 铭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向往宁静、悠远、离群索居，另一种喜欢热闹、多样性、在人群中扎堆。前一种人，好比中国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一种人，不用举例子，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此类。

在一个国家里，多少人生活在城市，多少人生活在大城市，本质上取决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人的多少，这首先与性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职业。在农业社会，就算农民想住到城市里，也不可能每天在农田和酒肆之间来回奔波，城里没法就业。而到了现代社会，即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已经超过90%。在现代经济社会，越是富有的国家，知识（包括技术、信息和创意）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社会交往来传播知识。同时，也从社会交往中获得知识，从而更好地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换句话说，从前，生性再喜欢热闹的农民，都不得不居住在农村与土地为伴；现在，性格再内向的教授，也必须在最低限度上与人交流。

人的另一个天性，是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而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其中的道理在于，在一个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者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无需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也足够多。这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而专业化程度又反过来提升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质。

让我们来想想，什么是高房价？什么是城市病？给定土地和住房的数量，给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房价和城市病就是消费者获得大城市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除了直接在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时付的钱以外，人们还因为支付了大城市更高的房价，获得了接近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地理位



置。

在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因为四通八达，是生活最为丰富的地段，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一定要抢占市中心的位置，挤出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间来回奔波，本身也是为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付出的代价。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买更贵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选什么样的生活，由自己决定。

大量的企业在大城市扎堆，特别是集聚在中心城区，是为了交流的便利。那么，有没有可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面的需求减少了？比如说，人们可以在家办公，通过远程通信方式与同事和客户打交道。人们要与朋友交流，可以打电话、发微信。但实际情况是，线下和线上的交流，两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补”的。比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见过面的朋友，刚开始会与一个人通过微信交流，接下来就是面对面的讨论更有效率。

线上交流实际上会催生更多线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术只是节省了与某个特定朋友见面的次数，



却可能催生了与更多人见面的需要。更不用说，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费模式多元化，其中越来越多的比重是网络满足不了的，包括听音乐会、看演唱会和画展，包括所有体验经济，即使和朋友喝咖啡这样的消费也只有在特定的咖啡馆环境中进行。

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趋势是，“消费型城市”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成为其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新增加的消费更加需要见面和体验。你将更多地去看法剧和电影，减少在家里看电视和碟片的时间。你也会更多地出席化装舞会、去健身房，更少在家里和朋友在网上聊天。如果我说是错的，那么，你就不会看到那么多人愿意花很多的钱，在下班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商学院去上课，而不是在网上看教授的视频。如果我说是错的，你也就不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迁，并且还要花很贵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

在不久前我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加拿大的学者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过程会终止。且不说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刚刚超过50%的阶段，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水平达到80%，人们仍然不断地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多伦多，仍然在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只需看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了。越是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越高。

因此，不要以为，在北京和上海现在出现的搬离市中心的趋势是长久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条件，通过住得远些，从而住得大一点，这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但这种搬离大城市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美国终结了。而在东京，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开始出现人们重新搬回中心城区的趋势。其中的道理还是前面说过的，人们越来越需要住在市中心，以获取知识、信息和技术。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公共政策吧。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城市扩张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拥挤和污染。但是人们往往看不到，在大城市所承受的拥挤和污染，恰恰是人们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付出的代价。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先说

“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之后才说“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个次序的先后是有含义的，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去逆转这些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最多只能是在短期内作为应急措施。即便这样的应急性的控制人口政策，也只能适度缓解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不可能让特大城市的人口负增长。更不应该通过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来增加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成本。从长远来看，正确的政策只能是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不断地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不妨碍城市发展的情况下，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而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的背景下，这样的投资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回报的投资。

当然，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这件事上，中国并不孤单。看看印度吧，这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也采取措施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把政府所能控制的产业往中小城市搬。结果呢？大城市还是在发展，只是他们的大城市发展的大多是信息技术等产业，这些产业吸纳农村移民的能力不强。结果就是，印度成为“两个印度”，城市并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就业的功能，而落后的农村没有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它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可见，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没什么国际经验，即使有，也来自屈指可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说多了全是眼泪。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简·雅各布斯写下《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她的批判对象就是当时追求低密度的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历史证明，简是对的，美国城市正在为低密度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也驱动人们重返高密度且更有活力的大城市。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背后只是两个大字“人性”。陶渊明曾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千百年来最好的诗，现代人不妨做这样的解读，偶尔厌倦了大城市的生活，那就去用内心的安宁来治疗，“心远”即可，而未必是归隐山林，更不是把城市建得像农村一样。

总之，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怕孤独。

（海 蓉摘自《东方早报》2014年12月9日，王 青图）

严文华



兰萨姆的告别

兰萨姆是一个从小在德国长大的中国移民第二代，他来中国做交换生。如果他只是站在你面前，你很难发现他和中国人不一样，因为他有一张中国人的脸。但他一开口一做事，你马上就会发现他的思维方式、做事方式和中国人不同。

比如和他一起过马路，他不但绝对不会闯红灯，而且即使绿灯亮了，他也会转动脖子左看右看，确认5米之内没有车，才会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刚到上海时，也是看到绿灯就过马路，结果有一辆右转的车急刹在他身边，司机指着他的鼻尖指责他没长眼睛。他本来就惊魂未定，再被人这样指责，从此对过马路便有了创伤性记忆。他过马路要比别人慢好几拍，而且经常被后面的人撞上。他为此非常苦恼，说：“为什么你们都那么有技巧，走在拥挤的街头彼此不发生肢体接触？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技巧？”他对肢体接触非常敏感，被别人一撞，他会立即停下来说“对不起”，但往往他的“对不起”找不到接收者。“他们为什么不在我说‘对不起’时稍微停留一下？他们为什么不向我说‘对不起’？毕竟是他们撞了我。”他不解而气愤地说。

兰萨姆来中国之前从没唱过卡拉OK，来到中国后很快喜欢上这种娱乐方式。他的同学们发现他有天籁般的声音，而且能声情并茂地用多种语言演唱多国情歌。后来校园歌手大赛，有人推荐了他。开始时他兴致勃勃，不仅增加了排练时间，而且在排练时主动和其他歌手交流。但有些歌手并不愿意和他交流，尤其当他询问别人的参赛曲目等信息

时。有热心人悄悄告诉他这些都是敏感信息，最好不要打听，他惊讶万分地问：“活动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热爱唱歌的人聚集起来吗？我们相互交流会进步得更快啊！”初赛时，他表现不俗，但比赛后期他却萎靡不振，他的热情好像被抽空了。朋友们问他原因，他说：“比赛那天评委们给我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然后给了我一个平均分，但没有人告诉我哪里唱得好，哪里唱得不好。在宣布结果之前，主持人还要我们拉选票，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强调自己一定会赢。我很不喜欢这种竞争方式，参加这个活动只是因为兴趣。”他最终放弃了进入决赛的机会。

过了一阵，兰萨姆来向我告别，说他要回德国。我有些惊

讶，因为之前他一直在回德国还是留在中国之间犹豫。他常感叹中国带给他的新奇，我以为他更倾向于留在中国。他说：“中国确实非常吸引我，它在文化和物产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确实是德国没办法比的。但我是在德国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我在某些方面无法适应中国。中国太快了，中国人太想赢了。”他提到了过马路的经历：“在德国，行人过马路时自然会看红绿灯，但更多的时候，是司机看到有人过马路主动停车让行人先过，我以为这是每一个行人的权利。但来到中国，我才知道德国的行人是多么幸运。德国人信奉的是谁慢谁拥有更多的权利，所以司机要给行人让路。而在中国，谁快谁拥有更多的权利。没有人愿意慢一点，没有人考虑别人的感受。”



● 阅读， 马家辉 惜生



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选择以自我了结的方式离开人间。短短的时间内，青春在空气里化为乌有，从高处跃下，沉重地坠落，最悲痛地坠落，同时压碎了不知多少人的心。

空气里有血腥，有绝望，有长长的叹息。

开车经过城市大学的路段，忽想起，如果在做出如此鲁莽的决定前，有人有机会跟他们谈，甚至有机会让他们读几页书，不知道事情的结局是否会改变？譬如说，杏林子编辑的《为什么我没有自杀》。

那是十几年前的旧书了，书是旧的，文章却不过时，因为作者们所经历的生命挫败必是一代连一代、一年连一年、一天连一天，以至一秒连一秒地为太多太多的人所遭遇，而希望作者们于挫败里坚忍挺进的勇敢经验亦能在每一代、每一年、每一天、每一秒里辗转流传，别为物伤，别沦城殇。

杏林子是台湾作家，出生于1942年，逝世于2009年。12岁患病，自此不良于行，成为“残疾人”，但她自学成才，写作、传教、做电台广播，用写与说鼓励世人。数十年里，她曾把无数

的年轻灵魂从绝望中扶起，让她的听众和读者重拾勇气，在人生路上坚持前行。

《为什么我没有自杀》一书收录了20多篇短文，作者来自四面八方，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皆有过结束生命的想法，幸皆因某些微细的、突然的理由而挺住。譬如说，望见子女的一个微笑；譬如说，听见长辈的一句鼓励；譬如说，深夜里跟朋友聊了一通电话；譬如说，给自己机会多活一天，而到了明晨睡起，望见窗外阳光，听闻街上人声，现实困扰不一定消减，可是自信心增加了，亦多了乐观和盼望，有了积极的意志，愿意解决问题、面对现实，拒绝以死亡来逃避……

再譬如说，阅读。其中一位

女作家，从小成绩优异，升上高中，自我要求高，压力大，时刻念及自杀。但某天逛书局看见一本《叫太阳起床的人》，作者在考场情场皆失意，却坚持用“乌龟哲学”追求成功，终脱困境，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行到水穷处，自有云起，女作家说：“这本书就这么成了我的救命恩人，在人生旅途中或许风和日丽令人依恋，但是细雨纷飞也别有景致，就看旅人是用什么心境去欣赏。”

阅读，可以是为了考试，为了娱乐，但亦可以是为了生命。翻页，惜生，在书页里你将领悟，生命总值无限依恋。在绝望里看书，常可得见光明。

（高原摘自《深圳商报》2014年11月28日，丰子恺图）

他还提到了中国人好胜的竞争思维。他说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和中国这种竞争观念格格不入。他曾观摩过中国一所小学的运动，看到小朋友们大呼小叫地给本班的运动员加油、一定要赢其他运动员时，他非常惊讶。德国小学的运动会更注重学生的参与、趣味性和锻炼身体，与其

说是运动会，不如说是身体素质的检测。虽然也有人发令，也有人喊加油，也有裁判在终点计时，但每个人都不是和别人比，而是和自己比。他看到一些中国同学对竞技类游戏和活动那么上瘾，玩起来一定要赢对方，他完全不能理解，在他看来，这样玩还有什么乐趣？

兰萨姆最后说：“可能是我的名字注定我无法在中国定居，因为我的名字Langsam在德文中是‘慢’的意思。中国现在太崇尚快了，我只能和它告别。我不知道当我年老时再来中国，中国是否能够适合我这样的人？”

（许成君摘自《大学生》2014年第12期，辛刚图）

4月21日 星期四

26年了，每到这一天，我总觉得冷。

这来自心底来自骨髓的寒意，是26年前，我第一次迎面遇见死亡时，他留给我的。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龙华火葬场的门口。

爸爸死了。终于还是死了。

这就是结果。我终于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前一天晚上，当我听到爸爸的死讯时，我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解开了。我没有哭，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10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尽管听过那么多的死亡，有过那么多的准备，但当死亡真正降临在自己的身边，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总会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口信请人带回。我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我们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11点多了，妈妈才回来。表情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该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



潘虹独语

◎潘虹

外靠靠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

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子，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

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

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看她最后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和爸爸划清界限。

她回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

“好的，妈，我去，你别哭

了。”我回答得那么冷静，连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叫醒了我。

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套炸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镶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30元钱，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然后，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成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结果的孩子。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让我过去。

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

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就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

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爸爸的一只脚光着。

我说带了。



“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

我点点头。

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是一种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

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

那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

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一边走，一边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父亲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

于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捧着父亲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两夜，为的是要替母亲送父亲回他的老家。

4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有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

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老家。

北方的4月，一切都是冰冷的。松花江是冰冷的，哈尔滨是冰冷的，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的。

我一直觉得人的一生其实就在考虑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附在这两大主题上的。尤其是生和死，它们的来与去，都由不得我。



们。我们只能主宰生和死之间的那短短的一段时光，活着，就活好它。可是，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5月8日 星期日

妈妈，今天这篇日记是写给你的。

今天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国外，是传统意义上的母亲节。

赛陪我去给你挑的礼物是一个纯金的小挂件，一条金色的小狗。狗，是你的属相，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希望在我远离你的日子里，你能平安、健康、快乐。

只是除了礼物，我还想给你

写点什么。

我总是忙，很少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和你从容地聊聊。所以今天就写几句，也算是一种交流。不过写了，又不会给你看。只是让我心安罢了。

记得当年我因演《人到中年》而荣获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时，有记者采访我，要我谈感想。我当时就说：“我认真地做一切，仅仅是为了我的母亲，只要她能为我的成功感到自豪，我的人生就足以自慰。”

这不是冠冕堂皇的空话，这是我一生的心愿。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妈妈很不容易。父亲被划成右派后，他几乎就不能再回我们这个家了。后来，他又过早地走了。是你顽强地独自撑起这个破碎的家，把我和妹妹养育成人。

你也从没想过要向谁去诉苦。你无怨无悔，因为你的信条就是“为他人活着”。你们那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和陆文婷是很相似的，我一直对人说陆文婷身上有很多我母亲的影子，我演她其实是在演一个很熟悉的人，所以我演好了。

事实如此。

妈妈，我爱你，也深深地理解你，所以我特别不敢也不想让你失望。

还记得那次，我不小心把一根手指卡进下水道别断的事吗？那年我7岁，读小学一年级。事情发生后，我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哭着去找妈妈，而是用衣服把手指一裹，就一个人跑去医院挂急诊。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幸亏碰上了邻家大妈借了五毛钱给我。晚上，你回来看到的是我高举着的缠着纱布的手，和半条被



鲜血染红的衣袖。

我从不让你为我承担过程，只让你看到结果。

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失去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母女之间的亲密。

我一直是人小主意大。因为在家里我是大姐，就总爱把照顾妹妹当作自己的职责，从小就养成了凡事自己拿主意的习惯，对你的吩咐，有时就不那么恭顺。

记得外婆临终的时候说，我这样的孩子是不能靠压服的方式管教的，她让你不要和我硬顶。外婆是最了解她的女儿和她的外孙女的，她知道我们俩个性都强，都是有自己想法的人，谁也不那么就容易听从了谁。

妈妈，你是个典型的知识女性，有头脑，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我也是。

随着我长大成熟，我们之间相互的依赖少了，相互的碰撞多了。所以我们彼此更像是朋友，那种可以相互砥砺着往前走的朋友。

正因为这样，我总觉得，我要做的，不是让你在每一件事上对我感到满意，而是每天都能给你一份喜悦、一份信心，让你能为我走过的每一步骄傲。

其实，你是个很宽容的人。

你从没要求过我一定要怎么样。我长这么大，你从没有打过我，一次也没有。你对我不是没有期望，但你不刻意。

因为不刻意要我成功，所以当我真的成功了，你也就不那么在意。

《股疯》在圈内圈外反响都很大，可你看了我演的范莉对我说：“你不要在外面奇头怪脑的，你以为这样很神气呀？”

你三天没理我。

你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我知道，可这是我必须要做的转变。至少在当时看来，而对那样的电影现状、那样的观众欣赏口味，那是我唯一可能向前走一步，突破僵局，做出一点成绩的选择。我又何尝不是背水一战，破釜沉舟。

可我不同你争，是不想说，也是不愿强化这种不被欣赏的感觉。

那天和赛说到了这事，情绪激动起来，心情却在刹那间黯淡下去。我猛然醒悟，我淡化这件事，是想不在乎你的想法，可其实我在乎，非常在乎。毕竟，我



做的所有的一切，都蕴含着对你深深的爱。

赛安慰我，说妈妈其实什么都知道。他说每次我去领奖，只要有电视转播，你必守在电视机前收看。虽然你没有什么欣喜的表情，但你不止一次地对他说：“容儿真的很不容易，她为她得到的付出了太多。”

我的朋友们总是说你好。每回都是这样，本来是来看我的朋友，只要被你接待过一回，再来都变成来看你的了。连赛都会在长途电话里跟你讲好久——国际长途！

他们喜欢你，因为你和善、开明、通情达理。你总是为他人着想，甚至在父亲这件事上，对当年伤害过他的人，你也总说人家有人家的难处，那种形势下也是不得已。

你乐天，不记仇，所以赛说你是个“快乐的小顽童”“一个可以去拥抱的老太太”。

可赛不是你的儿子，他没有这份必须对你有所交代的压力，他无法和我有同样的心情。我是你的长女，我总渴望自己做到的能比你所期待的更多、更好。

妈妈，为了能让你以我为荣、为我自豪，也为了我自己那颗骄傲的心，这一场人生的战役，我打得好苦。

赛进来问我有没有给你过生日的打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过，还要过得特别。

赛说，这样的话，那天他打算把他的母亲也从香港接来。这个主意不错，他母亲80多岁了，也是个非常好的人，我相信妈妈和她会相互喜欢的。

（王 维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潘虹独语》一书）

《等着我》仅录了三回，我就知道，在这个节目中，不是我付出了，而是我得到了。

就说说她吧，白化病女孩，她一上台就把我震住了。

她说：“我走在大街上，回头率比你们名人高，有一个男孩为了看我，头都撞到树上了。”她一米四几的个子，顿时就在你面前高大起来了。

她说，她清楚地记得父亲是怎样抛弃她的。那时她已经7岁了，聪明的她知道自己生下来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也隐隐地感觉到父母对她和两个健康的姐姐是多么不同。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心里就害怕家人不要她，因为她除了长相另类，还闯过两次大祸：一是她和小朋友合伙把村里的草垛点着了，差点儿烧毁了邻居家的房子；二是她领亲戚家的妹妹在河岸上跑，结果视力正常的妹妹掉到河里了，她自己眼睛看不清却留在了河岸上，结论是，她是故意的——长得怪，心眼儿也坏。

她说，父亲抛弃她的那一天对她很好，先问她想吃糖吗，她说想吃，父亲就领着她上村里的小卖部买了糖，然后领着她向村外走。走到镇上的一家小店又买了糖，继续领着她往人多的城里走。这回她紧紧地抓住父亲的衣服，害怕走丢。她扯着父亲走了很远，最后他们停在一条小街道上，那是个路口。父亲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买吃的。”父亲指着东，却走向了西。“我害怕，追上了父亲，这回我是死死地扯着父亲的衣角。不知为什么，父亲又领着我去了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火车。那时候天黑了，我也饿了，



等着我

◎倪萍



父亲说给我买吃的去，就再也没回来。半夜警察把我带到了派出所，后来又把我送到了杭州福利院，我在那儿一待就是十几年。”我问她恨父母吗，她说不恨。“想找父母也不是为了让他们必须认我，我就是想告诉他们，他们的这个孩子不是那么糟糕。”小姑娘边说边晃荡着挂在

胸前的那三枚特奥会奖牌。

我心里酸酸的，她说要为我唱首《隐形的翅膀》，可她一张嘴我就哭了，一分多钟的歌，我哭得站不住。不是悲伤，而是欢喜，是温暖，是力量。懂事的她看见我哭了，竟然在台上说：“我抱抱你吧，倪萍阿姨！”强大的我被更强大的她融化了。

告诉她结果吧，这样的孩子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她的求助失败，我们并没有找到她的父母。本来这是一个我们最有信心成功的案例，因为它具备了所有成功的条件。或许她父母不愿接受，或许再次抛弃了她，或许……不管是哪种，或许直抵人性深处你就能原谅她的父母。解脱会有各种办法，我们无权去批评、审判她的父母，因为我们不是她的父母。

她站在台上听到这个结果，显得有些失望。我离她很近，看着她似笑似哭的表情有些心痛，想问问她今后的打算。现场的赵忠祥老师建议她去主持一个励志类的节目，因为她的声音很美。我表示反对，谁愿意天天从电视上看到这么一个特殊的孩子？孩子本身也会受到伤害的。还是做幕后吧，我和小倩都可以帮她！在当地找一个广播时段，以心交心地和不想露面的听众连线。小倩是很好的配音演员，能给她提供节目，我可以定期给他们录点儿搞笑的段子。

回到家里，我依然放不下这个女孩，由衷地想为她画幅大画，画如果值钱，就更能帮她了。

等着我！

（岸芷汀兰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爸爸去哪儿

●马小淘

即使不经常看电影的人，想来也不会对罗伯特·德尼罗感到陌生，超一流的精湛演技和高产的作品数量，让这个美国影帝早已为中国观众所熟知。在我们的观影印象里，他是喜怒不形于色的教父，是大开杀戒的出租车司机，是无所事事欠一屁股债的流氓，是愤怒的拳击手，是有情有义的强盗头目，是贪婪而疯狂的赌城大亨。

然而岁月的狡诈不动声色，它已水滴石穿地让德尼罗这个昔日型男渐渐显出倔强而慈祥的模样。当《天伦之旅》里的德尼罗变成一个失落的老爸，反省着亲子关系中的爱与隔阂，你我才忽然慨叹，浮生流年，风霜终会在一个人的脸上留下印记。

电影翻拍自1990年的意大利同名影片，讲述了一个退休又丧妻的男人，穿越美国各州去看望他散落各地的两儿两女，却大跌眼镜，发现报喜不报忧的他们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那么如意。

这部公路片，缘起于一次未遂的家庭聚会。影片中的父亲弗兰克，为了迎接家庭聚会，又是打扫又是采购，从早到晚忙了个晕头转向。可惜一切准备妥当，

却陆续接到子女们不得不缺席的电话，他被彻底放了鸽子。他的子女分别是乐团指挥、舞蹈演员、画家、广告公司高管——一支傲人的精英团队，让英雄父亲的形象呼之欲出。如果在中国，这位老爸恐怕早已成了广告明星，分享教育经验，推广教辅材料，成为家长们趋之若鹜的楷模。

倍感遗憾的弗兰克整理行装，决定亲自去看望忙碌的子女，亲眼见证他们的春风得意，送上门去与他们共享天伦。火车上，他津津乐道地向邻座展示着孩子们的照片，颇有些炫耀地讲述着他靠包装电线涂层的辛苦工作换来子女们斐然的成绩。那份为人父母的得意，简直可爱得有几分浅薄。然而电影里的惊喜多半别有洞天，在纽约的画家小儿子大卫行踪诡异，始终没有露面，父亲只能望着他的一幅作品聊以自慰；在广告业做得风生水

起的大女儿艾米的家庭气氛诡异，为了让老爸放心，她极力掩饰着已分崩离析的婚姻；辗转来到丹佛看望指挥家儿子罗伯特，却在排练现场发现儿子是个无足轻重的鼓手；最后一站拉斯韦加斯，小女儿露茜的确是个出色的舞者，却已经未婚生子，还有着模糊的性取向。几个孩子并未对老爸的突然造访喜出望外，他们焦虑地彼此串供，顾此失彼地掩盖着七零八落的失意和不幸，以虚构的美好敷衍着父亲的盛情，似乎谁都没有这次相见做好准备。

弗兰克像一位不速之客，被至亲的孩子们哄着骗着走向了幻灭的归途，他洞悉了他们的焦头烂额却假装迟钝没有说破。这位半生为养家奔波的老父亲，忽然百感交集，他以为他的孩子都是幸运儿、佼佼者，却恍然大悟地发现他们个个心烦意乱，吃力地应付着命运的起承转合，满腹委屈却不敢跟他说。多年来从妻子口中了解的情况原来都是经过美化的艺术照，而他眼见为实的才是生活照的真实面目。

那一刻银幕前的我们也感同身受，甚至会惊异地思忖，如同天下乌鸦一般黑，果然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原来美国的爸妈也动辄盼着自家孩子拯救地球，傻呵呵地为他们规划纯洁、圆满的一生。这部由意大利剧本改编的美国电影，其主题竟然放之四海而





最后的守护

●白金科

这个冬天一直在下雪，门前小石桥上的积雪已经被碾压成厚厚的冰，小石桥的桥面变得光滑如镜。老人坐在门洞里，看着小石桥，一下午的时间里，老人看见有八辆电动车在桥上摔倒。幸亏是年轻人，老人想，如果是上了年岁的人，可怎么得了啊。

天就要黑了，老太婆还没有回来。好些日子了，老太婆一直早出晚归，天知道她在干什么！老人当然也不知道，老太婆不说，他也不稀罕问。事实上他们已经好多年不说话了，合不来，话说不到一块儿去，一说话就抬杠，那就干脆不说，大家都憋着，就不信离了你就活不了了？

老人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性格合不来，说离

就离了，像喝汤那么简单，可不像他们那时候，两个人一旦拜了天地，那就是拴在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也别想蹦跶开去。

天就要黑了，雪又开始下，纷纷扬扬的。老太婆还没有回来。老太婆腿脚不太好，老寒腿，胆子又小，怕黑，都这时候了还不回来，她都在外面忙些啥呢？

老人想，光坐着不行啊，天就要黑了，老太婆怕黑，桥面上很滑……他得站起来，叫老太婆一走上小石桥就能看见他。老人用手抓着门框，很努力地往起站，终于，老人站了起来。老人佝偻着腰，很努力地站在门洞里，眯缝着两眼紧紧地盯着飞雪中的小石桥。

谢天谢地，老太婆回来了。老太婆慢慢地过了小石桥，慢慢地过了门洞，经过老人身边的时候，老人分明听见老太婆说了一句：老东西！

不知怎么的，老人突然觉得这句话很好听，他想好好咂摸一下这句话，可又觉得好累、好困，该睡觉了，老人想着，便一头栽下去，天一下子就黑了。

在这个冬天剩下的日子里，老太婆再没有出过家门。她拖着老寒腿顶风冒雪地早出晚归，只是想给老东西制造一些牵挂，好叫老东西多撑几天，现在，老东西已经走了，她还出去受那罪干吗！

老太婆坐在墙根下，望着那门洞。

（文 白摘自《光明日报》，董克诚图）

皆准，这么符合中国“常回家看看”的国情。几乎不需本土化，这外冷内热、强势武断、正襟危坐、严肃而苛求的父亲形象，熟悉得让人头皮发麻。弗兰克像身边每一位平凡的父亲，呕心沥血创造财富，苦心孤诣望子成龙，用人生最好的岁月为家庭奋斗，同时以一意孤行的爱将孩子束



缚，将各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梦想强加在子女身上。一生辛劳，换来的却是孩子们的畏惧和疏远，理解却忍不住想逃脱。

惊喜之旅尴尬结束，弗兰克憔悴苍老了许多，在忧心忡忡的归程中犯了心脏病。一场抢救过后，三个子女齐聚病榻前，可是小儿子大卫依然缺席。纸包不住的火突然来袭——大卫死了，死于吸毒过量。他依照父亲的意愿成了艺术家，却从未感受过真正的快乐……

电影当然不会就此结束，美国圣诞档的家庭片通常需要一个合家欢乐的尾声。于是丧子之痛

必须尽快合理地疏解，弗兰克迅速自省并在梦中与大卫释然告别。他看到童年的大卫安然离去，一对不同时空的父子，达成了前所未有的迟到的默契。继而他站在了妻子的墓前，他像她活着的时候一样，也像孩子们一样，捡好听的话说，向逝去的亲人传递着温暖的消息。在圣诞节，三个子女相继归来，给了老爸一个温情脉脉的小团圆。这个圣诞档的家庭片至此也交上了不需太高深、动人便是成功的答卷。

（简 莫摘自《散文·海外版》2014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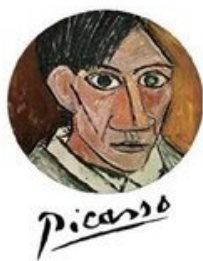
Picasso

Bucee杂志馆 毕加索和他的陶艺

1946年的夏天，65岁的毕加索携情人弗朗索瓦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到陶艺制作小镇瓦洛里斯度假，他们有幸认识了当地著名的玛都拉陶艺工坊的拥有者，乔治和苏珊夫妻，开始了他的陶艺创作。之后，毕加索就一直定居于此。

毕加索开始正式制作陶瓷作品时已入暮年，他喜欢在壶罐、盘子及瓷砖上绘出图案，或以陶土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造型，包括女人、秃鹰、公牛、山羊、半人半马怪等。而且，毕加索往往以多种手段将彩塑、绘画和拼贴的因素结合于陶艺创作中，他认为在壶罐或盘子等立体物品上作画跟在平面画布上作画毫无二致。正是毕加索独辟蹊径的大胆探索，才使得这些造型多样而奇特的彩绘陶瓷作品面世。





20 世纪西方艺坛大师毕加索的生活和创作旅程，堪称是一部绚丽而绵长的艺术传奇。他开创了立体主义艺术流派的先河，又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活着见证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罗浮宫的画家。身材矮小的他，是个精力旺盛的多产艺术家，一生累计作品多达 3.7 万幅，如此算来，毕加索在有限的生命中，平均每天就创作出三四件作品。相比毕加索那些充满情欲的油画和素描作品，他晚年的陶瓷艺术其实是最能完整地体现出他那自然而又娴熟的造型能力，其作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瑞 轩供稿)



妈妈爱煮汤，深信“先喝汤，胃不伤”，菜色再简单，汤不可缺。妈绝对是有天分的家厨，再简单的汤进了她的锅，美味立刻向上加乘。以家常的玉米排骨汤来说，她嫌排骨油重，用乌骨鸡脚代替，再多加一个西红柿，汤色更清美，还多了讨喜的微酸与胶原蛋白。

想有点儿饱足感，妈会端出疙瘩汤。一只海碗装低筋面粉，把水龙头开到极小，用长筷子高速搅，让面粉在碗中结成米粒大小的块。起油锅炒香配料，注入高汤略煮半晌，而疙瘩即可入锅，小火搅拌至滚稠，加把翠绿小白菜，香气、营养、口感完美结合。

费工的当属除夕团圆饭的一品锅，那可是年度压轴戏。鸡汤当底，海参、花枝鱼、鲜笋丝、鹌鹑

蛋……好料结伴来，但绝不加芋头，以免浊了小清新。锅一上桌，就是爸从口袋摸出压岁钱的时候。香气与热气，把一大家子暖暖团在一起。

一年年过去，吃一品锅的人变少了。哥哥们在海外成家，还在父母身边的只剩出嫁的女儿。我的运气太好，婆婆全面包容长媳的任性，让我得以在除夕夜回娘家守着一品锅，还不断带来新吃客，先半子，再孙子。外孙对姥姥的汤超迷恋，好汤煲粥，小小孩一口气碗底朝天，毫不啰唆。

对于我的拒绝长大，老天终究给了一个大警示。妈病倒了，两个月来回检查被确诊为胃癌晚期。手术加化疗让她的胃口与体力尽失，看到饭菜就皱眉，遑论下厨。她的洁净厨房让给了钟点工、回娘家的我和不再远庖厨的老爸。

妈生病前，爸下厨的次数十根指头就能数完，为了妈，钟点工休假时，他开始抡起菜刀剁肉切菜。有天晚上，爸突然急找我，说妈情绪大崩盘。我奔回家，妈眼泪汪汪，说她不想活了，指着一碗糊了的炆锅面不停呜咽：“我都快死了，你爸只做这个给我吃……”我哄不住妈的眼泪，打开冰箱东翻西找想生出一碗汤。妈筷子一推下了饭桌，留下愧疚又傻眼的父女。

眼看钟点工的菜不合妈胃口，爸又实在上不了手，老买外卖也不是办法，青黄不接之际，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在家做实验，猛看食谱外加想象力，勉强做出接近妈妈风格的汤。但火候跟调味的掌控太差，滋味如何，我心中有数。

“一点都不像姥姥做的！”负责试喝的儿子每次都说中要害，但妈总是很捧场地多喝半碗。好在新来的煮饭阿姨厨艺好多了，妈终于不必再忍受女儿做的汤。

曾经，我想过把妈的汤谱一道道记下来，但时间没站在我这边。她的病情很快恶化，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我只能尽量陪她，提防着任何的猝不及防。

有一天，她出现了谵妄的现象，嘴里尽是我听不懂的话，我知道死亡可能逼近了，紧急联系护理师，决定次日送她住院。中午时，妈突然字字清楚地对我说：

这一锅汤

●翟敬宜



知止

● 草白



生活在乡村的人小时候总会得到很多教训。不能对着月亮指指点点，做豆腐的时候不许喧闹，新年第一天的水存着不能倒掉，下颌牙掉了扔瓦楞上，上颌牙掉了扔床底下，钻人家裤裆会长不高，晚上不能照镜子，老梳头会记性不好，纽扣扣错了是要打架的，在屋里打雨伞会变成矮子，玩火要尿床，如此等等。没来由的禁忌，甚至带点迷信色彩，大都是正值兴高采烈之时，给人当头棒喝，让人立时转醒，不可忤逆放肆。

以致时至今日，当兴高采烈地行着某事、做着某梦、执着某念，便不时地有声音旁白

般响起，霎时间心底妄念尽消。

弘一大师有幅字，就是“知止”二字，深刻体会你会发现，知止比知足的境界更高一层，知足是不贪，知止是不随、不要、够了。对烦恼和痛苦说够了，对财富和名望说够了，对安逸和欣悦说够了。

四季也在说止，说够了。夏天热够了，秋天来了；花开够了，便谢了；冬天冻够了，春天便到了。

老子云：“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何为止？心之所安即为止。

（玉 晴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Getty Images供图）

“我想吃饭。”

直觉告诉我，这顿饭，我得自己做。七手八脚地做了不辣的咖喱鸡饭，想着妈吃不下，重口味的比较开胃。我把饭端到床边，一口口喂她，见她勉强咀嚼吞咽，突然想起怎么忘了做汤，妈习惯要先喝汤的呀！

饭才吃了几口，妈就不肯嚼了，我用棉花棒替她清了口腔，出门上班，打算跟公司多请几天假。道再见时，妈抬手向我挥了两下。

傍晚，我的手机响起，来电显示“爸妈家”。通话键一按，手机那头传来爸爸悲切的嘶喊。

多年来，我庆幸着那天中午亲手做了饭，却后悔着为何要上班，不多留一会儿替她煮碗汤。

妈走后，寂寞的爸体力日衰，再也不下厨，也不想习惯阿姨做的菜，开始在餐厅外食，除夕夜也喊我们一块儿上饭店。直到前年的年夜饭，他虚弱得出不了门，我决定把大菜交给外卖，卷起袖子，做几道妈常做的菜。

我做菜很慢，脾气很大，绷紧神经怕出错，谁都不准来打扰。站了一整天，我做了如意菜、蒜薹炒腊肉、青蒜拌莴笋，以及大年初一早上爸要吃的茶叶蛋、韭菜饺子和煎年糕。腰酸腿麻地端到爸家，瘦削的老人笑眯了眼。只是，菜肴摆满了一

桌，正中间是买来的佛跳墙，不是一品锅。没人想点破。

我好想完美复制一品锅，但太明白自己的能力。一如妈走后的每个腊月初八，我都想做咸腊八粥给爸吃，那是我们的私房粥，全球没处买，网络找不到，可我就是记不清，那一锅神秘的美满丰盛的粥，妈到底是用了几种米粮、多少种食材？

前年5月，爸也走了。原本对做菜缺乏兴趣的我，开始注意到自己的一个转变。只要走进厨房开始炖汤，锅里的丝丝香气就像蒸气熨斗，可以神奇地抚平我的压力与焦躁。

炉边的我竟然不再紧绷暴跳了。会不会是妈妈在对我说：“妹妹啊，这是你煮的汤，你不必做得跟我一样，就用你的想法，做出你的味道，让孩子永远记得……”放松后，汤变好喝了，于是我又做了疙瘩汤。儿子惊讶地望着我，说：“妈，像耶！”

平静无波的汤，内敛的表情藏着海一般的深情，无边无际，永远宽容，让接下汤锅的下一代真实体会，传承并非复制，而是情感的延续。细火慢炖的滋味或有不同，但永远不变的是那一锅入魂、无从仿冒的独家真爱。

（张 恺摘自《少男少女》2015年第1期，刘志刚图）



刚去欧洲的人都非常不习惯那里缓慢的用餐速度，尤其是晚餐。因为台湾人吃饭速度很快，大家都觉得应该快点了事。可是那里的人可以喝半天餐前酒，讲很久的话；前餐出来又介绍各种不同的制作方法……如果你是个性急的人，你真会吃不下那顿饭，因为有可能花掉三四个小时。但是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所说的：所有生活的美学旨在抵抗一个字——忙。我们一再重复地说，忙就是心灵死亡；不要再忙了，你就开始有生活美学。

我有时在双休日时会在家做一道菜。将蒜切成很薄很薄的蒜片，加上橄榄油爆得香香的，用你的嗅觉感觉到它已经熟透了，这时放进切碎的洋葱，把洋葱炒至金黄色，洋葱的香味加上蒜爆香的香味，接着把揉碎的月桂叶放进去，又有一种不同的香味飘出来……这时我把所有烫好、剥过皮的鲜红番茄切碎放进锅里，加水、加胡椒，我要做意大利海鲜汤。

这是我最近很喜欢做的一道菜，整个过程我感到很快乐，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认识很多不同的食材：蒜、洋葱、月桂叶、番茄、胡椒，每一种食材的味道都不一样，混合在一起却共同构成一种气息。尤其是把炉火调小，开始熬——我们用“熬”这个字，“熬”是小火慢慢炖煮，所以这一锅汤会释放出最美的颜色和最香的气味来，最后变成鲜红色。

我要谈的生活美学，是从这些过程中享受你的生命、去爱你的生活。

匆匆忙忙吃一顿饭的你，不会去

爱你的生活；可是如果这样去准备、去享用一顿饭，你会爱你的生活，因为你觉得你为生活花过时间、花过心思，你为它准备过。当然我们真的太忙了，不可能每一天都这样费工夫，我只是建议朋友：是不是有可能一周抽出两天，如双休日那两天，或者一天，或者一餐，坐下来跟家人好好吃一顿饭。恢复你的生活美学，从吃开始。

提到自己做菜的经验，我只是希望跟大家分享生活里一些非常小、非常琐碎、不容易被人注意到的快乐，好比我刚刚提到把蒜片爆香的快乐、把洋葱炒到金黄色的快乐、番茄被小火熬煮到释放出非常漂亮的艳红色的快乐。还有，月桂叶被揉碎以后，会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香味。

古代希腊为诗人戴在头上的桂冠，就是用月桂叶子编成的，所以你在煮汤的时候，还会想到很多古代希腊的神话。太阳神阿波罗曾经爱上一个美女叫达芙妮，但是达芙妮并不想跟阿波罗在一起。于是她就拼命逃、拼命跑，当然她跑不过太阳神，最后达芙妮的父亲就把她变成一棵月桂树。所以西方有座著名的雕刻，是俊美的阿波罗抱着一个很美的女子，可是那个女子的头发和手指已经变成月桂树的叶子和树枝了……当你把月桂叶揉碎放入意大利海鲜汤的时候，你会

有好多文化的联想。
(苏海涛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品味四讲》一书，刘宏图)

慢食的艺术

● 蒋勋





1968年8月的布拉格电台

●苗 炜

1968年8月21日，星期三早上6点，居住在维也纳的作家约瑟夫·韦克斯伯格，打开床边的收音机，播音员用一种平稳的声调说：“昨天夜里23点，华约组织5个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早上7点，他听到报道，坦克正在布拉格市中心穿行。奥地利电台说他们已经无法联系到驻布拉格的记者，电讯服务中断了。贝尔格莱德电台不断重复：“大批军队正从不同方向向捷克斯洛伐克移动。”

直到8点约瑟夫才搜到布拉格电台，女播音员说，军队正在逼近电台大楼，她的声音控制得很好：“他们要让我们沉默，但他们不能让我们的心沉默。”另一个女播音员则强调“冷静和勇气”，然后忽然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军队把大楼包围了。”

他肯定拿着麦克风站在一扇敞开的窗前，外面传来机关枪的声音，听上去很近。女播音员的声音依然很坚定：“他们已经进入电台大楼，但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永不放弃，永不！”

在一段沉寂之后，布拉格电台的播音继续，电台能继续播出，是因为苏联军队第一次遭到了抵抗，穿着迷你裙的姑娘和穿着牛仔裤的小伙子在电台大楼门口组成了人墙，他们迫使坦克停了下来。当天晚些时候，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声音：“这里是自由的、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

8月23日凌晨5点04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最后一家官方电台被包围，但“自由的、合法的”广播网仍在继续工作，有些播音员的声音是听众所熟悉的，有些则是新人，背景有些嘈杂，敲门的声音、隔壁房间里讨论的声音，每隔几分钟，播音员就会重复一遍，“这是自由的、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以便让刚刚加入进来的听众明白。军队正在搜查这些电台，常常是一家电台消失了，另一家电台就加入到广播网中，他们宣称，有1400万国民的支持，这样的广播将持续下去。

苏联军队摧毁了许多发射机和电缆，但广播网依旧很有效率地在运行，捷克斯洛伐克学生拿着自己的小收音机靠近苏联坦克，想让那些士兵听到“真相”。在维瓦尔第的音乐之后，播音员说：“我们的国家曾被占领过好几个世纪，今天更需要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历史是悲伤的历史，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尊严。”接下来，另一个女播音员说：“我们并没有感到任何英雄主义，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依靠广大听众的消息来源，广播网有时还会向某家电台的秘密地点发出警告：“赶紧带着你们的设备撤退，军队正向你们那个方向进发。”

8月25日，广播网继续传递各种信息，播出各色人等的演讲。8月27日，一个知名演员在电台中谈话：“每个人都在历史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未来的演出、报纸都将接受审查，但我们的思想中并没有审查制度。”8月28日，电台中呼吁：“教师们，你们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你们要本着自由和人性的角度来指导孩子，记住这些天发生的一切，把真相告诉孩子们。”8月29日早上，只有一家“自由的”电台还在播音，在950千赫，约瑟夫找到那电台，声音如耳语，接下来便是一片死寂。🌸

（周 祥摘自现代出版社《让我去那花花世界》一书，冯 煌图）



● 杨照

安放一颗“文艺心”

多年前，我和朋友在纽约街头闲逛，下午喝完咖啡，散步经过施坦威钢琴的门市，看到橱窗里的钢琴，美得令人难以抗拒。我的朋友学过几年钢琴，更是受不了那种诱惑。有我在旁边壮胆，他决定走进去，假装要买一台其实我们谁也买不起的施坦威钢琴。

一个年轻的女生接待我们，问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琴。我们说因为预算不多，也许选一架入门级的琴吧！她马上补充，说她问的不是这个，是想知道我们要什么样声音的琴。我们一时回答不出来，她就打开一架琴，老天，那种最长最大的演奏琴，要我们随便弹一首曲子。我的朋友勉强坐上去，紧张得手都会抖，几乎想要夺门而出了，纯粹是怕太丢脸才没那样做。我们商量了一下，他说可以弹一段舒伯特的曲子。小姐立刻找了乐谱来，让他弹了一小段《乐兴之时》。我的朋友一直说弹得太差，弹得太差了。小姐认真地问：“你的意思是你弹奏的

音乐风格不是自己喜欢的，还是技巧不够娴熟？”

讨论了好一阵子，换服务小姐坐上去，她随手弹了三次《乐兴之时》，三次！然后问我们最喜欢哪一种弹法，又问：“你最喜欢谁的作品啊？是舒伯特吗？”我帮我的朋友答：“不，其实是莫扎特，不过莫扎特的曲子他一直都弹不好。”小姐又问：“你想找一架琴来弹莫扎特吗？”我的朋友热切地点头。

于是，她就带我们到二楼，开始一架一架琴弹给我们听。先弹K485回旋曲，再弹K466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浪漫曲，有快有慢，让我们感受不同的琴发出的不同声音。我终于忍不住问她的钢琴资历，啊，她竟然是茱丽亚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才生！而且，他们门市16个销售服务人员，最低的也有钢琴演奏学士的学位。

结果，我们在施坦威门市待了3个多小时，走出来时，我已经完全相信——每一架琴都不一样，每个人喜欢的音乐声音也都不一样，所以她提供的服务，不是要卖给我们一架琴，而是帮助我们一起找出最“对”的那一架琴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施坦威的顾客，我们得到的，我们必须得到的，是找出自己的音乐品位与音乐倾向，因为只有知道了我们的音乐品位与音乐倾向，她才有办法帮我们找到那一架“对”的琴。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直到离开时，我们才弄清楚，原来楼下展示的是新琴，楼上的则是二手琴，两者当然在价钱上颇有距离。然而，在服务小姐眼中似乎真的没有新琴与旧琴的概念，她只在乎琴的声音跟未来钢琴的弹奏者是否相合。花了两个多小时，她帮我们选定了一架琴。不骗你，听到那架琴的声音，听到莫扎特的曲子从琴身里流淌出来，我的朋友眼眶里都是感动的泪水。那架琴，20世纪70年代的旧琴，定价5.5万美元。

不骗你，如果我们身上有那么多钱，我们绝对会掏出来，毫不迟疑地买下它。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抱憾离开施坦威门市，带着强烈的感觉：

第一种感觉是我们享受了自己不值得享受的服务，免费得到了一生难忘的、高贵的、量身定制的经验。我们真惭愧。为了对得起人家这样的服务，我们必须更认真地理解音乐，理解生命跟音乐之间真正的关系。

第二种感觉是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要有一架钢琴，一架能发出完美的、与自己个性相合的音乐



海外旅行，在拍片、修片、发过朋友圈之后，你对周围的风情还有初见时的兴奋吗？烛光晚餐，在盯着每一道菜得到充分“点赞”后，你还能专注地品味盘中的美食吗？一项近期发表于《幸福研究期刊》的报告指出，如果你花钱进行某项活动的目的在于给他人留下某种印象，那么你就很难从活动本身获得快乐。

对此，执掌此项研究的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赖安·豪厄尔表示：“为什么花钱和花钱做什么一样重要，如果仅仅为了令他人印象深刻而消费某种生活体验，其中的乐趣就会一扫而光。这种外在的动机削弱了体验本身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能力。”豪厄尔此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消费者花钱购买的是某种生活体验，往往能够获得比购买物质产品更大的心理幸福感，因为这种购买可以帮助人们满足某些对个人成长至关重要的心理需求，如对自己胜任感、生活控制感和社会化联结的需求。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豪厄尔及其同事设计并启用了一套新的

问卷，以测量被测者消费生活体验的动机，并将该问卷链接到一个名为“超越消费”的网站上。研究者通过该网站采集研究所需的数据，并向公众提供免费的心理测试，以判断被测者属于哪一类消费者，以及他们如何受到自己购买选择的影响。

通过对241位被测者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人们的消

费动机决定其关乎个人成长的心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那些出于自己内心的向往、兴趣或价值观取向而消费特定生活体验的人，表现出更强的满足感、幸福感和与他人之间的联结感，并感到精力得到了振奋；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同而选择消费某种体验的人，则报告称感到身不由己和人际疏离。

豪厄尔举例说：“如果我是一个棒球迷，你让我把钱花在某种人生体验上，而我去买了棒球比赛的门票，这就是我忠于自己的选择，它会为我带来幸福感；反之，如果我对博物馆并不太感兴趣，而我花钱前去参观，仅仅因为它看上去是正确的选择，那么我并不会因此真的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与我兴趣不符的选择。”

“你要问自己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花这笔钱，”豪厄尔提醒人们，“因为动机既可以增强也可以削弱购买行为带来的愉悦效果。”

（卧 龙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9日，Getty Images供图）

消费动机影响幸福感

◎韩晓晨

编译



的钢琴。没有那么一架钢琴，没有学会在钢琴上弹出自己要的声音，真是件遗憾的事。

第三种感觉是觉得自己亏欠施坦威，欠他们一笔生意。

这么多年来，如果有人来问我去纽约该去哪些地方玩儿，我的观光建议单上，有一项别人不会有的——找一位会弹钢琴的朋友，陪你去逛施坦威门市。

钢琴纯粹是机械的，是人类发明最巧妙的机械装置。钢琴跟电子琴大大不同。电子琴，甚至刻意模仿钢琴的电钢琴，都不会有钢琴的特殊个性。电子琴随便就制造出一模一样的，然而钢琴却是工匠再怎么努力，也很难做出一模一样的两架琴来。电

子琴能发出的声音，相对于钢琴，实在太有限了。

凭着一颗深切相信音乐的心，理解并相信钢琴的独特性，相信钢琴与人之间，不是简单的物质财产关系，而是牵涉到自我个性的呼应结合。没有这样一颗心，钢琴只是商品；有了这样一颗心，钢琴就变成了世界上最迷人的东西。

能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时安放这样一颗心？相信音乐、相信艺术能带来特殊的感动，相信如果我们愿意在生活中多给音乐、艺术一点位置，音乐、艺术会回报我们无可预期、无可替代的领悟与享受。

（六月的雨摘自《南方周末》2014年12月12日，刘志刚图）

每个中国人都有尊严

●〔英〕伯特兰·罗素

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应梁启超邀请到中国讲学一年。罗素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中畅谈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所见所闻。百年变迁，于人于我，于好于坏，其中玄妙，各怀感慨。

与工业国家不同，中国人仍然保存着欣赏文明的能力、逗乐的闲暇，以及沐浴阳光进行哲学讨论的快乐。中国人，所有阶级的中国人，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人种都更爱逗乐，他们能从世间万事中找到欢乐，一句笑话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我记得有一个热天，我们一行人出游，坐轿登山。山道崎岖难行，轿夫十分辛苦。到了旅行的最高峰，我们休息十分钟，让轿夫也可休息一会儿。他们于是就坐成一排，取出烟管，互相取笑，仿佛世间万事都已了无牵挂。如果在任何一个工于心计的国家，他们肯定会乘机抱怨酷暑难当，以求增加小费。作为欧洲人，我们会用这段时间去担心汽车是否在合适的地方等着。富有

的中国人会开始讨论类似天体的运行是圆是直之类的问题；他们也可能讨论一个真君子是完全否定自我，还是也会有私字一闪念。

人们会碰到一些白人，他们往往不把中国视为文明国家，并受此种错觉之苦，这些人可能全然忘却了文明的构成要素。的确，北京还没有电车，电灯也少得可怜。的确，美景俯拾皆是，但欧洲人急切地开挖煤矿却使它们可怕起来。的确，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记不住可从《惠塔克年鉴》查到的东西，却善于作诗。一个欧洲人在介绍住所时，会对你说铁路交通便利，他相信任何地方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便于出入。但一个中国人不会提到关于火车的任何事情，你要是问

他，他可能会答错。他只会说有一个古代皇帝的皇宫，或唐朝一位著名诗人造的湖心亭，适合隐居避世。正是这样的人生观，使得西方人把中国人视为野蛮人。

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即使接受了欧洲的教育也不会毁掉。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他们都不自我肯定，他们的骄傲过于深厚，无须自我肯定。虽然也承认兵力上敌不过外国列强，但并不因此而认为先进的杀人方式是个人或国家所应重视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心底里自信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拥有最完美的文明。西方人无法接受这种观点，因为这是基于各自完全不同的传统，但人们会逐步认识到这个观点无论如何不荒谬。事实上，它是一脉相承的价值观的逻辑结果。典型的西方人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多地改变所处的环境，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自然环境之美。这个差别就是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大相径庭的深层原因。

中国人待我不薄，我不愿意



心 盲

● [印度] 安东尼·德·梅勒

◎夏殷棕 译

一个盲人一直深爱着一个姑娘，可是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那个姑娘长得不太好看，从此，这个盲人对她完全失去了兴趣，真是太可惜了！

其实，眼盲没有什么，只要心不盲，能用心感受世间的美好。眼不盲而心盲者，才是真正的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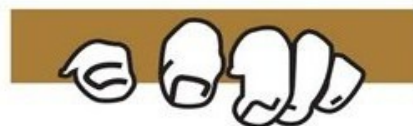
（一米阳光摘自《文苑》2014年第12期）

轻举妄动

◎王鼎钧

当年，员工的人事资料上要记载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姓名，每个人都要记住自己的三代，否则就是大笑话，倘若求职，写不出三代的人一定落选。

那时，有一个人外出求职，忘了曾祖父的名字，情势断不容许他回家查问，他就临时替曾祖父取名为“曾杰”，意思是，我的曾祖父是位人杰。管人事的跟



意·林



他有点交往，好心提醒他：“名字哪有用破音字的？”他急忙在“曾”字旁边添了个土字旁，成为“增杰”。

他得到了这个职位。后来他查出曾祖父的本名，特请管人事的喝酒，要求悄悄地把记录更正过来。管人事的想起破音字加土字旁的往事，笑而言曰：“他老人家已经入土为安，你就别再轻

举妄动了！”

（清 水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昨天的云》一书）

学生和马

● [巴西] 保罗·科埃略

◎陈 音编译

大师是一个生活简朴的人，于是他的弟子决定过一种奉献的生活，晚上睡稻草床。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师发现弟子的行为有了一些变化，就决定找出原因。

“我正在攀爬启蒙之梯，”弟子回答，“我的白衣显示我追求简单，素食净化我的身体，不舒适会让我只考虑那些精神层面的事情。”

大师笑着带他走到一片草地上，那里有一匹马在吃草。

“你看到那个动物了吗？它的皮肤是白色的，它只吃青草，它睡在畜棚里铺了一层稻草的地板上。你认为它像个圣人吗？或者有一天它会成为一位真正的大师吗？”

（潘光贤摘自《讽刺与幽默》2014年12月5日）

揭他们的短处。但出于对真理负责，也出于对中国人的考虑，隐讳不是好主意。只是我希望读者记住，中国是我所接触的最好的国家之一，却遭到如此虐待，我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强国发出更严重的声讨。在我离开中国之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请我指出中国人的主要弱点，我推辞不过，说了三点：贪婪、怯懦、冷漠。他听了之后，不但不生气，还认为评判恰当。进而探讨补救的方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

一例，正直是中国人最大的优点。

总结中国人的性格，是不容易的。使欧洲人吃惊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还保存着非工业的古代文明。而这一切在日本、欧美大资本家的压迫下恐将最终消失。他们的艺术已声势渐微，后起者只不过是二流西洋画的仿制品。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大多无法欣赏本国的绘画之美，只是轻视地说它们不遵守透视规律。

旅行家现在所能看到的中

国的自然魅力将无法保存，将来工业发展必然会使之毁损。但有些东西会保存下去，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去解决争端。西方人究竟是能让中国人保留这种美德，还是使中国出于自卫而采取日本式的军国主义，还需拭目以待。

（辛 轶摘自《中国问题》，王 青图）

生命中最好的告别

◎〔美〕苏珊·史宾赛温德
廖月娟 译



如果知道生命只剩几年，你会怎么做？美国《棕榈滩邮报》记者苏珊·史宾赛温德得知自己患了渐冻症后，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更珍惜仅存的时光。

从幸福的巅峰跌落

我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为《棕榈滩邮报》跑犯罪新闻。另外40个小时一样忙得团团转，做家务，在孩子们吵架时当仲裁，接送孩子们学乐器……我以为幸福快乐能一直延续——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参加高中舞会、大学毕业典礼，看他们结婚生子，接下来自己退休，就这样过完几十年的

人生。

200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上床，不禁盯着自己的左手。“噢，天啊！”我叫道。我举起左手，它看起来苍白干瘪，好像即将死去。

当我从神经科初诊回来，丈夫约翰查了资料，提到一个病名：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为了证明我没得这种病，我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医院之旅，希望得到不同的答案。我也开始了长达一年的逃避，我不想承认自己是渐冻人。

我变得虚弱无力，提不动公文包，改用有拉杆的商务箱。同事跟我开玩笑：“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行头比较像律师？”我无言以对。

2011年1月，我注意到我在刷牙时，舌头会抽搐，怎样都停不下来。

2011年6月，我终于决定去看神经科医生。去看医生的前一晚，我在心中预演明天的悲剧：如果真的是得了渐冻症，一定要坚强，不掉泪，不崩溃。

迈阿密大学医院ALS治疗中心的主任维玛医生翻看了我的病历，问了我几个问题，要我做了几项肌力强度测试，然后靠在椅背上，说：“我认为你得了渐冻症。”我早就预料他会说什么，也计划好要怎么回应……然而，我却哭了起来，我止不住眼泪，就像停不住的呼吸或心跳。

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打出手中的王牌：干细胞。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努力研究用干细胞治疗退化性疾病。我的两个儿子出生之时，我储存了他们的脐带血。也许，这些干细胞可以派上用场。可维玛医生说，他的病人当中有45人到国外接受干细胞治疗，没有一个人治好，也没人得以延长寿命。

我早就想过，不管怎样，绝不治病拖垮一家人。

自杀的想法翩然来去

足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相信我一定能克服难关。但那年春天，我还是放弃了。

我想象自己很快就无法走路，不能进食。我不能拥抱我的孩子们，甚至无法告诉他们，我爱他们。我将陷入瘫痪，但我的心智却毫无减损。因此，我会刻骨铭心地体会我失去的点点滴滴。我不管做什么，都一直想着可怕的未来。其实，我最害怕的倒不是死亡，而是得完全依赖别人才能活下去。对我的家人和我爱的人，这将是多大的负担。

自杀的想法像蝴蝶，一度在我心底翩然来去。不久，它就飞走了，我也忘了这样的念头。但它第二天、第三天又飞回来了，因为我的心就像一座精心培育、芬芳缤纷的花园，免不了招蜂引蝶。

我在网络书店订了两本关于自杀的书，我也发现瑞士有一家“尊严诊所”可协助得了绝症的病人安乐死，太好了。但我读到诊所的规定：“请求本诊所协助自杀服务者，至少要有一点行动能力，如自行服药。”我连拿杯子都有困难，也吞不下他们为我调制的药物。毕竟，食道也是肌肉组织，有一天将难逃完全僵化的命运。

有一天，约翰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了我买的有关自杀的书籍。我老实告诉他：“我只是随便翻翻。我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拜托，苏珊……”“放心，我不会做这种事的，我不会让你承担这种痛苦。”我停了一下说，“我也舍不得让孩子们痛苦。”我想，我的死不至于毁了家人的一生，但是我死亡的方式会深深影响他们。

我无比清醒地回顾了自己的人生，我嫁了个好老公，还有一份乐在其中的工作，我知道自己的身世，我在襁褓时期即被一对善心夫妇领养，他们对我视如己出。我在40岁那年终于见到了我的生母，不久我也见到我生父另组的家庭，我知道我得渐冻症并非遗传而来。我还活着，就算只有一年的时间，至少还有一年可以健康、快乐地过日子。

我做了个决定，一定要好好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去我一直想去的地方，体验我渴望的每一种快乐。从今天起，我要为我的家人盖一座回忆花园，将来他们在这里悠游时，可以回想快乐的往昔。

珍惜当下的每一刻

2012年9月9日是我儿子韦思礼的9岁生日，他的生日愿望是，和海豚一起游泳。

我答应3个孩子，他们可以在这一年的夏天任选一个地方，我会带他们去玩。我希望与他们共度欢乐时光之时，在他们心中撒下记忆的种子，让这些种子在他们的未来萌芽、开花。这不只是给他们的礼物，也是给我自己的。

7月，我和女儿玛莉娜去纽约旅行。8月，我们全家去佛罗里达西岸的萨尼贝尔岛玩了一个星期，这是我11岁的儿子奥伯瑞的心愿。

这几次旅行其实只是我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年，我下定决心要快乐生活。我在这一年和我生命

中最重要的7个人完成了7趟旅行，与丈夫重归新婚之地布达佩斯度蜜月，到塞浦路斯追寻生父的足迹，和好友赴加拿大追逐极光，带着正值青春期的女儿试婚纱……

这一年，我也在内心深处探索：我在剪贴簿贴上这一生珍藏的相片，写下我的感触，还在自家后院用棕榈叶当屋顶盖了座棚屋，创造了一个舒适的小天地。我常坐在那里召唤回忆，或是与朋友相聚。

韦思礼的愿望是最简单的，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出门游玩。我们开自家的小休旅车，从家里出发，3个小时后，即抵达南佛罗里达奥兰多的探索湾。探索湾主题乐园中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泻湖，除了沙滩那边，其他则由岩石环绕。园区枝叶繁茂，青嫩翠绿，当中有着一棵棵高耸挺拔的棕榈树。在我眼中，棕榈树的叶子就像绿色烟火，预示即将来到的欢乐时光。

海豚训练师带我们进去，一只灰扑扑的巨兽冷不防在我们眼前冒出来，它有张平滑的灰色脸庞，加上亮晶晶的黑眼珠和长长的吻部，嘴角微微上扬，好像在微笑。它上上下下摆动瓶状的鼻子，告诉我们：“快来跟我一起玩吧！”韦思礼简直乐疯了，胡言乱语地跳来跳去，兴奋得不知所措。

我们在训练师的引导下与海豚辛迪接触。辛迪慢慢游过我们身边，让我们抚摸它那滑溜溜的身躯。训练师要我们举起手来，就像要收钓线一样，辛迪看了就会发出快乐的声音。韦思礼在训练师的帮助下抓住辛迪的背鳍，把身体放平，跟它一起游泳。

我们拍了很多相片，我很爱这张：约翰在水中抱着我，让我可以亲吻辛迪。我不能站立，在水中也一样，约翰只好把我抱到水中，他得一直抱着我，我才不会沉下去。日后，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总想到每天把我抱起来的那个温柔的巨人。我也想到我的孩子们，他们的快乐丰富了我的人生；我还想到不时逗我开怀大笑的姐姐和友人；我想到韦思礼，我大概无缘和他共度他10岁的生日了。

我不再落泪，不再为我失去的一切悲伤，我陶醉在快乐的回忆中，露出微笑。如果要问我还能活多久，我想说，别去找答案，因为未知，更要享受人生。

（朵拉摘自天下出版社《告别之前：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年》一书，李晓林图）



妻子 Jennifer 去世一年之后，Angelo 就决定从纽约市（纽约州）搬回克利夫兰市（俄亥俄州），以保证每周至少可以回家看望父母一次。



Angelo 告诉记者，他的父母不仅会将他和兄弟姐妹送出门，对于任何一个来家里看望他们的人，他们都会送对方到门口说再见。



2014 年 5 月，Angelo 的父亲去世，Angelo 决定要将这些摄影作品发表。他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父母最需要的是子女的陪伴。

在门口说再见

●〔美〕Angelo Merendino

◎萧云松 编译

摄影师 Angelo Merendino 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同父母住在一起，但会每周回家看望他们一次。每次离开时，父母都会送 Angelo 到门口，他用相机记录下每一次送别。2014 年 5 月，Angelo 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一个人的日子格外艰难，但母亲依然会在 Angelo 离开家时送他到门口，他依然会用相机记录送别。Angelo 希望人们意识到，父母最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而非其他。

Angelo 之所以这么珍惜每一次与父母相处的机会，是因为他的妻子 Jennifer 十年前患乳腺癌去世了，失去亲人的伤痛让他刻骨铭心。在他与妻子共同对抗癌症的过程中，Angelo 就曾用镜头记录下整个过程。对于 Angelo 来说，照片能够记录爱和回忆，更能够激起观者的共鸣。



Angelo 和父母关系升级是在他与他们相互交流思想，Angelo 不再仅仅将他们看作父亲和母亲，更是两个人，用心倾听他们的声音。



Angelo 和父亲的关系因为他每周回家亲近了很多，甚至超越了父子，感觉就像是同时经历与体验这个世界的兄弟一样。



父亲刚认识母亲不久，就认定她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个人”。在相识两星期后父亲就向母亲求婚，而母亲也即刻答应了求婚并做好与他共度一生的准备，父亲和母亲就这样开始了他们长达 63 年的婚姻。



贫穷的思维

● 袁 依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刚认识她时，只是觉得她这个人性格真好，会照顾人、不发脾气，关键是沉得住气。深入交往之后，她告诉我：“其实，我性格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卑，生怕得罪什么人，所以，只能对所有人都好。”我问：“你学习这么好，为什么自卑呢？”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家很穷，上大学的钱都是借的。吃不好、穿不好，尤其到了大学，看到那么多光鲜亮丽的人，觉得自己卑微极了。”也是，学校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笔记本电脑，大多数人也有了智能手机，而她，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她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就是道听途说。这样的好处是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她的成绩也相当不错，每年都能得到国家奖学金。第一次听到她拿奖学金的消息，我比她还高兴，我暗自思忖，她可以用这笔钱买一台普通的电脑，或者买一部智能手机，这样，她就可以上网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了。但结果是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她什么都没买。

有一天，我问她：“你的奖学金怎么花的啊？”她一脸惊讶地说：“怎么花？还账还来不及呢。除了学费，我爸妈过去借的钱也得还上。”想想也是，欠钱的滋味不好受，先还上也是不错的方案。等到第二年发了奖学金，她的生活依旧没有什么改变，闲不住的我，又问她钱怎么花的，她有些骄傲地说：“我哥哥结婚，买房子缺钱，我把一万多块钱给他了。”我气急败坏地说：“如果你哥哥没有你那一万块钱，是不是就买不起房子了？”她说：“当然买得起，只不

过还得借别人的，我有钱，先给他就是了，又不用还。”到第三年再发奖学金时，我没有再问她。

大四那一年，她决定考研。成绩优秀又没有其他的技能，好像也只有考研这一条路了。考研需要买报考学校的真题，因为那所学校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所以网上的试题不多且不全，通过一些辅导机构是可以买到的，只不过价格贵很多。她愁眉苦脸地对见到的每个人说：“怎么办？真题都找不到。”别人劝她说：“花二三百块钱买一套得了，多省事儿。”每次她都说：“太贵了，买不起呢。”于是，她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去学校的电子阅览室，七零八落地找全了资料。她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用一个月的时间省掉了二三百块钱！

考研结束，她的成绩在边缘上，只能等复试通知下来。按说，在这种时候，你得一刻不停

地盯着电脑，刷新页面，看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出现。可她没有电脑，很不方便，只能有空的时候去学校的机房看看。那一天，学校出了校内调剂的信息。下午两点发出的通知，规定四点之前就得把信息发过去，也就是说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午睡后，我醒来时，在考研网站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当时已经三点半了，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她在自习室，没有看到。然后，我给她招生办的电话，让她直接先报上名，没想到的是，名额已满，就算分数再高，因为时间晚了，也不行了。她哭得昏天黑地，埋怨学校给的时间太短，却没有想过，在那个关键的节点，及时得到信息要比多掌握几个知识点重要得多。

幸运的是，因为分数高，她有好几所很好的学校可以调剂。她选择了北京的一所，然而面试时被刷了下来。我说，你再尝试几个吧，那么多好学校可以去呢，她的第一反应是：“去北京这一趟，花了五六百块钱，还失败了，钱白花了。去别的学校，花了钱，再考不上怎么办？”这

是什么逻辑？在未来和金钱面前，她最先考虑的是金钱。此时的她，似乎忘记了一年的挑灯夜战以及辛苦得到的那么高的分数。当时我想，也许她可能读研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吧，放弃也未必是件坏事。

毕业之前，她一直在准备考她老家的教师。聊天时，我说：“当老师挺好的，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了。”一向稳重的她，突然说：“我可以一边上班，一边考研吗？”我很惊讶地说：“你既然那么想读研，为什么当时不选一所学校？或者，你就留在学校半年，全身心地备考就得了。工作后，哪还有时间复习啊？”她回答：“在学校还要花钱，当上老师后就会有工资，可以先养活自己再考研啊。”想想也是，如果没有钱，毕业之后真是挺不好意思再花家里钱的。

后来有一天，她的钱包被偷，我问：“你的银行卡在里面吗？”她说在。我随口又问：“里面有有钱吗？”她说：“有，但小偷

应该取不出来。”“为什么啊？”“里面的五千块钱，我存的是定期，不容易取出来。”我瞬间就石化了。

如果五千块钱没有存定期，如果五千块钱可以花，那么就不用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去找资料了，用这一个月来备考，可能分数就会高几分；可以多去几所学校复试，说不定，能去一所比第一志愿更好的学校；也可以不用跟家里要钱，在学校继续备考半年，全身心投入，一次成功；当然，更可以买个哪怕几百块钱的智能手机，刷新一下网页，也就不会错过调剂信息了。

我们老家评价这种人就是“穷怕了”。因为穷过，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是先考虑钱的问题。殊不知，越是先考虑钱，越是丧失了赚更多钱的机会。

我身边还有一个比她贫困很多的好朋友，成绩不如她，奖学金也不如她拿得多，但是他把这些钱全用来投资自己了。那一年，他决定考北京电影学院，他

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去“北影”上了很贵的辅导班，坐火车来往于学校和北京十几次，然后一次考中。现在，他写一篇影评的稿费至少一千多，一年以后，基本上就可以有剩余的钱贴补家里了。很多人说像“北影”、“中戏”这种学校得是富家子弟才能上的，但是我这个穷得很彻底的好朋友，一点儿都不畏惧，硬是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转身。

贫穷的人总爱谈论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可归根结底，那都是自己一次次选择的结果。如何在有限的物质基础上，做出最大的成绩，才是我们真正要思考的，而不是只想着如何去丰富物质财富。一个再富有的人，如果没有阔大的格局，也会有衰败的一天。格局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会有怎样的走向。以少胜多，才是大本事。赚钱比省钱重要得多。

（林雨摘自《微型小说月报》2014年第12期，刘刚图）

不变

● 亦舒



应付世事，不外两个法子：不变、百变。

人家要什么，你就变什么，三五个回合下来，就累垮在那里，而且会变成四不像。

人的性格各有不同，有人善变，有人不，良家妇女也许也想涂脂抹粉扮万人迷，可是胭脂颜色硬是不对劲，只得放弃。

不变也有不变的苦，譬如说忽然有那么一天，规定女性写作者统统得衣着暴露笑咪咪地招待读者，不能随机应变者，自然被打入冷宫，可能要到政府机关去谋个职位了。

变，得咬紧牙关上；不变，

更要意志力坚定。两者都不容易。

会变不一定赢，今日，站着招呼，明日，蹲着奉承，对方需索无穷，后天，难道还趴下来不成？

有见及此，无论人家变得多热闹，也不心动，因人贵自知，自叹弗如。

顾忌这样多，自然挤不进主流去，但时时坐在凉快角落观景，也蛮舒服。

我的菜单上只有这几味，比较单调，不够咸，不够辣，不够油，适合口味清淡人士。

（王树芳摘自东方出版社《随心》一书，〔日〕福田繁雄图）

离家多年，我还是一口乡音土语。想想，这是土疙瘩里生成、母亲奶大的，无法改了。老家的乡音土语就像年糕一样，总是那样香喷喷、甜津津、黏糊糊的，早把我的魂勾走了。只要老家一声召唤，我便如风如鸟般，来来去去。

“挂青”了！我急急地往家赶。扫完坟，正想往车子里钻，村子里一大群乡亲早把车子围了个水泄不通，都说：“歇一夜，还是歇一夜吧！”

歇就歇，忙碌在外的我早想歇了。肩上掬的东西太沉，老牛驮的犁耙太久，也是要歇一歇的。歇一下，安顿好心灵，再走再驮，就不一样了。

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晚奶奶递过来一个大大的搪瓷缸，说：“喝口水，润润喉，活络活络全身吧。水是好东西！水过来了，田也就肥了。水去了，再肥的田，也长不出好庄稼来。”

我晓得晚奶奶唠唠叨叨是悲苦、是高兴，她把田地看作乡村的身板。以往，缺水的乡村，总是颜色不上，结实不起，站立不住。好在如今的田地春风吹绿了，乡村也被雨水滋润着。

晚奶奶撒了一把米粒在地上，几只鸭子“嘎嘎嘎”上前来抢食。对门不远处，三娘土砖屋前的石头门槛上趴着只老黄狗。我走过去，那只老黄狗一下子立起来了，围着我嗅，摇摇尾巴又趴下了。

三娘的屋，矮塌塌的，三个垛子的土砖屋。“咣当”一声，门板开了。走出来的三娘手上提了一个药罐子，热气腾腾。三娘看到我，一下子窘迫极

了。脸上忙堆出几丝笑，看看药，看看我，再看看药，说了句“煎熬呢”，再无话。这时，里屋的三伯轻轻地“唉”了一声。三娘转身，和着一团药气飘到里屋去了。

我不愿进到里屋去，听娘讲，里屋的三伯躺在床上三年多了。听娘讲，三娘一门心思图省钱，美其名曰“亲上加亲”，娶了她娘家老兄的女娃做儿媳妇，生了个残疾的女娃。三娘硬逼着再生，终是添了个带把的崽，却唧唧呀呀说不清话。又躲“计划生育”，终年流落在外头。我站在外屋中央，看

见正中的四方桌上摆着一只蓝花大瓷碗，上面倒扣了一只印着红双喜字的小瓷碗。我揭下上面那只小碗，发现大碗里有呷剩的干盐菜，黑黑的，枯枯的，委屈地贴在碗底。我站着没动，时间和思绪也跟

着我站在了那里不动，只觉有一个声音绵绵不断地响在耳边：“煎熬呢！煎熬呢！煎熬呢……”我掏出一百元钱，把它扣在那只小瓷碗的下面。

我走进院子中间。乡村里家家的大门都不上锁，半敞着。也许正是如此，乡亲们的心门都不上锁。

他们一个个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我说：“伟宝呀，连走路的姿势都跟六爷（即我父亲）像得不得了。”我看了看自己的身材，有点儿好笑。正笑时，有人催地上打陀螺的娃儿：“小十六喊十爷！”又回过头来告诉我，“你家琨宝排十四哩！”

我知道，不管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物，在老家都不顶用。就像父亲、

望乡曲

●周 伟



我和我的琨儿，在老家早已被排了座次，不过是老六、中十和小十四这三个符号。就像那个在地上飞速旋转的陀螺，总是不停，却一直在原地。想想，自己的刻意和聪明实在可笑。乡村，只有乡村才是一种大智慧、大宽容，只有乡村才证明了我真正的存在，存在也是一种拥有。

我说，想去老背岭山上看看。其实，我看山的愿望并不强烈，只是缓缓地一路游逛。慢慢地，我已经上到了一个小山坡旁边。一群孩子正在山坡上看牛。一个小孩“哦——哦——哦——”地对着山那边喊，山那边像有个人似的，“哦——哦——哦——”地回应着。

我完全沉浸在这一片欢快的海洋中。是啊，真正的快乐只能在乡村中找到，只能在童年里拥有。拥有行使快乐的权力才是人世间最大的权力！一下子，我竟然找寻到多年来一直要找的东西。

一路脚步轻松，老背岭山不一会儿就到了。我踏着软绵绵的陈腐落叶，一步步地往山腹中走去。这就是我家的山吗？父亲多次跟我讲，他百年后要埋到自家的山上。乡里乡亲每回到城里见了，总是说：“要回来喽。呷饭离不开老屋场，升天离不了老祖坟！”我只是“嗯嗯”地应着，并不探究其间的奥义。

我选了一块晒垫宽的地方，撒手叉脚地躺上去。我闭上眼，四周一片寂静。不知睡了多久，忘记了世间的一切烦躁和喧闹，这真是一块难觅的清静之地！我正待往下想时，忽地，有一句话“嘭”的一声掉在我的面前：“挣到底，不就是一块晒垫宽的地方！”这是一贯少言少语的晚爷爷爱讲的一句话。人世的复杂，生命的深度，原本如此。

回到家，天早已黑了。吃过饭，再一家家去送还乡亲们给我的腊肉、血粑、香肠、米酒、鸡蛋、红薯粉、糯米粑粑……推推搡搡，硬是推搡不掉。我说我领情了还不行吗？他们说：“你接着，我们才放得下心。”我说，也要不了这么多。他们就说：“又不值钱，又不害人。”送了半夜，送来送去，我的行囊又重了一些。

后半夜时，一两声狗吠骤然而起，之后一串忧郁的二胡声在夜空中深情地徜徉，继而，在夜的黑暗中呜咽。我抬起头，大伯大娘也抬起头。许久，大娘讲：“你中宝叔真叫人心碎哩！唉，还不是一个穷字……”大娘边讲边用手抹眼泪。大娘和我讲了中宝叔那个深藏在箱底的蝴蝶结的故事。

那晚，我美美地睡了一觉。梦到那个漂亮的蝴蝶结。梦到蝴蝶结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花蝴蝶，飞到老背岭山上那块晒垫宽的草地上，看到蝴蝶翅膀上的美丽花纹如一行行书写的爱情宣言。梦到那草地上仰面躺着两个人，看着闪闪烁烁投下来的金币般的光斑，四周堆满了鲜花……我的美梦，为中宝叔，也为我自己。我们不得不相信：忠贞的爱情，其实意味着对美好梦想的守望。

漆黑的夜晚，许多人家的鸡窝里，母鸡在带血丝的鸡蛋上孵出一窝小鸡。鸡生蛋，蛋孵出鸡，代代传下去，乡村也就热闹了。

我一早起了床，心想“早早起，捡财喜”。五伯早在堂屋里把农具一字摆开：锄头、灰筛、扁担、犁、耙、牛鞅、镰刀……先是扯一把稻草，用手揉搓，再一遍遍地擦洗那些农具，然后“梆梆”地这儿敲敲那儿敲敲，该紧的紧，该松的松，五伯十分细心地整理着一件件农具，以至于我站在他身后好久，他都没有发现我。我喊：“五伯，早啊！”蹲在地上的五伯抬起头，问我：“出发了？”五伯在老家是多读了些书，但问我何时往城里去，用了“出发”这两个字，我还是感到不习惯。我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出发？”五伯以为我在问他，他接过话来：“是喽。天也暖和了，人也攒足了劲。看看，家伙们一个个排好了队，等着我带它们出发哩！”它们也出发？我到底没有问出声，眼睛已是惊得老大。

我问五伯：“还看书吗？”五伯说：“也看，也不看。再说，要想看，乡村杳杳晃晃哪儿不是书？比如说，你眼前的这些家伙，就是一个个文字和符号。”我死劲儿地往眼前的农具堆里瞧，可实在瞧不出什么。我求助地望着五伯。五伯说：“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你想想，镰刀不是一个问号吗？”我一下子得到启发：“哦，哦，锄头是顿号，灰筛是句号，扁担是破折号，耙是省略号……牛鞅呢？”五伯满意地点点头，把牛鞅拾起来，套在自己的肩上，说：“看，像不像个书名号？”我看着驼背的五伯套着牛鞅站在那里，眼里滚落一粒东西，忙抬头去看远方，远方一声长长的车鸣响起。

我走了，揣上一个土语的乡村上路了。

“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我念叨着一首童谣。泪眼蒙眬中，怎么走我也走不出我的土语之乡。



（陈家树图）



笑容在印度式的荒芜中绽放

◎陈念萱

我这辈子受到的最大的恐惧威胁，是1985年首访尼泊尔时，在朝圣释迦牟尼佛舍身喂虎处的泥泞山路上，破车抛锚，瞬间被村民包围乞讨。好不容易在门窗紧闭中，汗流浹背地等到引擎挣扎启动，车身颤抖地在坑洞中前进，望向后窗外蚂蚁雄兵般锲而不舍的褴褛丐童，真心懊悔没有更换一麻袋零钱来摆脱这场困境。事后得知，我若真这么做了，不被蜂拥而出的村民剥下一层皮，就休想离开，不免吓出一身冷汗。

到印度，在英国人打造的新德里使馆行政区被红绿灯拦下，无独有偶地又遇见一群衣衫褴褛的老弱妇孺，在车阵里挨个儿敲窗，有的温柔笑着念叨，有的满脸凄苦地伸手哀求。一个小女孩笑咪咪地敲开了司机的窗，朋友看着好玩，便破例随手在驾驶座旁的零钱盒拿钱，未料，被拒绝了。

身高仅够在车窗冒出头的女孩，指着我手上剥开一半的法式牛角面包往自己嘴边比了两下，我立即明白地赞叹：“她倒识货！”开心地递过去，那女孩拿到半个面包，整张脸笑开了花，暗沉的天空似乎跟着亮了起来。我时时想起这个画面，甚至再访新德里时，特意去找那家小面包店，买那种比正常尺寸大的牛角面包，边吃边想起那人间最美丽的笑容，期待着再次在车阵里遇上同样绽放笑容的小脸庞。

她可能是我累积多年的微弱功德下，遇上的菩萨，告诉我什么是开心的笑。

这次巧遇多年不见的小活佛，一起在车阵里遇上成群的乞丐，车里五人纹丝不动，坐在前座的我，被一张带泪的小脸刺激着，忍无可忍掏出五十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五元），打开车窗递给他。邻座的印度朋友说：“偶尔发发善心无可厚非，想给就给吧！”他在安慰我，我很感激。小活佛跟我不熟，努力解释着：“印度的乞丐是有组织的，这些孩子被鞭打着乞讨，我们若给钱，是助长歪风。他们被训练得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各种伎俩运用纯熟，我们只能忍着不看。不给钱，才能让这场浩劫结束。”进出印度多年，我深知这个道理，能忍则忍，但今天，那孩子的泪水，我无法假装没看见。“就当是我付给他的最佳演技费吧！”我清楚地知道，这件事只能做一次，算是饮鸩止渴的布施。

给钱，这事不能常做，自己也负担不起。德里恐怕有五百万以上的游民，而十几亿人口的印度，该有半数以上都在贫困边缘挣扎着生存。全世界的尖端领域都有大量聪明优秀又富裕的印度人，他们难道不比我们更想帮助自己的同胞吗？许多著名的非政府组织都会以印度为开发基地，这是慈善的沃土，很容易发挥布施的功德。

我曾经跟几位资深义工讨论慈善工作，他们大都有各自的苦水与质疑，文化差异的融入便是最难跨越的第一关。慈善，终究难以避免地有了“业绩”的考量，却逼使满怀热忱的义工们，开启自我检验动机的测试。没有人欢迎一头热的义工，一旦



1986年的夏天，贾平凹突然接到了一封叫莫言的人从新疆拍来的电报，让他去火车站接我。当时我跟他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往，但是我们被困在兰州，要在西安落一下脚，找不到一个熟人。后来我说试一下，给贾平凹拍封电报，写陕西省作家协会贾平凹收。火车晚点4个多小时，到广场一看已经没有人了。我们几个同学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喊贾平凹也没喊来人，后来他们说你别在那儿自作多情了，你不认识人家，和人家没有任何交往，人家凭什么接了封



我眼里的贾平凹

●莫言

莫名其妙的电报就跑这么远来接你呢？后来我觉得大家说得对。

许多年之后，我看了那篇文章才知道，平凹真去接我了。他骑着自行车去接我，举了一个皮包，皮包上写着两个字——莫言，在火车站到处问，没人回答他。这真是一段佳话。我知道后也在想，换作是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干吗要去接他，还在广场转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欠了平凹一顿饭。

（宋 斌摘自《文学报》
2014年12月4日）

投入，便是终身职业，否则只有添乱罢了，在援救地手忙脚乱，连自己都需要帮助，根本不可能给予他人适当的救援。而提供贫民窟需要的基础教育，更是一场步履维艰的灾难，非外人能窥视一二。

一次次地，只要进出印度，就能看见大象、牛、马、猴子与人车争道，还能看见手拄拐杖、四肢残缺、匍匐在地的乞丐，这样的景象在前朝莫卧儿帝国遗留的旧德里城区随处可见，几乎是数百年不变。而英国殖民者打造的新德里行政区，亦不遑多让，三两步便能不小心撞上乞丐。还有或衣衫褴褛或穿着整齐学生装的幼童，拿着鞋盒可怜巴巴地哀求赏口饭吃，扑身而上地卑屈服务着，亦为另类的乞讨方式。总之，任何能打动过客的招式，德里的生活剧场都可随时供应。

刚到德里时，见到许多断臂残腿的乞丐，难以置信，问了当地人才明白这是一种策略，并非真有这么天生残疾的人，他们都是在毫无正常医疗设备的情况下被截肢的，那画面，想一下都让人心痛。因此，多年来被谆谆告诫必须隐忍不给乞丐钱，再少的钱都不能给，最多把从餐厅打包的剩菜剩饭递出去，或买一大包糖果，沿途当零钱给。

然而，对于外来游客，这些无法回避的画面，实在是超乎正常承受力的严苛考验，每看一眼，便是一次无情的地狱鞭笞。

我在佛陀证悟的圣地菩提迦耶居游时，每日朝圣前在客栈旁的小店吃早餐，鸡蛋、三明治与印度奶茶是固定的选项。那天遇见乞讨老妇，眼神飘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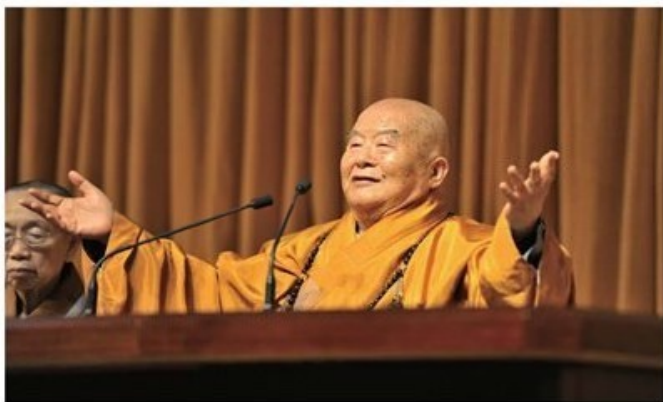
漫不经心地经过，缓缓在路边泥地坐下，不像寻常乞丐那样积极。我让店家备好一份同样的早餐拿过去，她端着热腾腾的食物，并不急着塞进嘴里，却仿佛陷入沉思般，直到另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在身边坐下，两人安静地慢慢分食。她既没谢我也没多看我一眼，我想起《金刚经》说的：“无有众生可度……”她可能是比我更有承受力的菩萨呢。

印度的乞丐们给我的笑容，远比我给出去的卢比多得多。当然，这不表示我必须持续给钱，给不给，已然不是重点。我在他们的笑容下，深感卑微。

笑容，是我最大的功课，在学会什么是慈悲之前。

（许莹莹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IC供图）





我就这样忍了一辈子

●星云大师

我从小生长在乱世里，在粮食极为短缺的当时，我吃过麦渣糊粥，我以地瓜当饭，每天三顿，吃得都怕了起来。十二岁出家以后，寺里仍是以稀粥代替干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或一些素菜。这对于正处在成长期的我来说，当然是不够纳胃的，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心中的感念便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了忍的习惯。

1949年，刚来到台湾时，我四处漂泊，无人收容，真正遇到难以度日的苦楚。后来我辗转来到宜兰，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当时正信佛教不发达，为了接引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不惜将些微稿费拿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的青年；我甚至经常忍饥挨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点以上的路程，到各处讲经说法，将饭钱、车费节省下来，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

早年因为没得东西吃，只要有得吃，都觉得好吃。近年来，吃的东西很多，我十分珍惜这份福报，所以不管是汤面、拌面，干饭、稀饭，米粉、冬粉，水饺、包子，虽然不一定觉得好吃，但我一概来者不拒。有时候看到徒众很用心地为我准备了一道菜，为了嘉勉他们的辛劳，即使不甚好吃，我也会随意称赞某道菜十分可口。然而徒众未能善体我心，甚至误解人意，有时候一月半月每天都会吃到同一道菜。问他们是何原因，他们总说是随顺我的喜好，真是令我啼笑皆非，但是叫我说一句“不喜欢吃”，怎样我也不肯。我宁愿一直忍下去，也不愿随便说出我的好恶。

有一回在外地讲经，天气突然变冷，有位弟子

为我买了一件毛衣，我连说：“厚的衣服真好！”意在赞美他的体贴用心。没想到日后大家都说我喜欢穿厚的衣服，从此尽管天气转热，侍者也依旧为我准备厚的卫生衣、厚的罗汉褂，乃至特地定制厚的长衫大袍。我向来不忍拂逆别人的好意，因此只有自己忍受汗流浹背之苦了。

我常常想起过去在丛林里，戒规十分森严，即使天寒地冻，也不准我们披围巾、戴帽子，而在那个贫苦的年代里，我们穿的几乎都是已圆寂前人的遗物，缝了又补、补了又缝的单衣薄衫，每逢隆冬时节，凛冽的北风从宽大的衣领袍袖中直贯而入，没有忍耐精神，不易度过寒冬。于今，我将这份耐冷的力量运用在忍受暑热上面，显得驾轻就熟。

所谓“忍”，忍寒忍热，这是很容易的；甚至忍饥忍渴，也不算难；忍苦忍恼，还能勉力通过；然而忍受冤屈，忍一口气，就大为不易。但是，无论如何，想到自己既已学佛，深知相互缘起的真理，明白“忍”是一生的修行，为什么不能依教奉行呢？

曾经有一个徒孙，经常购买下端绣有图案的毛巾给我使用，我因为脸上破皮，建议他买没有图案的，以免洗脸时觉得不舒服，他却理直气壮地说道：“有图案的毛巾比较美观，您用另外一端擦脸，就不会碰到绣花了！”唉，彼此心境不同，说起话来有如对牛弹琴，我也只有当下“受教”，忍他一忍算了。

记得我五十岁生日，一名在家信徒特地送我一张价值不菲的弹簧床，无奈我从小睡惯了木板床，但又不忍直言，让他难过，从此只好将床当作装饰品，自己每天睡在地板上，达十年之久。

有一次，我应邀到温哥华弘法，承蒙信徒好意，特意为我商借一位张姓居士的别墅，其中一间考究的浴室，内有新式开关、长毛地毯，还有漂亮的浴帘、舒适的浴池，我因为不会使用这些繁复的设备，只得忍耐到行程结束，回到佛光山再痛快地洗澡。

朝好的方面去想，这也是他们的一番孝心善意，我怎好苛责呢？尤其回忆四十年前，我刚到宜兰雷音寺时的光景，与今比之，真可说是天壤之别。

那时由于政策使然，寺院里住满了军眷，丹墀成了大众的厨房，每次如厕，我都必须等人将煮饭的炉子移开，才能开门进去。最初我都在佛桌下过



夜，后来寺众整理出一间斗室给我居住，里面除了一张破旧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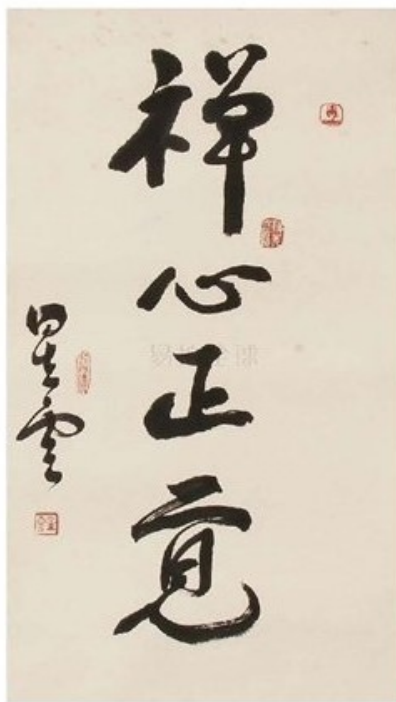
三个月以后，我从布教的监狱捡来一把狱所不用的椅子，欣喜不已，从此每天晚上，等到大家就寝以后，我就把佛前的电灯拉到房门口，趴在缝纫机上写作。在现代人看来，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我，非常珍惜这份难得的机会。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目睹现代的年轻人空腹高心，漫言入山修行、闭关阅藏，不禁感慨万分，倘若福德因缘不具，焉能获得龙天护持？“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没有百忍兴教的精神，如何成就人生大事？“我就这样忍了一辈子”，岂止是就物质上的缺乏而言，其他如精神上、人情上、事理上、尊严上等种种违逆境界，又何止忍上百万次？

1991年，我在浴室里跌断腿，顿时身边增加了不少“管理人”，这个弟子拿来这种药，那个弟子拿来那种药，我为了成全大家的好意，只得忍耐把两种药都吃下去。有时我回头反省：为人着想固然便利了别人，却也让我就这样忍了一辈子。我的腿之所以会摔断，正是在因为盥洗时听到电话铃声，为了怕对方着急，赶紧从浴室冲出来时，不慎滑倒所致。虽然有了这次前车之鉴，我还是尽量不让电话铃声超过三声以上。

回顾我这一生，自从拥有电话以来，真可说的不堪其扰。我常常在深更半夜被从西半球、南半球打来的电话吵醒，拿起话筒一听，往往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小事。我尽管心中也在责怪他们不知体谅别人，不预先算好时差，但是仍然出语和缓，不使对方难堪，而自己却赔上一夜的睡眠。

我不但在半夜耳根不得清静，即便在白天，也还得六根互用，手脚并行。在我的法堂里，总是聚集着一群徒众，七嘴八舌地和我讨论事情，我不但



得瞻前顾后，还必须左右逢源，唯恐忽略了哪一个人。有时大家为了公事僵持不下，我还得居中斡旋调处，几个小时下来，真是口干舌燥，筋疲力尽。

从十年前多次带团出国访问，到近年来频至世界各地弘法，更无所谓乐趣可言。常常飞行数小时，一下飞机，就被人簇拥而行，照相、讲话占了大半时间，连洗把脸、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不到深夜，无法回到寮房里小憩。每日如是，周而复始，十天半个月后，再坐车到机场，飞到另一个地方。虽说行脚各地名都大邑，实则不曾尽兴观赏；虽说走遍世界名山大川，实则未尝仔细探访胜地，只是到而不到，聊以告知来此一游罢了。

数十年来，佛光山大小道场几乎都是在我的手中建立起来的，完成以后，即刻交给弟子们管理，里面的一桌一椅、一砖一瓦，都蕴含着多年来的经验与理念。但是弟子上任以后，既未能善体我意，又不前来请示缘由，就轻易地改隔间、挖墙壁，甚至换佛像、更制度，当我再度前往巡视时，一切已经“面目全非”，担任住持的弟子还在一旁问我：“改得好不好？”我一向不喜欢否定别人，即使心中不

以为然，也只有说“好”。虽是多少忍耐点滴在心头，但我这一声“好”，休却了多少麻烦，给予人多少欢喜，泯除了多少代沟的问题，说来还是颇为值得的。

我有出家弟子千余人、在家信徒百余万，但是他们高兴时不会想到来找我，一旦上门，必定是有烦恼，我再忙再累，也只得“恒顺众生”，予以接见、倾听、安慰、鼓励。也有弟子对我说：“师父，你只叫我们忍耐，难道除了忍耐，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确实，我一生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力量，就是忍耐。

（青苔摘自《海峡姐妹》2014年第5期，本刊有删节）



“《读者》光明行动” (23)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新年伊始，“《读者》光明行动”第8批、第9批救助的110名弱视儿童已结束了治疗，全部出院。第8批山东潍坊、滨州、济宁55个孩子的110只眼睛，除眼底有病变的15只外，其余95只出院时矫正视力达0.9以上的有89只；第9批广西百色的55个孩子的110只眼睛，除眼底有病变的13只外，其余97只出院时矫正视力达0.9以上的有90只。

2015年1月11日，在“用爱续写未来——中华儿慈会5周年感恩会”上，读者杂志社获得了“社会贡献奖”。这个沉甸甸的奖杯，不仅是对“《读者》光明行

动”的肯定，也是对《读者》杂志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认可，更是对广大热心读者的感谢。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信任与支持，才让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467名贫困家庭弱视儿童得到了救治，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有了新的希望！

上期提到的在京治疗的“奥运五福娃”，按“北京欢迎你”取名的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在妈妈的陪同下也参加了感恩会，兴奋地告诉大家他们的视力有了明显提高，其中迎迎和妮妮的眼睛恢复得最好，矫正视力已达1.5，其余3个孩子的视

力也已提高到1.0以上。读者杂志社社长富康年代表《读者》杂志及广大读者看望了可爱的五福娃，并祝愿他们早日康复，返回校园。

（第8批、第9批110名弱视儿童的详细治疗信息已在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公布，欢迎监督查询。）

还记得2013年在甘肃酒泉义诊时遇到的小姐弟，两人视力都不好，但因家境穷困，只配了一副眼镜，今天你戴，明天再换我戴……“我想看清眼前的世界”，“《读者》光明行动”携手新浪微

公益为贫困弱视儿童送光明。扫一扫，5元=一份光明基金，180元即可购买一副眼镜。



《读者》微商城

正式开通啦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在线支付，体验时尚潮流，将《读者》优品购回家！扫描《读者》微商城二维码或关注读者微信（duzheweixin），进入菜单栏“微商城”，在线下单，支持微信支付、信用卡和储蓄卡支付，分分钟实现在线交易。

读者杂志社承诺：《读者》微商城每成交一笔，我们将捐1元钱给“《读者》光明行动”。您在《读者》微商城中的每一笔购物，都是一次善举，我们诚邀您一起做常怀慈善之心的时尚潮流文化人，共同帮助贫困家庭的弱视儿童！



苏宁易购

15亿年货红包 提前抢

2015年《读者》的全年订阅用户可获得由“苏宁易购”提供的价值50元的优惠券（单笔订单满299元使用，限于以下品类：食品/酒水/家居/清洁/母婴/美妆个护，可同时参与上述类目“买二付一”的活动），使用有效期：2015年1月5日—2月18日。



活动详情：

手机用户联网后，扫描图示二维码下载“苏宁易购”客户端，若为新用户，注册账号后，进入首页大促楼层二“15亿年货红包免费领”即可领取使用。若为“苏宁易购”的老用户，登录账号后，进入相同页面即可领取使用。

用户也可依实际需求选择领取使用“苏宁易购”提供的其他优惠券：10元券（单笔订单满79元可用）、20元券（单笔订单满149元可用）、100元券（单笔订单满559元可用）。